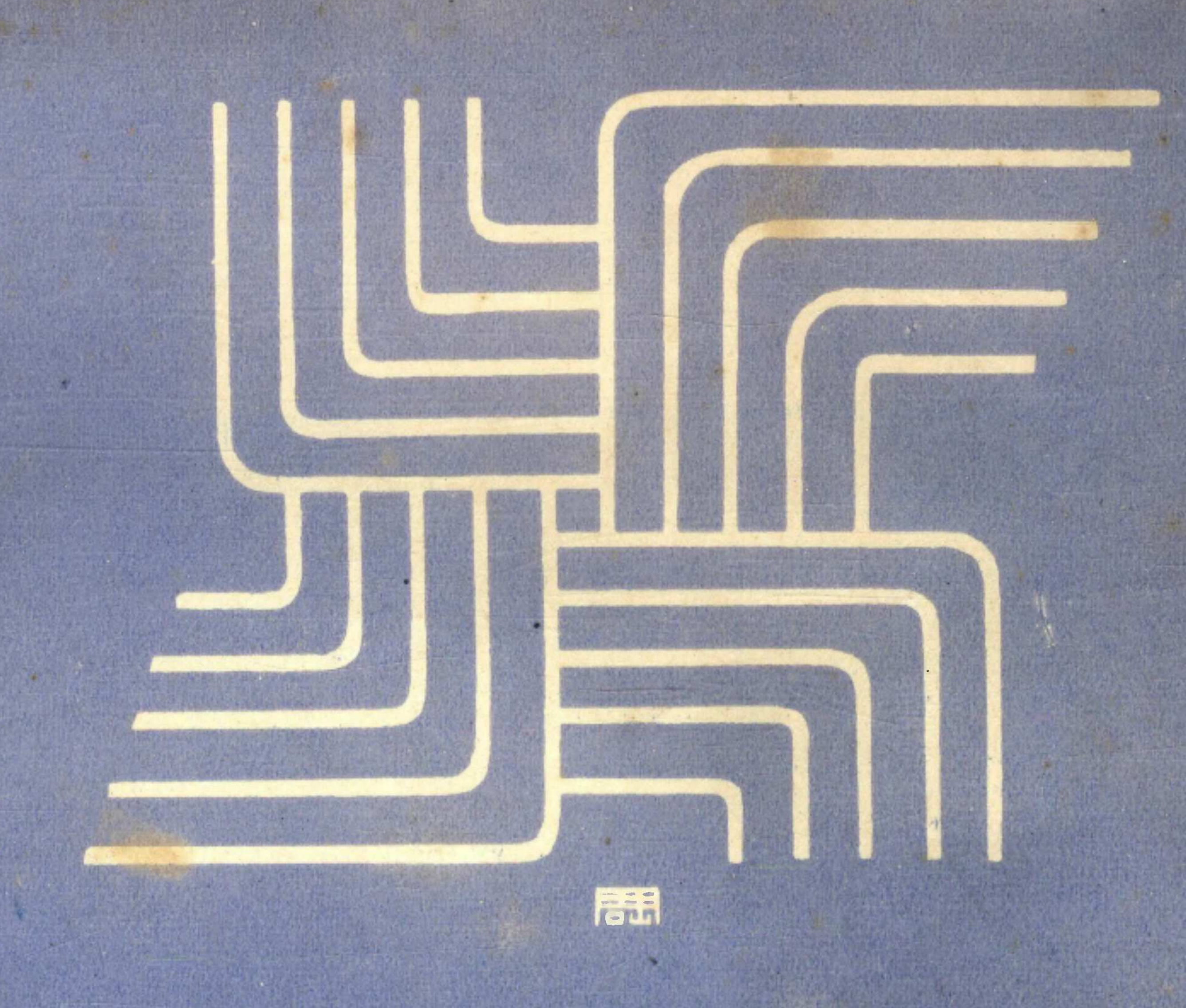




第一四卷

第三二期

國廿六年八月十六日出版
業於民國二十一年十月十三日呈請登記)
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總包立劵之新聞紙)

北寧鐵路簡明行車時刻表

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二日重訂

1次 平瀋特快 膳臥各等	41次 普通客車 中膳各等	71次 平津客車 三等慢車	305次 平浦特快 膳臥各等	21次 快車 膳車各等	23次 平榆特快 膳車各等	5次 平津特快 膳車各等	301次 平滬特快 膳臥各等	401次 平津客貨 平滬通車	3次 平瀋特快 膳臥各等	73次 津唐客貨 三等慢車	75次 唐榆客貨 三等慢車	43次 唐榆慢車 各等	下行車	站名	上行車	22次 快車 膳臥各等	6次 津平特快 膳車各等	302次 滬平特快 膳臥各等	72次 津平客車 三等慢車	42次 普通客車 中膳各等	4次 瀋平特快 膳臥各等	24次 榆平快車 膳車各等	306次 浦平特快 膳臥各等	2次 瀋平特快 膳臥各等	402次 津平客貨 滬平通貨	74次 唐津客車 三等慢車	76次 榆唐客貨 三等慢車	44次 榆唐慢車 各等
6.00	6.30	6.45	8.00	10.00	13.00	16.00	18.00	20.15	21.00				開	北平前門	到	9.50	11.30	13.55	16.46	17.30	18.30	21.50	23.00	23.20	2.40			
	6.48	7.27			13.16			21.36					開	永定門	開	9.35			16.13	17.13	18.15				2.13			
6.23	7.03	8.40	8.26	10.26	13.32		18.25	23.00	21.26				開	豐台	開	9.22		13.31	15.35	17.00	18.00	21.25	22.35	22.53	1.35			
	7.26	9.46			13.50				21.45				開	黃村	開	9.03			13.51	16.33	17.41							
	8.16	12.40	9.20	11.25	14.39			1.35	22.33				開	郎坊	開	8.16			10.40	15.41	17.06	20.28	21.36		22.40			
	8.35	13.34			14.55				22.50				開	落垡	開	8.01			9.36	15.21	16.43							
	9.03	14.53		12.05	15.23			3.37	23.12				開	楊村	開	7.39			8.10	14.53	16.21	19.52			20.04			
8.02	9.39	16.46	10.24	12.32	15.57	17.53	20.16	4.53	23.38				開	天津總站	開	7.12	9.38	11.40	6.15	14.20	15.58	19.25	20.39	21.15	18.10			
8.10	9.48	17.03	10.32	12.40	16.05	18.00	20.25	5.10	23.47				到	天津東站	開	7.0[illegible]	9.30	11.30	5.40	14.05	15.45	19.15	20.30	21.05	17.10	停		
8.20	10.00	停	11.05	12.55	16.20	停	20.50		24.00	7.10			開		到	6.45		11.00		13.55	15.30	19.00	20.00	20.55		12.12		
9.14	11.03		開	13.58	17.28		開		1.04	10.00			開	塘沽	開	5.44		自		12.52	14.36	18.06	自	20.04		10.35		
10.07	12.09		往	15.06	18.34		往		2.09	12.52			開	蘆台	開	4.41		上		11.42	13.41	17.08	浦	19.09		7.55		
	12.59		浦	15.50	19.26		上		2.57	15.17			開	胥各莊	開	3.45		海		10.48	12.57	16.21	口			6.05		
10.59	13.12		口	16.03	19.40		海		3.10	15.40			到	唐山	開	3.30		開		10.30	12.43	16.07	開	18.15		5.00	停	停
11.02	13.17			16.08	19.43				3.15	停	5.30	7.30	開		到	3.25		來		10.25	12.38	16.05	來	18.12			22.35	20.50
11.13	13.31			16.19							6.10	7.45	開	開平	開					10.12	12.27	15.55		18.02			22.13	20.37
11.37	14.04			16.44	20.19				4.02		7.20	8.14	開	古冶	開	2.49				9.45	12.07	15.38		17.45			21.18	20.11
12.09	14.57			17.18	20.52				4.53		9.45	9.07	開	灤縣	開	1.52				8.45	11.20	14.58		17.04			18.22	19.18
12.50	15.58			18.07	21.41				5.58		12.58	10.10	開	昌黎	開	0.51				7.40	10.30	14.17		16.23			14.54	18.16
	16.21			18.26					6.23		13.51	10.34	開	留守營	開	0.21				7.12	10.05						13.39	17.48
13.23	16.41			18.44	22.17				6.46		14.38	10.54	開	北戴河	開	0.02				6.54	9.50	13.43		15.53			12.57	17.31
13.42	17.08			19.07	22.38				7.16		15.43	11.23	開	秦皇島	開	23.29				6.25	9.23	13.20		15.30			11.30	17.02
14.00	17.30			19.25	22.56				7.40		16.25	11.45	到	山海關	開	23.00				6.00	9.00	13.00		15.10			10.25	16.35
14.35									8.20				開		到						8.15			14.30				
21.40									15.35				到	瀋陽(南滿站)	開						23.10			7.20				

胥各莊至唐山古冶間輕油車行車時刻表

561次	559次	553次	551次	下行	站名	上行	550次	552次	558次	560次
20.42	17.10	9.00	6.30	開	胥各莊	到	5.53	8.35	16.45	19.10
20.55	17.23	9.13	6.43	到	唐山	開	5.40	8.22	16.32	18.57
	17.26	9.16	6.46	開		到		8.19	16.29	18.45
	17.38	9.28	6.58	到	開平	開		8.07	16.17	18.42
	17.40	9.30	7.00	開		到		8.05	16.15	18.40
	—	—	—	到	窰里	開		7.56	16.06	18.31
	17.49	9.39	7.09	開		到		—	—	—
	18.00	9.50	7.20	到	古冶	開		7.45	15.55	18.20

天津塘沽間輕油車行車時刻表

531次	533次	下行	站名	上行	532次	534次
14.35	19.25	開	天津東站	到	10.28	17.16
15.26	20.17	到	塘沽	開	9.35	16.24

北戴河海濱支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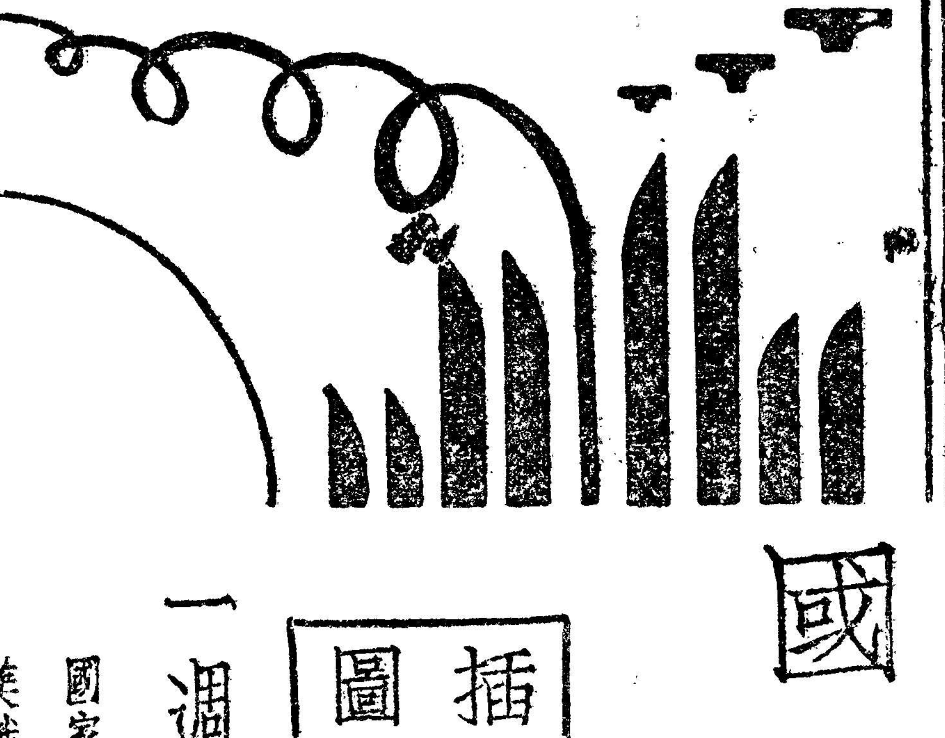
85次	87次	89次	91次	93次	95次	97次	99次	下行	站名	上行	86次	88次	90次	92次	94次	96次	98次	100次
7.00	9.50	11.00	13.50	16.00	18.50	22.25	0.05	開	北戴河	到	8.35	9.30	10.45	13.10	15.35	18.35	22.00	23.40
7.20	10.10	11.20	14.10	16.20	19.10	22.45	0.25	到	北戴河海濱	開	8.15	9.10	10.25	12.50	15.15	18.15	21.40	23.20

通縣支路

51次 客車	501次 輕油車	503次 輕油車	81次 客貨車	505次 輕油車	507次 輕油車	53次 客車	509次 輕油車	55次 客車	511次 輕油車	513次 輕油車	83次 客貨車	下行	站名	上行	50次 客車	502次 輕油車	504次 輕油車	82次 客貨車	506次 輕油車	508次 輕油車	54次 客車	510次 輕油車	56次 客車	512次 輕油車	514次 輕油車	84次 客貨車
6.15	7.30	8.30	9.30	10.45	11.15	12.50	14.00	15.30	16.30	17.50	18.40	開	北平前門	到	8.18	9.15	10.25	12.10	12.40	13.40	14.48	15.29	17.20	18.37	20.05	21.25
6.21	7.35	8.35	9.38	10.50	11.20	12.56	14.05	15.36	16.35	17.55	18.48	到	東便門	開	8.12	9.10	10.20	12.02	12.35	13.35	14.42	15.24	17.14	18.32	20.00	21.17
6.22	7.36	8.36	8.40	10.51	11.21	12.57	14.06	15.39	16.36	17.56	18.50	開		到	8.10	9.09	10.18	12.00	12.34	13.33	14.40	15.23	17.12	18.30	19.58	21.15
6.39	7.52	8.52	8.59	11.07	11.37	13.14	14.22	15.56	16.53	18.12	19.09	到	雙橋	開	7.53	8.53	10.02	11.41	12.18	13.17	14.23	15.07	16.55	18.13	19.42	20.56
6.40	7.53	8.53	10.02	11.08	11.40	13.17	14.23	15.57	16.55	18.13	19.11	開		到	7.57	8.51	10.01	11.39	12.16	13.16	14.26	15.06	16.54	18.11	19.41	20.54
6.52	8.03	9.03	10.16	11.18	11.50	13.30	14.33	16.09	17.05	18.23	19.25	到	通縣南	開	7.30	8.41	9.51	11.25	12.06	13.06	14.97	14.56	16.42	18.01	19.31	20.40
6.54	8.05	9.05	10.23	11.20	11.52	13.32	14.35	16.10	17.07	18.25	19.33	開		到	7.36	8.40	9.50	11.17	12.05	13.05	14.06	14.55	16.41	18.00	19.30	20.32
7.00	8.10	9.10	10.30	11.25	11.57	13.38	14.40	16.16	17.12	18.30	19.40	到	通縣東	開	7.30	8.35	9.45	11.10	12.00	13.00	14.00	14.50	16.35	17.55	19.25	20.25



亞林沙而
亞林防疫臭水
上海五洲藥房發行
各地有售
亞林防疫臭水
亞林沙而
OLINSOL
Ideal Disinfectant
International Dispensary
夏令菌類繁殖最盛，所以傳染病特多，每天用「亞林臭水」澆灑，則病菌絕跡，浴湯面水中放入「亞林沙而」少許，可防止一切病菌傳染，於皮膚病尤有良效。



國聞週報

第十四卷第三十二期目錄
民國廿六年八月十六日出版

插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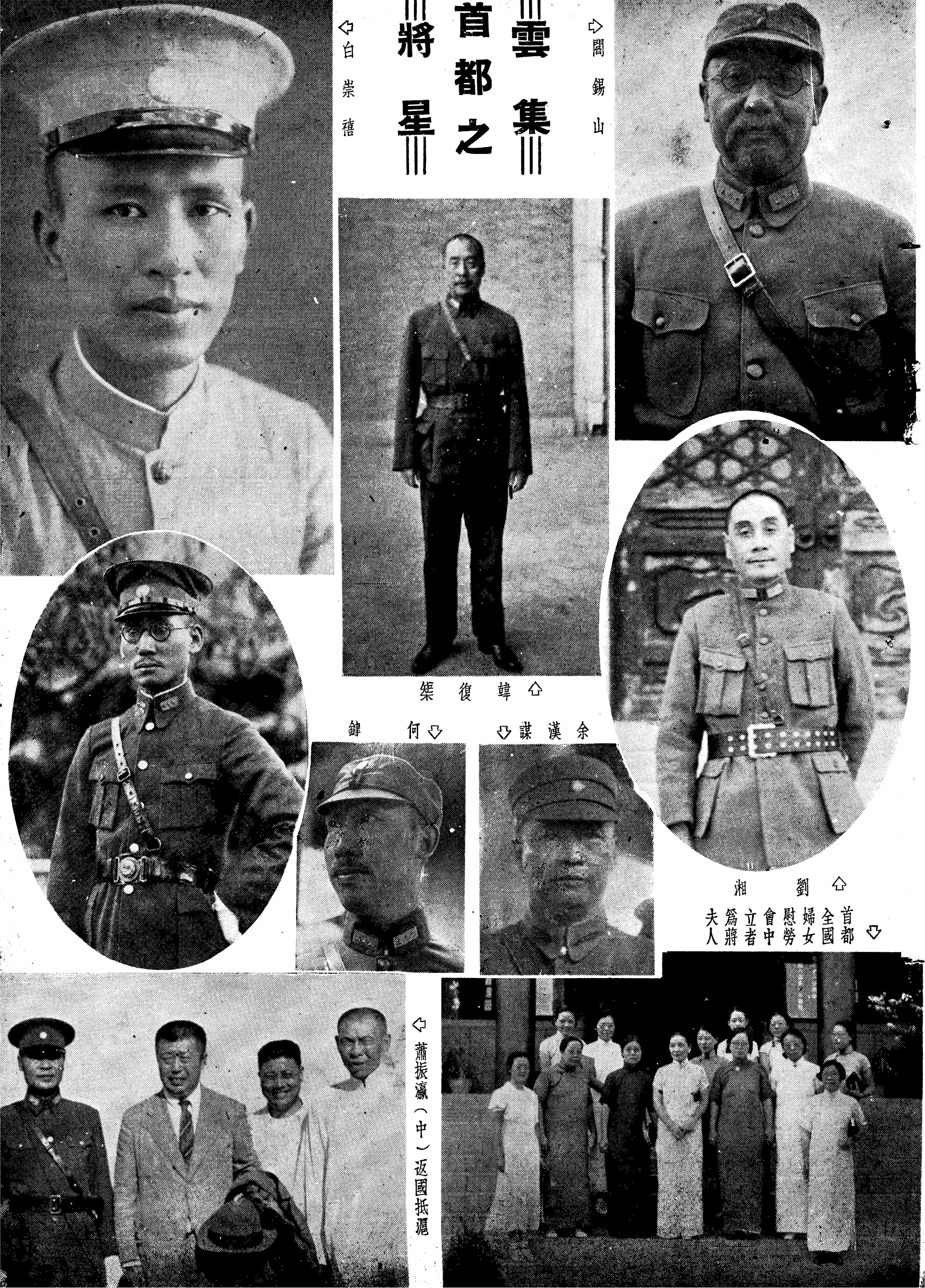
一週簡評

書評

國際諷畫



美麗牌
有美皆備
無麗不臻
My Dear
CIGARETTES
HWA CHING TOBACCO CO. LTD
My Dear
CIGARETTES
HWA CHING TOBACCO CO. LTD
華成煙公司出品



雲集首都之將星

⇦白崇禧

⇨閻錫山

⇧韓復榘

何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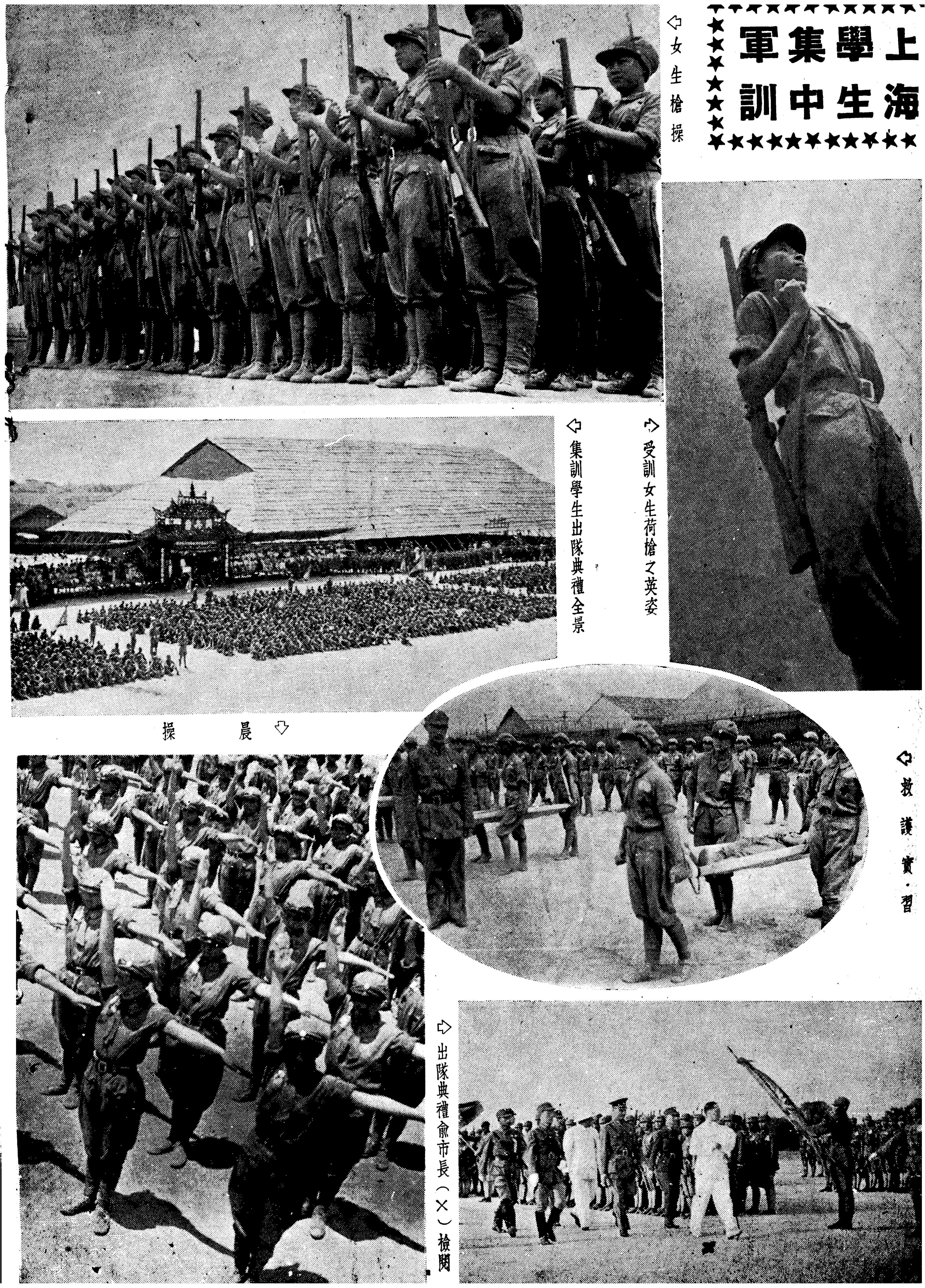
余漢謀⇩

⇧劉湘

⇩首都全國婦女慰勞會中立者爲蔣夫人

⇦蕭振瀛（中）返國抵滬

上海學生集中軍訓



女生槍操

受訓女生荷槍之英姿

集訓學生出隊典禮全景

晨操

救護實習

出隊典禮俞市長（×）檢閱



國家的大試鍊

平津淪陷之後，近一週來，日軍又在進攻南口，平漢線上無動靜，津浦線上靜海良王莊間不斷有戰事，規模不大，而日方飛機則在四出活動中。看日方的做法，似取南守北攻之策，先用全力打通平綏線，然後再向平漢津浦兩線發動。形勢如此，問題是我們等他各個擊破呢？還是用全力挽救北局？事關軍事，我們不便妄加推測。

最近全國將星集於首都，閻錫山劉湘龍雲白崇禧余漢謀等皆先後到京，當年淞滬抗敵的蔡廷鍇將軍近亦北來上海。多年不輕易見面的各地高級將領，現在聚首南京，對於國防大計自必有一番周到縝密的討議。在這個討議下的動作，自然是全國軍隊的動員。

中日關係即將進入一個大時代，在這個大時代前，正好做我們國家的一個大試鍊。我們的軍隊，我們的國民，都須在這個大試鍊中掙扎奮鬥，為國家爭取最後的生存。

外交之路尚通乎？

在大戰局面將近完成之際，日使川越自天津回到上海。我外交部發言人謂中國政府對川越大使的南來尚存有期待，準備與之一談。川越則遲留觀望。九日東京外務省發言人發表了一個重要談話，謂「繼宋哲元者如能履行七月十一日與十九日之地方協定中各條件，則華北事件可望就地解決。」這一個表示，性質很重要，但不知其背後的誠意如何。

自我方的態度說，外交之門一向未閉，日方果有誠意，則不難獲得若干成就。外交之路尚通乎？所不可知者惟日方的誠意如何耳。

外交有路我們自然要走，但在軍事上則一毫放鬆不得，以免中人陷阱。（章八）

美俄關係

在遠東局勢非常險惡的目前，有一種顯著的傾向，很值得注意：這次日本侵略政策的反應，非但未使世界大局，愈趨惡化，却反令原來惡劣的情勢，現在在改善了，原來疎遠的國家，現在在團結了。這種現象，恐非日本預料得到的。這不啻是說明日本的政策，將收到與原來期待適形相反的結果。

看近週的國際形勢，我們覺得時代給予日本的警告，是太顯明了，美俄兩國，自從復交以來，因債務與商務談判的失敗，雙方關係，數年來一向冷淡；但自近月遠東危機惡化後，美俄邦交，着着進步。在橫極飛行成功與美艦隊海參崴訪問後，本週又有美國代蘇俄建築軍艦及美俄商約成立的消息傳來。蘇俄政府對於美國務卿赫爾的和平談話，亦予以有力的贊同。美國本是反對赤化最力的國家，蘇俄排斥資本主義的激烈，其勢也不相下，但今日兩國的邦交，却日形敦睦了起來。請問促成這種團結的是誰？它對於日本的前途，將發生若何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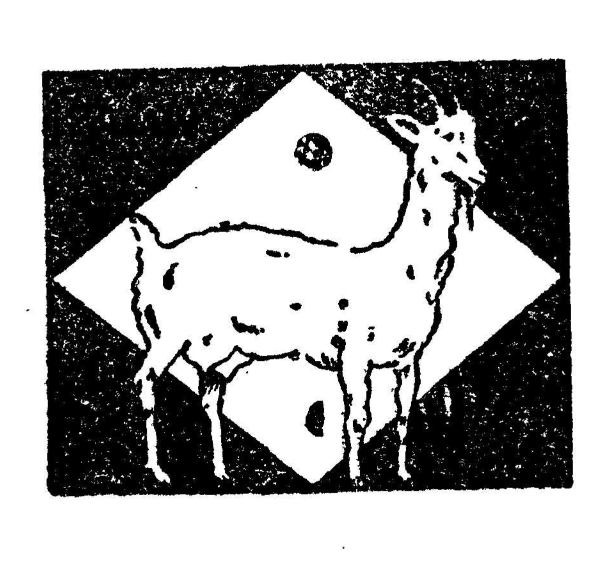
中國一般人民，現在有一個很透澈的覺悟，就是毫不期待外援。除自身外，對於任何國際的變化，都認為不足依恃。不過我們希望日本不要自樹外敵。近六年來，她已經以武力促成了中國的統一，今後她是否將再拿更大的武力去促成國際的團結？日本是有色人種中唯一的強國，從純客觀的觀點上講，我們希望她要知道自愛。

歐局澄清的展望

不但在遠東，日本的武力已促成了國際間的團結，在歐洲方面，她也發生了澄清之效。在近月中，歐洲的大局，頗有意外的好轉。西班牙討論的爭執，既無形擱置，英義妥協的談判，下月即將開始，甚至久經被放在高閣上的西歐公約，近來也有被提起的事了。這一切的最大共同意義，就是歐洲現在並沒有甘為禍首的國家，想利用目前的遠東危機，來作一種不可測的行動。

自然，目前歐洲問題的複雜與棘手，我們並不否認。西班牙國內外的衝突，如何解決？英義地中海的霸權，如何可以並存？英法德義對西歐安全的觀點，如何可不令歧出？相信這些問題，是沒有人可予以滿意的解答的。我們在這裏，并不想作答覆的嘗試。不過從歐洲各國共同抱有不惹事的意願的一點上，我們覺得和平的基礎，依然還穩固的存在。

（素）



生裏求死與死裏求生

趙錦華

從日本藉口挑釁的盧溝橋事件發生以來，日方的軍隊由海陸兩道源源不斷的向我國開動，而我方在國民羣情激昂之下，國防前線的廿九軍忠勇將士，爲了爭取民族的生存，也曾經發動過數度光榮的抗敵戰。

在中日擴大戰爭的前夜，我國仍然是抱着酷愛和平的志願，曾有多方力求和平的切實表示，以促日本的最後覺悟，而免同種的兩大民族重臨浩劫，然而過去我們撤兵，日本反而增兵，我們停戰，日本反而挑戰，我們遵約退讓一步，日本反而無信義的進攻一步，在我國遭受這樣脅迫的情形中，兩國似無覓取和平的途徑，不得不被逼而出於應戰的一途了。自戰爭的形勢逐漸擴大以來，前線的戰況，忽而緊張，忽而緩和，平津因一向門戶洞開，遂告失守。不過在這裏，我們對此不幸的戰爭，應以冷靜的頭腦，有一個根本的認識，要知軍家的勝敗，乃係常事，勝固不足爲喜，敗亦不足爲憂，國際戰的勝負，決非一朝一夕所可斷定，必須賴有長久的支持力，人心的鎮定和士氣的發揚，實在是惟一重要的關鍵。但是我們要從高空的顯微鏡下，檢視中日擴大戰爭的前況與後果究竟是怎樣？這在我敢說：「日本是從生裏求死，中國是從死裏求生。」我願意在這樣的認識下，對中日兩國形勢，作一番詳晰的檢討。

我們現在先來論到日本：

日本自明治維新以後，太和民族的生命，忽然甦生，一戰勝我，再戰勝俄，奪取了數倍於他們原有國土的原料生產地和殖民地，果能好生經營，國內的恐慌便可無庸再加憂慮，國民的生機正可趁此謀得良好的增長與發展，然而不幸得很！因爲他們在歐戰及「九一八」以後，又得到了很多的收穫，竟錯誤以爲戰爭便是幸福的泉源，於是主張貫徹征服中國和亞洲的政策，再進而征服世界，這好比一個人在壯健時自戕，甘願走到滅亡的死路，要知妄想毀滅他人的生存，無異是毀滅他自己的生存。

我們看到日本因爲對我侵略的企圖，國內現在財政的情形，在軍部的意向之下，確立準戰時體制，前藏相結城二十

八億元空前龐大的預算，已通過於第七十屆議會，政黨財閥們表示對軍部屈服，實際上犧牲的却是農民大衆，將這負担直接加到不能生活的農民身上，現在並又追加對華戰費預算四億元。至於經濟方面，目前日本生產品的增加，完全限於軍需有關的部門，其他食料品和日常應用品的工業，反呈減退之勢，日本海外貿易日趨狹隘，而國內却因限制軍需原料品或半製品以外的輸入，日常需用商品來源的缺乏，刺激了物價的高漲，使國民的生計益陷困苦。今日日本經濟界的窘狀，更形成了公債的無法消化，和生產資金的週轉不靈，這都是由於軍需事業膨脹的結果。

其次我們再看到日本的政治狀態，在今日所謂非常時下日本帝國主義的內部，包含各種矛盾的現象，總括起來，就爲下列四種基本對立的陣勢：

(一)軍部與政黨及保守財閥的對立；

(二)革新財閥與保守財閥的對立；

(三)國民大衆與軍人法西斯的對立；

(四)國民大衆與獨占財閥的對立；

這裏面包括着三種極端衝突的政治形態，一是德義型軍人法西斯專政，一是回復憲政常道的議會主義政治，一是國民大衆政權，此外尚有日本國內被壓迫民族，熱望趁機恢復獨立解放的人民，而與日本民族成了嚴重的對立。這幾種現存對立的危機，在以軍部爲骨幹下的政治，却始終蠻橫的抱着略外安內的主張，殊不知危機潛伏，一等到大戰臨頭後，遇有機會，他們國內的政治革命，社會革命，以及被壓迫民族的民族革命，必將如體弱者萬病齊發般的不可救藥。

末後我們再就日本軍事方面來觀察，國際戰爭勝利的因素，是要取決於多方面準備的充分與否爲轉移，這在日本自以爲有現代化的新式戰具，便可操着勝利左劵，殊不知戰爭附從條件的不够，我們今日就來診察一下他們的脈案。單以他們可恃的軍事而論吧？這在我看來，日本也無必勝的把握。他們的悍將驕兵，狃於過去中日與日俄之戰僥倖的勝利，以及「九一八」事件僥倖的成功，其氣燄乃不可遏！兵書上所謂「佳兵不祥」，「驕兵必敗」，這尤可斷定在將來兩方主力戰交綏的時候，是日本可慮的第一個原因；他們的常備軍只有三十四萬五千人，預備役的後備役總動員祇有二百二十萬人，我國的常備軍比他們還要多，要是總動員起來，近若干年國內實施的國民軍訓，雖無人數統計的公佈，但我們相信斷不會比日方爲少。而且他們自日俄戰爭以後，三十年來並未經過大戰，戰爭的經驗是非常缺乏，我國自民國成立以來，連年戰爭，士兵久經戰役，作戰時膽氣豪壯，心頭鎮靜，爲日本士兵望塵莫及，這是我認爲他們可慮的第二個原因；我國士兵當初應募的時候，多半是因爲生活沒有出路，士兵的心理是極願意打仗，不怕死，這幾年來，我國士兵的民族意識，非常濃厚，參加這種抗敵戰，當然更來得英勇

起勁，相反的我們看到日本士兵，是從生活安全的國內，被一班少數的野心家，驅策到兵戎相見的死亡線上，他們豈有不怕死的嗎？士兵從生裏求死，他們厭戰的情緒和戰鬥力可想而知，我覺這是他們可慮的第三個原因；我們的士兵最能過艱苦的生活，而日本的士兵待遇較我優厚，生活上逸豫已慣，但戰時士兵的生活極端艱苦，這在我國習之已久，毫無困難，且我國部隊很多有能日夜二百里遠程行軍，從士兵生活的比較上，我以為這是他們可慮的第四個原因。其餘關於中日兩國軍事的準備，這在兩國間軍事秘密，各項統計情況無從得知，很難加以論斷。不過我國近數年來，一切建設均有突飛猛進，遠非「九一八」以前所可比擬，日本所有現代化的戰具，我國也未始趕不上，數量的多寡上或有問題，決非像阿比西尼亞那樣的以長槍戈矛來抵抗義國可比吧！而以我國的廣土眾民及近年的建設進步，日本決難與我作耐久的支持，終將召起他們國內的紛亂，縱僥倖而戰勝吧！他們還再有什麼實力抵抗第三強國了。

現在再來回頭論到我們中國的本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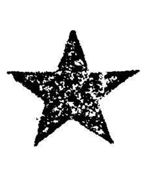
我國自滿清末葉以來，外受列強不斷的侵略，不平等條約枷鎖了我們整個民族的全身，民國初興，軍閥專政，內亂頻仍，長年無息，國民政府成立後，又遭動亂，天災人禍，相逼而來，這都是造成我國積弱的原因。同時，因國內百業凋零，農村破產，國民的生活如在水深火熱之中，誠有生不如死之概，而每年死亡於兵燹匪患天災疫癘以及其他的人數，尤不可勝計，全國國民似已痛感到無可走的生路，於是國民形成生氣消沉，精神散漫，生活墮落，意志頹唐等不良現象。然而「九一八」事變起後，全國上下感覺到國難日趨嚴重，從此有了最大的覺悟，一致在蔣中正先生領導之下，力謀民族的復興，內患敉平，以貫澈攘外必先安內的主張，國內建設的進步，一日千里，對於農村復興的實施，尤著有極大的成績，國防力的擴充，更是突飛猛進，全國精神團結，空前未有，「多難可以興邦」的這句話，正是適合着我國目前的情狀。去年我國的兩廣事變和西安事變，不過是救國意見上的紛歧，終因政治上推誠相與，結果却反增加了統一禦侮的力量。至於今年蘇浙皖整軍和最近的四川整軍，更充分的表現着服從領袖維護國家的精神。這一切的革新和建設，和日本明治維新時候的日漸隆盛的氣象，實在沒有兩樣。但是要問我們國內為什麼有這樣迅速的進步？全國朝野上下而於百般危難中，為什麼更會增強我們團結的精神？這我們可以說完全是國難促成的，日本自「九一八」以後，奪取我東北四省，構成傀儡的偽組織，強據榆關，侵入長城，襲擊淞滬，唆使冀東獨立，察北割據，以暴力脅迫平津，干涉我國的內政，以武裝包庇走私，破壞我國的關稅，縱容浪人毒化華北，以求弱我國民，到處設立特務關係，以為製造漢奸收買漢奸的大本營，策動漢奸，擾亂地方，殺害我四省人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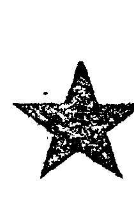
極慘酷之能事，關內任意駐屯軍隊，城中強自演習，嗾動偽滿聯合內犯，現在竟甘冒世界大不韙，親自實行武裝侵略，所有種種，莫不爲一貫的大陸政策，在「九一八」後他們這種野心更爲顯著，我們早知人家要想滅亡我們，我們要救亡圖存，所以加緊了我們生聚教訓的進度，準備和這壓境的強敵拚命奮鬥，我們應將過往銖積寸累的所得，爲此最後關頭完全用盡。

現在中日兩國間的和平，已經到了絕望的時期，他們立刻就要想滅亡我們中國，我們四萬萬五千萬國民，祇有本着殉國的精神，以爲最後的犧牲，死裏求生的機會正在當前，但我們對此「死裏求生」不可沒有一個根本的認識：第一，我們要知道死裏求生沒有後退的可能，拚命向前才有生存的希望，危懼後退就是地獄的境界，我們現在祇有前後生死的兩條路，別無第三條路可走，生存是人類的慾望，我們全國國民誰不願意拚命向前，往生存的路上奮進；第二，我們是被侵略的國家，我們自然要從死裏求生拚命向前，古語說：「一夫拚命，萬夫莫當。」我們的戰鬥力可想而知，我們一定要和強敵去作殊死戰。

最近華北前線的戰況，平津兩地相繼失守，據一般外人軍事觀察家稱，中日戰起，平津必先失守，兩國的勝負必須決之於主力戰，這如今纔是戰爭的開端，而不是戰爭的結局，我們國民切莫驚慌搖亂，自相紛擾，以中敵奸的狡計。這在我們的領袖，對此已有切實的表示：「……余已決定對於此事之一切必要措置，惟望全國民衆，沉着謹愼，各盡其職，共存爲國犧牲之決心。……」我們國民可靜待着勝利事實的消息光臨。今後的戰事必將日趨緊張，我們不能單求應戰，而要展開全面戰，以免儘讓敵人給予我們各個擊破，現在我們要發揮全中國的軍力，過去國內曾主張抗日最烈的一些將領，一定更會有這種精神和事實的表現，使我們國民明瞭他們往日是爲了政見，而不是私見的歧異。我們應儘力發揮我們的人力物力和財力，以爭取民族生死存亡的最後關頭。

這一次中日戰爭的爆發，完全是由於日方有計劃的挑釁而起，我們是愛好和平的民族，和平絕望了我們祇有犧牲，我們絲毫不負戰爭的責任。日本前外相佐藤尚武曾坦白地說過：「倘日本不欲戰爭，東亞決無戰爭的危機。」他們的言論現在已經有事實正面的給證明了，任何的狡辭也難加以辯護。這次日本所發動的戰爭，我深信他們在國內決得不到國民的同情，最後的勝利必屬於我們四萬萬五千萬衆的中華民族，要知我們從死裏求生，他們是生裏求死。






動員銀行界——加緊發展國民經濟

侯樹彤

中國民族自力更生之道，當然是多方面的。然而其中最基本的一著，却在發展國民經濟。

因此，政府近年對於經濟建設特別努力。並且在鐵道，公路，航空，電報，水利等方面，已經表現出不少的成績。這些成績是任何人所不能否認的。但是我總覺得：發展國民經濟，經緯萬端，是一樁極繁重的事體，僅靠着政府來推動一切，無論如何是不够的。政府所能盡力於國民經濟之發展者，大約不外二途。第一途是民營產業之扶持。就這一點論，政府的力量是有一定限度的，恐怕照顧不了許多。第二途是官辦企業之經營。就這第二點論，只有(一)具有獨佔性質的交通事業及公用事業；(二)有關國防的產業；以及(三)發展國民經濟最必需的基本產業，而又爲私人資力所不能勝任者；在原則上纔宜於官辦。除此以外，其餘一般的農工商業是不應當由政府直接經營的。尤其是發展尚未成熟的產業——時時須待有特殊天才的企業家來籌劃研究以求改良進步——更不能由只會辦例行公事的公務員來經營。況且官邪未去，公務員辦事顢頇泄沓，就是上述三種在原則上宜於官辦的事業，若眞個官辦起來，恐怕亦免不了要發生種種流弊。

發展國民經濟既然不能專靠政府來推動，來領導，然則將如之何呢？坐待私人企業家循放任主義（Laissez Faire）的路線徐徐發展嗎？國難嚴重如此，那裏等得及！如何加緊發展國民經濟，以挽救民族之危亡？這的確是一個煩難的問題。

近來爲了這個問題，我曾費不少的思考。我不反對政府領導國民經濟建設，這是當然的。但是除了政府而外，我以爲我們還應該動員整個銀行界，利用這支力量，以補政府之不逮。

銀行界居一國國民經濟之中心。它們與企業界的關係，本來較政府爲密切；對於企業界的甘苦得失，也比政府知道的詳確。因此，以銀行界來促進國民經濟的發展，是再適宜沒有的了。老實說，這種力量，如果認眞動員起來，將不止可以補政府之不逮，恐怕還會凌駕政府而上之。

我國現有的銀行，共約一百四十餘家。名義上雖有實業銀行及商業銀行種種區別，其實大多數的銀行皆以經營普通商業銀行業務爲主體。它們所以扶持企業界者，通常皆限於流動資金之接濟。至對於企業界應興應革的事情，則很少過問。這是一種獨善其身的政策。若在國民經濟已經發長成熟的國家，原也未可厚非。並且由銀行界自身的觀點論，勿寧說是對的。英國是一個產業先進國，銀行界所持的營業方針便是如此。不過中國是一個產業落伍的國家，銀行界這種消極的政策，究竟是否賢明，那就很有討論的餘地了。

歐戰以前，德國銀行界所採取的政策，便與中英兩國恰恰相反。當十九世紀的中葉，德國的產業界還很幼稚——簡直不能與英國相提並論。因爲要迎頭趕上去，德國銀行界於是乎採行了一種特別積極的營業方針。它們對於工商企業，不只接濟流動資金，即固定資金亦多半由它們代爲籌措。不只供給各種資金，即關於技術，管理，推銷等類事情，各銀行亦時常向有來往的廠商作種種建議，促令改良。普通的工廠或商行，照例皆只交接一家銀行。每逢營業遭受打擊的時候，苟非不治之症，有關係的銀行必代爲設法整頓，使其得以復興。有的銀行甚且專致力於某一行產業之開發，所有這一行產業裏的廠商，無形中遂全爲這一個銀行所控馭。這樣，不但同行之間不必要的競爭得以避免，有時候這行產業整個的陷入泥淖裏，有關係的銀行且不惜把它澈頭澈尾的改造過。總之，德國銀行界對於一般工商業者，不只居於輔助的地位，不只居於領導的地位，有時候簡直的選取一種鞭策的態度。歐戰以前，德國產業界的隆盛，並世無儔。然而其發長之歷史，統共總不過數十年，可謂神速之至！這在普通歷史學家解釋起來，自然要聯想到德國政治之修明及科學之發達。但據我看，其首功却應該歸於銀行界。

德國的往事，我以爲很值得中國師法。我所謂動員銀行界者，即是要求我國各大銀行採取像德國那樣積極的政策，來領導，來督促工商企業加緊向前發展。具體點說，我們希望銀行界能夠延攬各種專門人才，領導農，工，商各種企業，對於下列各事，先切切實實作一番工夫：

（一）改良會計制度，尤其是成本會計必須積極推行；

（二）改進生產技術，以減低出貨的成本，兼提高其品質；

（三）改進組織及管理，以增加營業之效能；

（四）改良推銷方法，對內以增加國貨對洋貨競爭之效能，對外以推廣國貨在海外之銷路。

以上四項，是專就每一個工廠，商行及農場立論，此外，尙有關係整個國民經濟者數事，銀行界利用它們所處的地位，亦得有所施爲。

（一）將各行產業裏的廠商加以組織，以便統制。庶幾乎一方面可以消除同行間不必要的競爭；一方面

還可以建樹對洋商競爭的陣線。

(二)分別各種產業的輕重緩急，其重而急者，儘先扶持之；其輕而緩者，不妨慢一點商量，不必積極的予以接濟。

(三)還有對政府証券的投資，也須愼重將事。誰也知道購存公債的利益極其優厚。但銀行界爲政府推銷証券的時候，也要看政府把錢拿去作什麼用。如果用於生產的或國防的事業，銀行界當然得積極幫忙。如果拿去開闢什麼山的風景線或經營其他的不急之務，則銀行界還是以不管這種開賬爲宜。勿寧留着這有限的資金，去接濟私人經營的生產事業。

尤其是最後所說的兩椿事情，特別値得銀行界注意。國民的生產力薄弱如此，每年去了必要的消費，所餘的儲蓄能有幾何？儘這極有限的一點儲蓄，悉數拿來發展絕對必要的產業，尙虞不足！那裏還禁得起浪費？銀行界受全國託付之重，保管一般國民節衣縮食所積蓄的一點資金。它們必須具有如炬的眼光，就整個的國民經濟作通盤的籌劃，規定那種產業必要，那種產業次要，那種事情應辦，那種事情不應辦，分別緩急扶持接濟之。務使每一文錢的儲蓄，都能夠發揮發展國民經濟的效用而後可！西諺稱：銀行家爲金融政治家(Financial Statesman)，願我國銀界領袖三復斯義！

以上不過只就我一時見到的，隨便列舉幾項。此外，尙有許多事情，可以由銀行界來倡導。自然，就是這七項，我們也不能希望銀行界馬上全能够作到。但是它們至少應該認清楚這是加緊發展國民經濟的捷徑，儘量的努力做去。

其實這個問題，銀行界中的先覺，在過去，亦不是完全沒有見到。有的銀行，并且已在實行。例如上海銀行，在民國二十二年度的報告裏，便這樣說：

「本行每逢國貨工業之商洽接濟者，必詳細研究其固定資金是否足够。如資本太小，不足應付事業之需要，則勸其增資後，再予以流動資金之週轉。並助其募集資本以應需要焉。……凡逢願意接受本行忠告之國貨工業，輒代爲延聘專家主持廠務。……本行對於資金關係較大之工廠，往往委派會計人員整理其會計制度。……凡與本行發生資金關係較多之工廠，一方面本行派有會計員或管棧員常駐其地，依照一定規則，補助其業務；一方面並延聘專家審核各廠之業務報告，以睹其進展狀況。遇有應加改進之處，則向廠方建議，促其考慮。此外，對於原料之採購，及出品之推銷，除予以金融上之週轉外，並在可能範圍內代爲搜求或宣傳，藉以改善其營業。」

他如中國，交通，金城等銀行，在它們的報告書中，亦皆有過類似的表示。中國銀行當局，遠在數年之前，便屢次指陳只接濟工商企業以資金，而不促令其改進業務，在放款銀行爲不智。他們認這種辦法『非徒無益，反而有害』。

不過銀行家具有這種認識的，到底限於少數。其能身體力行者，尤不多覯。我們今日亟應該把這層道理普及到整個

銀行界，促成功一種普遍的運動，務使所有銀行家，全都念茲在茲，以齊一的力量，共同肩起發展國民經濟的重責。

但是要動員銀行界，現有的銀行，勢非大加合併，將不足以有為。因為銀行既須供給企業家一部份固定資金，那麼它自己的資力便非格外雄厚不可，專靠着顧客的存款是不成的。這是一層。還有網羅專家之舉，所費不貲，亦非小銀行所能勝任。好在我國現有的銀行，數目本來就嫌多，每個銀行的資力，本來就嫌薄弱，合併一舉，依大勢判斷，遲早終須實現。我盼望銀行界中有領袖者出，能夠自動的完成這件事，不必定要等待政府來策動。合併一層，如果在短期間辦不到，退一步想，還有一個應急的辦法——即集合多數銀行，組織銀團，專致力於某一項產業的開發。上海各銀行現辦的農村貸款團及漁業銀團，便是這一類的例子，維今之計，最好雙管齊下——合併銀行與組織銀團兩件事同時舉辦。必須如此兼程並進，纔可以早日完成發展國民經濟的使命。

總之，合併銀行也罷，組織銀團也罷，必須銀行界本身有識力過人的領袖負責推動一切，纔有成功的可能。否則羣龍無首，什麼都無從着手，尙何領導工商企業之可言？我近來因為研究金融問題，時常與銀行界人士來往。我覺得我國銀行家的識力確乎比一般工商企業者高一等。領袖羣倫的人才還不是絕對的找不出來，所以才作這個動員銀行界的主張。

有人說，以銀行界領導企業界，恐怕會召致金融資本家操縱國計民生的流弊。又有人說，這樣將使貧富益發不均。這些疑慮當然不是毫無見地；但卻不是沒有法子預防的。銀行界既居可以左右經濟界的地位，政府當然須得製定法律監督他們的行為。遇有作奸犯科或假公濟私者，政府何難執法以繩之？至於均富一個問題，只要能夠認眞實施高度累進率直接稅，尤其不難解決。況且中國今日最急迫的問題，原是一個如何增加生產的問題。只要國富增厚，救亡的力量便可因之而加强。所餘的分配問題，不過其次焉者耳，將來儘可從長計議。

本報新闢「讀者之聲」欄徵稿

親愛的讀者們：

非常的大時代現在已到來了。在這國難嚴重時期，全國同胞們就各人的職業，環境，年齡，思想等等的不同，他們對於國事及一切，從各種觀點來觀察，定有不少可寶貴的意見，足供當局與國人的參考與採納。同時我們也感到，關於政治，社會，學術，人生種種問題，我們常有許多苦悶和感想，要得到一個發表和商榷的機會。本報有鑒於此，擬自第三十三期起，增闢「讀者之聲」一欄，歡迎讀者諸君 賜教，並希 投稿諸君，注意下列為荷：

一，討論文字，不限題材，惟歡迎簡短精勁文字，最好以五六百字左右為限。

二，稿件請在信封上註明投寄本欄字樣，並希繕寫清楚，附有作者眞姓名與住址，惟發表時之署名則聽便。

三，編者對來件得擇尤披露，惟稿件槪不退還，請勿附寄郵票。又此欄文字，恕不致酬。

編者



日本軍備的概觀

楊憲吾

日本自一九三二年以來，因爲想定其將來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要爆發於亞洲大陸及太平洋上，所以積極的準備作戰計劃，因而其陸海軍的一切建設和準備，是各以其地理的位置及環境而設備的。

日本的陸軍

日本的陸軍，在一九三二年以前，其編制及裝備，與世界大戰末期歐洲各國的陸軍相彷彿。日本軍事當局，雖是對於世界大戰的經驗，作了愼重的研究，但因種種原因——日本整個的經濟恐慌與相關聯財政上的困難，是最大的原因——一直到最近爲止，仍未能完全地利用這種經驗。日軍在滿洲及上海與中國軍隊接觸以後，日本軍部，更急迫的感覺，有急速變更編制及軍事裝備的必要，因之，斷然地提起了這個問題。在一九三二年——三三兩年度裏，日本軍事當局，即着手廣汎的準備，軍事編制的更新。這種準備，主要的，是借用先進帝國主義各國軍隊的最優型的現代兵器作試驗，依據這些實驗的經驗，及實際必要的裝備而進行。同時更以各種新方法，使國內各個大工廠大量的製造新兵器。因此大規模地擴張許多舊的工場及企業，並急速地創設種種新規模的各種企業。

到一九三三年的後半期，才開始實行改編及裝備的更新。到一九三五年底，便大致完成。日本軍隊在其最新技術的包容上，已與先進帝國主義諸國的現代軍隊，立於同樣的水準。到一九三四年後，日本的工業，已有以自身的能力，充分的能製造戰車，裝甲汽車，載重汽車，飛機及所有一切種類的現代式射擊器材，化學兵器等等的可能性。其次來看一九三四年日本軍事的構成，編制及兵員的狀況，其後雖有若干的變化，但這些變化，主要的完全是技術及戰鬥資材的强化等等。

兵員

日本軍隊兵員總數，平時約爲二十八萬人（十七師團）其種別如次：

（一）步兵是由三個大隊組成的，七十個聯隊（其中有四個近衛聯隊）台灣的一個旅團（一旅團爲二聯隊）及滿洲鐵道守備隊三個旅團（一旅團六大隊）所構成的。

（二）騎兵二十五聯隊——戰略騎兵四個旅團（一旅團各有兩個騎兵聯隊）及師團騎兵十七聯隊（一師團一個騎兵聯隊）。

（三）砲兵

（1）野戰輕砲兵十五聯隊。山砲兵四個聯隊，騎砲兵二大隊至三大隊編成的。

（2）野戰重砲兵，四個旅團（八個聯隊）。

（3）要塞砲兵，三個聯隊及八個獨立大隊。

（4）高射砲兵，一個聯隊與二個中隊。

（5）重砲兵，約五個聯隊。

（四）裝甲車部隊，分三大聯隊，國內兩個聯隊，滿洲一個聯隊。各聯隊（包含三個大隊）各有百五十至百七十輛戰車。裝甲汽車，亦分數個部隊，其總數達二百輛以上。

（五）技術部隊（工兵）十七個大隊

（1）通信部隊　二個聯隊與隸屬於各師團的通信部隊十七中隊。

（2）鐵道部隊　二個聯隊。

（3）化學部隊　化學戰學校一所。

（四）輜重部隊　十五個大隊。

（五）汽車部隊　一師團一個汽車中隊。

（六）航空隊　十四個航空聯隊。

汽球隊　一大隊。

在現在的軍隊構成上，步兵依然占最主要的地位。每個步兵師團，是由四個步兵聯隊，一個騎兵聯隊，一個野戰輕砲兵聯隊，工兵一大隊，輜重兵一大隊及一個汽車中隊所編成的。平時一師團的兵員，總數為一萬人，戰時增加為二萬人。

現為明瞭日本軍事編制更新的性質，將一九三四年時的師團射擊器材比較表，及關於一九三二年以前與一九三四年的戰車及飛機數目，渴表如次：

（一）日本的舊師團與改編後師團的射擊器材表

師團	輕機關槍	重機關槍	大隊砲兵	聯隊砲兵	師團火砲	砲兵榴彈砲
舊師團	二八八	四八	四	——	三六	——
改編後的師團	一八八	九六	一二	一六	三六	一二

（註）改編後的師團已使用自動槍，但其數不明。

（二）一九三二年初與一九三四年初的戰車與飛機數。

名稱	一九三二年初	一九三四年初
戰車	一〇〇——一四〇	六〇〇——七〇〇
裝甲汽車	五〇——六〇	二〇〇——二五〇
飛機	六〇〇	一〇〇〇——一二〇〇

（註）一九三二年以前，日本所有的戰車，裝甲汽車，飛機等，都是舊式的。自一九三四年以後，其戰車，裝甲汽車，飛機等，都是由日本國內諸工場及兵工場所製造的，完全變成了現代式的。

士兵的補充與教育

兵士的補充，採用地域制度。全國分為十四個師團管轄區，各師團管轄區，更分為四個聯隊區。現行的徵兵制度，伴以大大人口的密度，便能迅速的施行徵兵及退伍，並能保障軍事動員，及營外教育的便利。而近衛師團，台灣駐防的旅團，朝鮮駐防的第十九，二十兩師團，滿洲的鐵道守備大隊及特種部隊等，則非依地域關係徵募的。

兵士的徵集，是採取全國皆兵制，日本全國男丁，從十七歲到四十歲，都有當兵的義務。徵兵的適當年齡，是二十歲。每年應徵壯丁，總數為五十五萬到五十六萬人。其中有十一萬到十二萬，編入現役兵，其餘的則編為預備兵，或補充隊。

日本所實施的徵兵制度與兵士教育制度，平時服兵役的為二十八萬人，戰時則可以動員一百五十萬乃至二百萬人的兵力。

對於下級士官及將校的選擇，極端慎重，以保障軍隊幹部的養成與其對國家的忠誠。無論是對於下級士官成對於上級將校，都要求極高的軍事技術，并還要施以嚴格的幹部教育。然後將這些優秀的，狹小範圍的軍事專門人材，配置到各部隊中去。日本的教育制度，服兵義務年限，茲列表於次：

教育制度與服務期間

兵役義務種類		兵卒現役年年限	可服務而不入營者	不宜服務者
常備軍	現役	二年	—	—
	第一預備役	五年四個月	—	—
第二預備役		十年	—	—
後備役	第一後備	—	十一年四個月	—
	第二後備	—	十二年四個月	—
國民兵役	第一	截至年限四十歲止	四十歲止	—
	第二	截至年限六十歲止	—	四十歲止

軍事的裝備

日本軍隊的手動射擊器材，概述如次：

（一）步槍三八式（明治三十八年造）彈倉裝塡子彈五發。口徑六•五米哩，重量三。九基羅格蘭姆，槍口帶有刺刀，有效射程，二千四百米達，實際有效六百米達。

（二）擲彈筒（步兵一聯隊五四挺）長四十生的，直徑十五米哩，榴彈投射距離五百米達，由筒口裝塡。

（三）輕機關槍一九二二年式，通常以保彈具裝塡，每次裝塡二保彈具（三十發），口徑六五米哩，發射速度，一分鐘五百發以內，實際一分鐘二百發。重量一〇•二基羅格蘭姆。

（四）霍奇金斯重機關槍（三脚）口徑六•五米哩，發射速度，一分鐘六百發，實際一分鐘三百發。重量與脚架共四十四基羅格蘭姆。

（五）火砲之型式。　大隊砲兵，聯隊砲兵，師團砲兵及野戰重砲兵的大砲等，均不下於先進諸國軍隊現代的各種型式。裝備之砲，大隊砲兵用三七米哩加農砲，七七米哩臼砲。山砲兵用七五米哩加農砲。騎砲兵用七五米哩加農砲。軍炮兵用一〇五米哩加農砲，一五〇米哩加農砲，二四〇米哩榴彈砲，三〇米哩榴彈砲及四一〇米哩的攻城榴彈砲。

（六）高射砲兵的兵器，是七五米哩及一〇五米哩的高射砲。

其餘化學戰的裝備，如毒瓦斯，燒夷劑，和發烟劑等化學兵器，也是積極的大事擴充。航空設備和防空設備及其他一切用具，鐵兜，防毒面具，防毒衣等，近年以來，日本軍事當局更拚命計劃製造。

日本的海軍

日本因其島國的位置，與中國，遠東諸國以及太平洋沿岸諸國，有密切的利害關聯，故海軍對於日本，有絕大的重要性。

日本的海軍，一方面考慮到，英美在遠東不利的情勢，（即英美在地理上均與遠東隔絕，不能在太平洋西部設置大的海軍根據地，不能集中其全部海軍兵力於遠東）同時又利用其地理上戰略位置的地利，能以最小限度的兵力，就可以敵當英美能出動到太平洋西部來的艦隊。過去的華盛頓會議，會規定五•五•三，英美日三國主力軍艦的比率，日本海軍兵力，占世界第三位。一九三〇年倫敦會議的結果，戰艦的比率如舊，而巡洋艦則爲一〇•一〇•七，潛水艇爲一〇•一〇•一〇，之比。在這次會議中，日本代表復表明擴充强化海軍的希望，而這種希望，在最近兩年已完全實現了。一九三六年的會議中，日本則毅然聲明廢棄華府，倫敦兩條約，而要求與英美完全平等。

海軍的構成

艦種	艦數	排水量（單位千噸）
戰艦	九	二七二•一

巡洋艦	三九	二六二·〇
驅逐艦	一〇六	一二一·四
水雷敷設艦	一六	一九·〇
潛水艇	七一	七七·六
航空母艦	四	六八·九
河用砲艦	九	三·一
海用砲艦	三	二·五
總計	二五七	八二六·六

大部分的軍艦，是一九二〇年以後，依據大戰的經驗而計劃建造的。其建造設計，每八隻乃至十二隻爲一類型，可因此保有戰術諸要素的均一性。驅逐艦及潛水艇的建造，分爲二種型式，即在日本近海活動的千噸級的艦船，及在大洋上活動的千噸以上的大艦。

戰術關係，海軍的編制，將所有的新軍艦，均編入聯合艦隊。聯合艦隊，是由第一艦隊（戰艦四，巡洋艦八，驅逐艦十八，潛水艦十八）與第二艦隊（巡洋艦四，華盛頓型巡洋艦四，驅逐艦及潛水艇九乃至十八）所編成的。它的使命，是遠離日本海岸，而作遠方的活動。第一艦隊的任務，是進攻的，即對於敵方作徹底的攻擊。第二艦隊的任務爲偵察，誘引敵艦趨近第一艦隊，到決戰的時候，牽制敵艦的活動，而保証加强第一艦隊的攻擊。在戰術關係上，戰艦及巡洋艦四隻爲一戰隊，驅逐艦及潛水艇九隻爲一小艦隊，其中以四隻作爲一戰隊，其餘軍艦作爲預備隊，海岸警備戰隊，配置於各海軍軍管區之下。

就戰術上的諸要素而言，日本的軍艦，可以列於世界最優秀的等級。保有大的速度及行動半徑，並裝備有威力的大砲與水雷。而其僞裝的設備，亦極優秀。在以下表裏，可以看出來日本軍艦的優越性。

艦隊	排水量（單位噸）	速度（海浬）	大砲數與口徑（生的）		水雷發射管數口徑（生的）	
巡洋艦						
美國	一〇〇〇〇	三二·五	九	二〇	六	五三
日本	一〇〇〇〇	三三·五	一〇	二〇	一二	五三
英國	一〇〇〇〇	三二·二	八	二〇	八	五三
驅逐艦						
美國	一〇五一	三三·三	四	一〇	一二	五三
日本	一七〇〇	三四·〇	六	一二	九	五三
英國	一三五二	三七·〇	四	一二	六	五三
潛水艇						
美國	一九一〇	一九·〇	一	一二	八	五三
日本	一六三五	一九·〇	一	一二	一〇	五三
英國	一四七五	一七·五	一	一〇	九	五三

日本在太平洋主要的海軍根據地，是橫須賀，吳及佐世保等處。這些根據地，都是密匿於深灣奧裏，圍擁有極强大的海防要塞。其補助的根據地，有臨日本海的舞鶴，大湊，函館，大泊，朝鮮沿岸的鎮海，及澎湖列島的馬公。一旦發生戰爭，日本依據各根據地及本島的海防要塞，艦隊可以控制日本海口，使敵艦不易進入中國東海，因此可以確保與亞洲大陸的連繫。日本根據地的優越性，決定其海軍在太平洋西部的支配地位。

日本艦隊的戰鬥訓練，已完全現代化，艦隊的基本部分，一年到頭遊弋於各地，作實際的訓練。通常一年度的訓練之外，更作各種簡單的演習，以驗證一年來的敎育成績，及作戰計劃。而修完全部敎育過程的艦隊人員，現有七萬七千人，都是精通海上勤務，戰鬥訓練及富有不屈不撓精神的戰鬥員。

海軍航空隊，有配備在各區海軍根據地的二十隊航空隊，航空母艦，航空戰隊，及軍艦航空戰隊等。各區根據地，所部署的航空戰隊，大略如

次，即追濱（橫須賀附近）四隊，霞浦十一隊，佐世保二隊，吳一隊，大村二隊。此外霞浦有航空船一隊（航空船二機）橫須賀有繫留氣球一隊（氣球一〇）近二三年來，又增設海軍航空隊十六隊，建造航空母艦一隻，軍艦航空戰隊亦增添飛機百台。航空母艦四隻與其附屬船一隻，現有飛機約在二百台以上。軍艦航空戰隊有百七十台以上。海軍航空戰隊飛機總數在六百台以上。其人員約六千五百人。

軍事之最高統帥

陸海軍的最高統帥權屬於天皇，平時軍事指揮權，通過陸海軍大臣，參謀總長及海軍軍令部總長，教育總監及教育局長而實施。戰爭的時候，天皇的軍事行動指揮權，則由總司令部及其他二部——以參謀總長爲首腦的陸軍部，與以海軍軍令部總長爲首腦的海軍部——所構成的大本營執行。其外尙有全軍的最高統帥部之元帥府，軍事參議院。

元帥府（一八八七年設置的）現已失去其爲最高顧問機關的指導任務，而僅爲陸海軍有功勳之將軍所組成的名譽機關。軍事參議院爲天皇的顧問機關，協贊陸海軍防衛上的一切問題。元帥府的全成員是陸海軍大臣參謀總長及海軍軍令部總長及被任命的若干陸海軍將官。陸海軍大臣統制軍隊及艦隊人員的補充，教育，裝備及一切種類的補給事宜，並檢閱陸海軍的政治狀況。

陸軍參謀本部與海軍軍令部，總攬陸海軍作戰及動員的指揮，並統制全國戰備等一切問題。

教育總監及教育局長，掌理一切軍事教育事宜，管理陸海軍各學校（陸軍大學除外，直屬參謀本部）典例，教令，及各種教程的發行。

民間諸軍事團體

（一）在鄉軍人會——成員約三百七十萬人。

（二）全國靑年會——爲十三歲到二十一歲的靑年，約三十萬人，受在鄉軍人會指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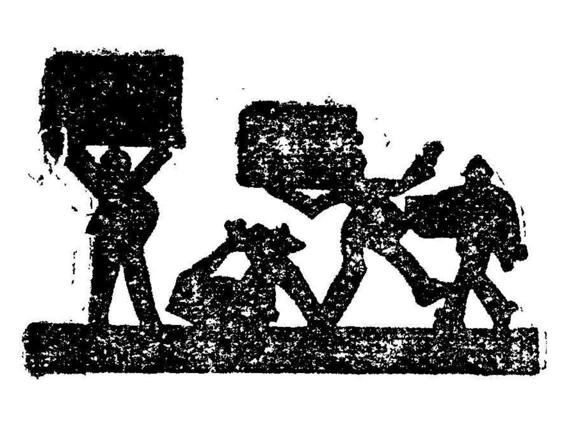
（三）靑年訓練所——成員約百三十萬人，以普及軍事知識與提高熟習程度爲主要任務。據一九三五年春時發表，設有三百處之多，到一九三六年底，將要擴充到五百處。

（四）航空協會——成員約二十五萬人，一九三二年創立以來，有急速的發達，現在人員至少有十萬左右，其目的爲參加國內防空，使人民熟習與敵機作戰的技術及知識。

軍事預算逐年增加表（單位百萬元）

年度	陸軍省	海軍省	總額	總預算百分比(%)
一九二九年	二二七	二六八	四九五	二八・五
一九三〇年	二〇一	二四二	四七三	二八・四
一九三一年	二二七	二二七	四五四	三〇・八
一九三二年	三六二	二九七	六五九	三三・九
一九三三年	四四八	三七二	八二〇	四一・〇
一九三四年	四三八	四八三	九四一	四二・三
一九三五年	四九二	五二九	一・〇二一	四〇・七
一九三六年	五〇八	五五〇	一・〇五八	四六・六
一九三七年	七二八	六八一	一・四〇九	四六・三

根據上表，可以看出日本近年以來，急速更新裝備及準備戰爭的速調。自一九三二年以降，陸海軍的預算，均急激增大。一九三六年以後，幾達預算總額之半。但更應注意的，即在正式軍事預算之外，其他各省（即各部）預算之中，尙有相當鉅額的軍費存在，此種軍費擴張的結果，日本國家預算的赤字亦飛躍地增加。日本國債，現已突破百億元鉅額。及到今年春天開始，增加廣泛的大衆課稅，以塡補軍部無所底止的要求，因而激起來整個日本社會的不安，失業人數急激的增大，工人的罷工，和農村的破產。最近近衛文麿的登台，也就是廣田內閣和林內閣更法西化的沿變，臨時軍需費的追加和明年軍事預算的龐大等，這一切的事實，很足以証明日本帝國主義因本身內部的矛盾，利用殘酷的軍事，極力的向中國來榨取來鎭壓。



憶南大

母校被暴日轟燬了

謝洛

七月三十日大公報：『天津二十九日下午十時發專電：「南開大學遭日軍砲擊，於下午三時起火。負責當局於火起後，始倉然離校。秀山堂，圖書館，文學院，理學院，課堂，秘書處，註册課，男女生宿舍及敎員宿舍均被燬。日軍企圖毀滅我文化機關，有預定計劃。聞日機先在南大上空飛翔甚久，投一紅旗於秀山堂樓頂，旋卽以此爲目標，連續砲擊。」』

六月二十三日，我在天津南大畢業，而於七月二十九日，母校便被日軍殘酷的破壞。置身江南的我，得知這個消息時，眞是悲憤莫名。

敎育了我四年的學校被燬了！四年來，母校對我的栽培是這樣的豐厚，當她在爲暴日所燬的時候，我不由得要把她留在我腦海裏的印象記一些下來。日後，南大終究會重建的，一如中華民族終究會恢復她往古的光榮。我願我這篇回憶，不僅表達出我和千萬的南開校友對母校被燬的懷念和追悼，還願給將來母校再造時，作追想她在未被燬前的姿容的資料，以紀念日軍這一番暴行。

南大是塊美麗的園地

南大是天津惟一的大學。（北洋女師學校，皆獨立學院，非大學。）同時，南大是天津素負盛譽的名勝之一。每個初到天津的游客，莫有不到「八里台大學」一游的。現在，如果游客還能够到八里台去的話，他們只能看到一堆堆砲燼了！

四年前，我由北平趕到天津，向我考取的大學報到。當車夫把我從天津市區拉向八里台的時候，我在車上看到異樣美麗的景色，不禁歡嚷：「好個出色的地方！」

那時是九月初旬，緊貼在八里台大路右手橘子河裏泛着一兩艘採蓮的小船，河外就是盛開着荷花的蓮田。路左，又是油綠的將熟的稻地。在這紅綠點綴着的眼界之外，是淸晨的碧天。這一派淸秀的鄉景就是南大校景的前導。車子越近八里台，荷花的香色越濃，末了，車夫指點着那幾幢簇露在林蔭上面的紅樓向我說：「先生，您的大學到啦！」我聽見這話時，眞是說不出的欣喜。

南大坐落在橘子河的右邊由一座水泥建築的「大中橋」接到八里台大道。站在大中橋上一直望下去是一條里把長筆直的大中路。路面由煤渣碾成，旣舒適又經濟，是一條典型的「南開」路。圍着大中路的是兩行垂柳，柳牆之外是洩水溝，幾座小水泥橋便把那些完全是由葦塘填成的陸地接聯到這條大中路上來。

在大中路的極西頭，建着一座小茅亭，坐在亭子裏，可以看見村舍裏農民的耕漁情況。過來一些路便是一片運動場和貼着操場建築的兩座男女

生宿舍。再過來一些，路北是尚未填平的葦塘，路南是校外的稻田。再過來一些，拖着大中路的中腰的是兩個蓮塘。北邊的蓮塘裏被大中路插進一個半島，半島上也有着一座茅亭，亭子裏立着一方石劍，但是亭額却叫「賞蓮」。賞蓮亭隔水望着木齋圖書館——就是那座天津第一的圖書館。路南的蓮塘裏呢，也伸進一個半島，這個島上却站着李秀山將軍的銅像，他的左邊（蓮塘的西岸）便是他捐築的秀山堂大樓，他的後邊（蓮塘的南岸）便是思源堂，南大的科學館。秀山堂的左下手是芝琴樓（女生宿舍）右下手是百樹村（職教員宿舍）。在思源堂左手一溜是化工鍛金，金工，機械，電工各科實驗所。這些都是一律的赭色小平房，外觀極其整潔。實驗室之北又是教員宿舍，叫做新村。新村的外邊又有一座小樓叫新樓（獨身教員宿舍），這時已到大中橋口了。

這些錯落佈置的建築，整潔肅穆的校景是不難使一個新來者發生過份的好感的，然而，你如果在南大住上三四年，你會比新來者更加歡喜南大。

天津是一個繁盛的商埠，也是一個醜惡的都市。天津市是喧囂的，汚濁的，但是處於津南的南大却是異樣的清靜。

春天的時候，沿橋子河的桃樹全開花了，南大的大中路也披上了綠衣。愛打扮的女生，試着新裝，在校園各處趕太陽，或者坐到紅紫枝頭的花壇裏。傍晚，妍裝者佇立在芝琴樓前等候她的女伴，樓畔已是香色四溢的桃花便加倍的鮮艷了。

五六月的時候，圖書館右的芙蓉林撐上了緋紅的傘，引着人抱着書本坐到牠的下面去。

入夏，南大被包圍在槐柳的濃翠裏，蓮塘裏開滿了花。這時是暑假了，校園裏靜闃無人，留校的學生多在男生宿舍後的天然游泳池裏避暑。黃昏熱退，大中路上再陸續出現着青年男女，有的踱到大中橋上，看游艇貨船的來往，有的買一隻學校裏的小船，盪漾到校後的湖心亭去，不但能飽受涼風的吹拂，且能順便採擷幾支荷蒂和蓮蓬。另有一些，在校內的小徑裏散步，踱過小木橋，穿着垂枝柳，拜訪麗生園（金魚蓄養處），把午日的炎汗讓優閒冲淨。

秋季裏，男生宿舍前的大操場上擠滿了人。意氣飛揚的男女在玩着球類和跑跳。

晚上，圖書館的閱覽廳裏塞滿了座客。兩間敞大的廳房，便是南大學生藉以消化他們所學的所在。閱覽廳四壁堆滿了寶貴的參考書，雜誌間裏，總有學生住足。間或有幾個攻苦倦乏了，便下樓轉到館後的北極亭去舒散一下。

冬天到來時，皚雪往往給南大的建築物佈置了一個出色的背景。樹枝禿落了，田裏，塘裏，全是白雪，在這浩然無涯的白堊板上浮雕出五座巍峨的赭樓，巨人一般，佇立在風雪的交暴裏。

秀山堂前的蓮池現在正好作成冰場，上面常時夾馳著不畏風寒的男女。冰球場裏有時舉行着熱烈的比賽，有時有化裝滑冰表演。侵晨時光，初學者已穿上冰刀乘無人時作新手的習步了。

……………………

南大是塊四時咸宜的好地方。然而，現在是完了。栽培過萬千青年的課室，吐納過萬千青年的閱覽廳，挽留過萬千青年的宿舍，那草場，那葦塘，那桃林，那魚池，完了！一切！一切！

南大是日人的眼中釘

南大的天然環境雖是那末優美，但是環繞她的「人間」却惡劣萬分。

八里台大路的北端是海光寺，離南大只有四里。海光寺蹲踞着一座獰獰的砲壘，即是海光寺日兵營，那是天津安危的眞正核心，華北治亂的操

縱所。這所日兵營天天有近萬數的人衆出入。

南大西北角不到一里遠有日本的飛機場。在上課的時候，那裏的飛機會飛到南大的上空環繞幾匝。隆隆的機聲，震顫了各課室的門戶，師生的心裏也漾起無名的悲憤而中斷了講演。

清晨，白晝，深夜，八里台的居民常常聽得見機槍鋼砲的轟響，那便是日軍在作懾服人心的野外演習了。

這些日軍有時也要光顧南大一下，他們隱身在林間，匍伏在溝濠裏，或者蹲藏在牆脚邊，彼此對着瞄準，演習他們的巷戰，不管地主們是怎樣憎惡。

……………

但是南大的人們，對於這些是作何答覆呢？

南大每年歡迎新生的迎新冊封面上，老是題着這麼一行字：

南開是中國人爲謀中國的生存而辦的學校

是的，南大便是一所中國人爲謀中國的生存而辦的大學，同時日本人恨的也就是這個。

南大校長張伯苓先生是個不折不扣的「團結主義者，」南大的職教員是認眞切實的教育工作者，南大的學生又是抗日運動的先鋒隊。總起來，在日人的眼裏，南大便是一所抗日的學校。

九一八事件發生以前，南大就有東北研究會的組織。長城之戰時，南開全校發起過戰地服務團。綏遠戰事起，南大學生努力捐款，三小時內，爲前方將士募得四千多元。

前年十二月，南大學生爲反對冀察的僞組織，南下請願，被阻滄州，忍受了四天的飢寒。去年五月，爲反對日本增兵華北，南大聯合各校的學生發動了「五二八」的反日示威大遊行。凡是日本帝國主義者認爲於他不利的舉動，南大的學生都搶着做，領導着做。

南大在天津的地位，一如清華在北平，始終是學生運動的領導者。今年，天津各界以南大爲主幹發起了一個拒私簽名運動，給了走私者一個無情的打擊。南大學生差不多每人寫過一封慰勞緝私關員的信。有些學生，利用他們的社會關係，作過私貨調查的工作，並向販私者致嚴重的警告。天津學聯並且委託南大學生籌備私貨展覽。

天津有一個私人組織的民衆義務教育團體，叫做業餘教學團。這個團體由熱心義教，有民族意識，且肯眞正埋頭苦幹的青年組織而成。他們向各方募集經費，犧牲自己的時間和金錢作學校裏的教員，便這樣，在天津的四鄉開辦了七處鄉小義校。這些小學的學生，有成年農民，有小孩，也有婦女。課程有國語，新文字，算術，史地常識，和時事談話。藉着教育的力量，民族的觀念，日本侵略中國的史實，華北的危機，和抗戰的必要，一一地灌進了鄉民的心裏，使他們生出被壓迫者的覺悟和抗日的熱情。間或，教員爲娛樂他們的學生，開一個游藝會。在這種游藝會裏，有國防話劇的演出，有宣傳抗日的演講，也有農民自己的合唱。黧黑的老農，纏足的婦女，精光赤膊的兒童，一齊唱着先生教給他們的「九一八小調」，「義勇軍進行曲」，和「抗敵歌」。

支持這個意義重大的義教團最有力的就是南大的學生。義教團的課本是南大學生編印的，經費由南大學生捐助的居多，並且南大學生在裏面負指導的責任。

北方最近崛起了一個愛國青年組織的團體，這個團體非政黨，却比任何政黨更有力量，更有廣大的羣衆，牠是聯合戰線典型的運用。這就是「民族解放先鋒隊。」「民先」的工作是促成國內和平，國外抗戰。華北的各種運動，差不多都有民先的隊員在裏面發生作用。因爲民先組織的完密和隊員的積極，牠對於侵略者是一種具有強大威脅性的民衆潛伏勢力。

民先全國總隊部裏有兩個負責人是南大的出校生。民先的天津分隊，

以南大學生組織的支隊爲主幹力量。北平的民先提高了二十九路軍抗日的情緒，天津的民先專門打擊漢奸的活動。

總起來，南大的學生在北方的愛國運動裏佔着重要的地位。他們受着愛國的教育，他們有着愛國的熱情，學校當局又不加給他們以無理的壓迫，他們怎麼會不那們積極地幹呢？

南大學生罷課的時候最少，而工作的成績最多。上課的時候，他們靜心的聽講，自修的時候，鑽進圖書館，而在工作的時候，却夜以繼晝。外表上，他們是用心讀書的好學生，實際上，他們是熱烈的愛國運動的工作者，不屈不撓的抗日戰士。

南大的師生既然在抗日的意味上是這樣的剛勇，日本帝國主義那得不把南大看做眼中釘。他們加給南大的罪名是：學生抗日，是共黨，教職員不阻止學生抗日，更是共黨，日軍既是防共的先鋒，當然要把南大摧毀淨盡了！

南大精神不死

這樣，在七月二十九日，日軍便把牠素來嫉視的南大轟成火燼。津南的名勝，天津惟一的大學，化爲無有了。如果旅津的游客現在還能有機會到八里台一游的話，他們再不能看見那座綺麗的園地了。他們只能看見一堆堆的砲灰。

南大毀了，但是我，和千萬的校友，不會滴出傷心的淚。整個民族都在生死關頭的時候，一個學校的存滅又何足顧惜。我有的只是憤恨和爲母校復仇的決心。

文化毀滅者，人類大敵，和平破壞者的日本帝國主義，是要把一切中國人爲謀中國生存的建設轟燬的，但是，勝利終久會屬於我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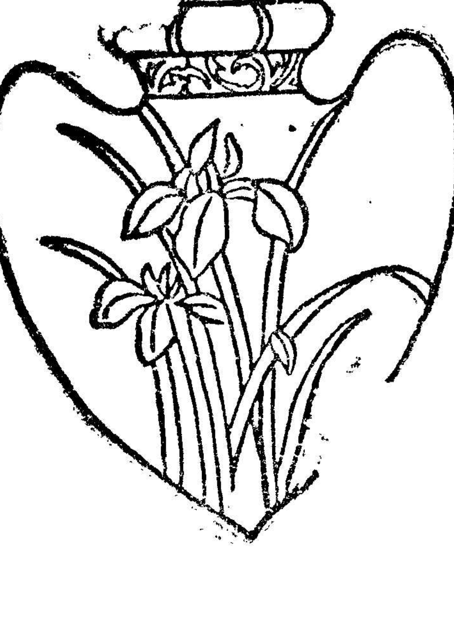
華北已在敵人鐵蹄之下了，華北的民衆一定會起來向敵人搏鬥。我已預覺到南大的同學在這場搏鬥裏成爲精悍的戰士。敵人奪走了他們的學校，他們便要以鐵血來還報。滿腔的熱血，不是砲彈所壓制得下去的。他們要把敵人驅逐出去，重建他們的校園！

南大的精神是不死的！中華民族復興之日，也就是南大再造之時！

八月一日

南開萬歲

南友



渤海之濱，白河之津，巍巍乎我南開精神！
汲汲駸駸，月異日新，發煌我前途無垠！
美哉大仁，智勇眞純，以鑄以陶，文質彬彬。
渤海之濱，白河之津，巍巍乎我南開精神！

——南開校歌——

世界教育會議，本年定在日本舉行。（我國因日本濫用地主之權，竟約僞滿參加，已拒絕出席）當世界各國教育名流薈萃於遠東的時候，日本軍人毫無忌憚地，有計劃地轟炸了中國著名學府之一，天津私立南開大學，和牠的母體——南開中學。使各國教育家，以往不曾看見一二八日軍炸毀滬上東方圖書館的人，此次得以看見這所謂文明國家的野蠻暴行，重新在世界文化史上，平添一椿醜行，在人類光榮史上，增加一段醜史。

七月三十日，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先生對新聞記者表示：此次敵人轟炸南開，被燬者爲南開之物質，而南開之精神，將因此挫折而愈益奮勵。三十一日大公報星期論文上黃炎培先生也說：儘你們的兇狠，能毀滅我有形的南開大學的校舍，而不能毀滅我無形的南開大學所造成的萬千青年的抗敵精神，更不能毀滅愛護南開大學的中華全國億萬民衆的愛國心理。……

………

誠然，張伯苓先生自從親自參加甲午戰後失敗之後，認爲要救中國，非由教育上入手不可。從那時起，張先生矢志從事辦教育，到如今四十四年，而由他一手造成的南開學校，中學部今年三十三週年，大學部今年十九週年，女子中學部今年十五週年，小學部今年十週年。由不足十個人的私人學館，到今日大中女小四部三千人的學府，突破多少艱鉅的難關，不受任何勢力的影響，所以能有今日的成績者，這裏面有一種堅强的動力，一種貫澈始終的精神，由張先生所創造領導，萬餘學子熱誠接受並擁護發揚的南開精神。

南開精神是怎樣的精神，不是一言一語所可包括的，也沒有規定的成文信條。但南開精神是張先生所創造的，撫育的，養成的，因此我們可以由張先生平素的言行裏觀察出張先生的根本精神，再進一步推演出南開的精神。在此，我們必須認清一件事實，就是：沒有張先生，沒有今日的南開學校，沒有張先生的精神，自亦無從產生南開的精神。

張先生原是學海軍的人，甲午之戰，先生親自參加。戰敗之後，當時朝野人氏多以爲中國之敗，是敗於政治制度之不新，軍火器械之不良。張先生則以爲僅政制的改良，器械精利，仍是治標的辦法。我們固然需要好的政治，而我們更需要創制好政制，和能充分使用好政制的人。我們固然需要精良的器械，但我們更需要製造精良器械和使用精良器械的人。而要造這種人才，惟有從根本上，用教育的力量，來提高民族的文化。張先生四十年來，夙興夜寐所不忘，宵旰勤勞以從事的教育事業，完全由這信念出發。張先生的精神，是澈底改造的精神。

辦學伊始，以及歷年擴大發展的中途，每每感到人力物力財力的缺乏，因之困難叢生，然而張先生幹下去。北伐成功以前，北方政局多少次的變化，四十年來，中國教育思想和理論，也一日三遷，然而張先生毫不受這些龐雜勢力的影響，仍然幹下去。國難以來，平津在敵人控制之下過了幾年，而南開學校又適在日本營房兩邊，屢屢遭受無理的威脅和干涉，然而我們的張先生不為所動，領導着三百老壯同人，三千少幼學生，仍然直幹下去。並且使南開大學在救國運動上，佔有和北平北京大學同等的位置。到今天南開大學中學已因敵人的嫉妒而被轟炸成一片瓦礫了，我們知道張先生仍然在幹下去，不久的將來，要給南開創造一個燦爛光明新的生命。張先生的精神是堅定不移，專和惡潮流暴風雨抗戰的精神。

張先生成功有很多年，意外功名利祿的機會，不知遇到多少。作者曾記得一次天津市長的位置，送到張先生門上，各報紙也已登載着新市長的照片，但張先生到如今仍只一個南開學校校長，始終不會在官場中過生活。南開學校由幾間小房子已長到擁有千百萬金大建築的文化機關，而張先生的住宅，仍是一所平房，平時大布衣著，出入一輛人力車而已。有一次，張先生對學生說：「我沒有財產，你們就是我的財產。」是的，張先生平生的精力都消耗在培植人材，教育學生的事業上，那麼這一個個活潑潑的南開青年，除了是他們自己的父母的子女而外，不是張先生的財產是甚麼？張先生雖沒有多少田房隴畝，但他有一萬以上的中年青年學生，做他平生心血的寄託者，做新中國各界的奠基石，張先生是中國第一大富人！張先生的精神是熱誠的，大公無私，專為國家社會服務的精神。

四十年來，張先生在南開實現了不少教育制度或方法上的改進，在全國各學校中，始終居於倡導提攜的地位。張先生在十幾年前，首先從事開發東北，輸送多少人材，幫助多少力量，去鞏固我們東北國防上各方的建設，一直到東北淪陷為止。近幾年來，張先生又復開始參加改造新的四川，預備把蜀中優秀的青年，施以完美的教育，使他們成為新中國的基礎分子，於是劈荊斬棘地創設了南渝中學，把南開的風氣，帶到西南。現在這偉大而艱難的工作，又著著實現了。張先生四十年來，始終是在創造着，開發着，領導着。張先生的精神，是創造的，開發的，領導的精神。

作者是纔離開中學不久的南開學生，以年紀之青，認識之淺，筆下所能寫出來的當然未足以當張先生精神全部之十一，然而作者相信這是張先生四十年來事業成功的基礎。四十年了！張先生用誠懇的態度，熱烈的感情，堅定的毅力，把他的偉大的灌輸給南開同人，灌輸給南開的學生，造成了南開的精神。這一批一批的學生，又復帶着南開精神，回到他們的家庭，踏進了社會。四十年了！中國現在文化界，實業界，政治界，經濟界及其他各界的鉅子聞人，不知有多少是南開的學生，受過張先生的教訓和感化。而這些人又不知教訓感化了多少後生。四十年了！南開精神深深地，普遍地，散佈在中國社會裏，永遠不能磨損，毀滅！與國家同慶，與民族共存！

南開有如此的精神，才有今日對社會文化學術上的貢獻。也就因此引起敵人的嫉妒，處心積慮的破壞，於是藉華北事變的機會，以為抗日運動的根據地為口實，首先施以轟炸，繼之以縱火。這中國最大文化機關之一，就這樣地遭慘毒手！

然而，南開物質的殲滅，是可以恢復的，南開精神的繼續發揚存在，是不能殲滅的！未遭轟炸以前的南開精神，是中國文化史上的光榮，被轟炸以後的南開精神，是世界文化史上的光榮。根據以往南開學校每遭一次挫折，事後必發展一次的經驗，我們可以預測南開光明的未來！

南開是張先生受甲午戰後的刺激而創設的，所以南開自有生以來，就是抗日的。現有的南開是破壞了，然而三年，五年，十年之後，我們將看見四十年來張先生抗日的結果——敵人的毀滅，中華民族的復興！

附錄：南開學校簡史

一八九八年（光緒二十四年），津邑紳嚴範孫先生設立私塾名嚴館。

一九〇一年，津邑紳王奎章先生亦設一私塾名王館。各十餘人，皆聘張伯苓先生爲敎師。是爲南開學校之胚胎。

一九〇四年四月張嚴二先生赴日本考查學務，歸國後，決設中學堂一處，遂於是年十月十七日成立於嚴宅，稱私立中學堂。嚴氏捐助校具及改建費，王氏暂嗣捐助理化儀器書櫥書桌等，更由二氏擔任常年經費，張先生擔任監督。後更名私立敬業中學堂，旋復更名私立第一中學堂。是爲此後二年中事。

一九〇六年鄭菊如先生以南開水閘旁隙地十餘畝捐助本校，復以大廣公司作梗，乃獲地於電車公司後約十畝。本年秋建東樓北樓及圍墻小房。一九〇七年二月，學生遷入新舍。五月建大禮堂。七月張先生赴美。一年後，先生返國，更校名爲公立南開中學堂。購地三十畝，建飯廳（後改爲第二齋舍）及盥洗室等。

武昌革命，校務停頓。民國元年，改稱南開學校。監督改稱校長。

一九一三年建北樓。

一九一四年，直隸工業專門學校及北洋法政學校併入南開學校。

一九一六年增設英文專科及高等師範班。並購毗連校地之曠地六十畝。

一九一七年，學生滿千人。校長赴美研究敎育，由張蓬春先生代理校長。七月，南運河決口，南開被淹。暫借靑年會，勸學所，學界俱樂部等處房舍，繼續開課。十月，全校遷入河北法政學院。

一九一八年七月，遷回原址。校長張先生及嚴先生由美返國。着手組織大學部。建西院宿舍（後爲二齋）及土木工敎室。

一九一九年，大學部成立。建南樓爲大學校舍。建中樓。十月十七日學行十七週年紀念會及大學部成立會。

一九二〇年，董事會成立。

一九二一年，師生百人假香山慈幼院開會討論全校興革事項是爲香山會議。

一九二二年秋，施行三三制。辦暑期學校。

一九二三年春，決議設立女子中學部。五月建西樓。八月大學部遷往八里台新校舍。九月，女中部成立。

一九二五年十月，建女中新校舍。

一九二六年女中遷入新校舍。十月十七日學行廿二週年紀念，及女中部新校舍大學部科學館落成典禮。

一九二七年，校長自東北考察返校。組織東北研究會。列社會視察爲必修科。校內實業公司改組爲消費合作社。

一九二八年秋，小學部成立。暫租六德里舊女中學舍開課。九月募欵委員會成立，校長赴歐美募欵。

一九二九年三月創辦人嚴範孫先生逝世。是年適爲廿五週年，各地校友會紛紛成立，並由出校同學捐欵建築科學館，名爲範孫樓用以紀念嚴先生。

一九三〇年建範孫樓及小學校舍。十月落成。

一九三一年，全校師生加入消費合作社爲社員。

一九三二年，校中建工廠。

一九三三年，爲援助抗日將士，組慰勞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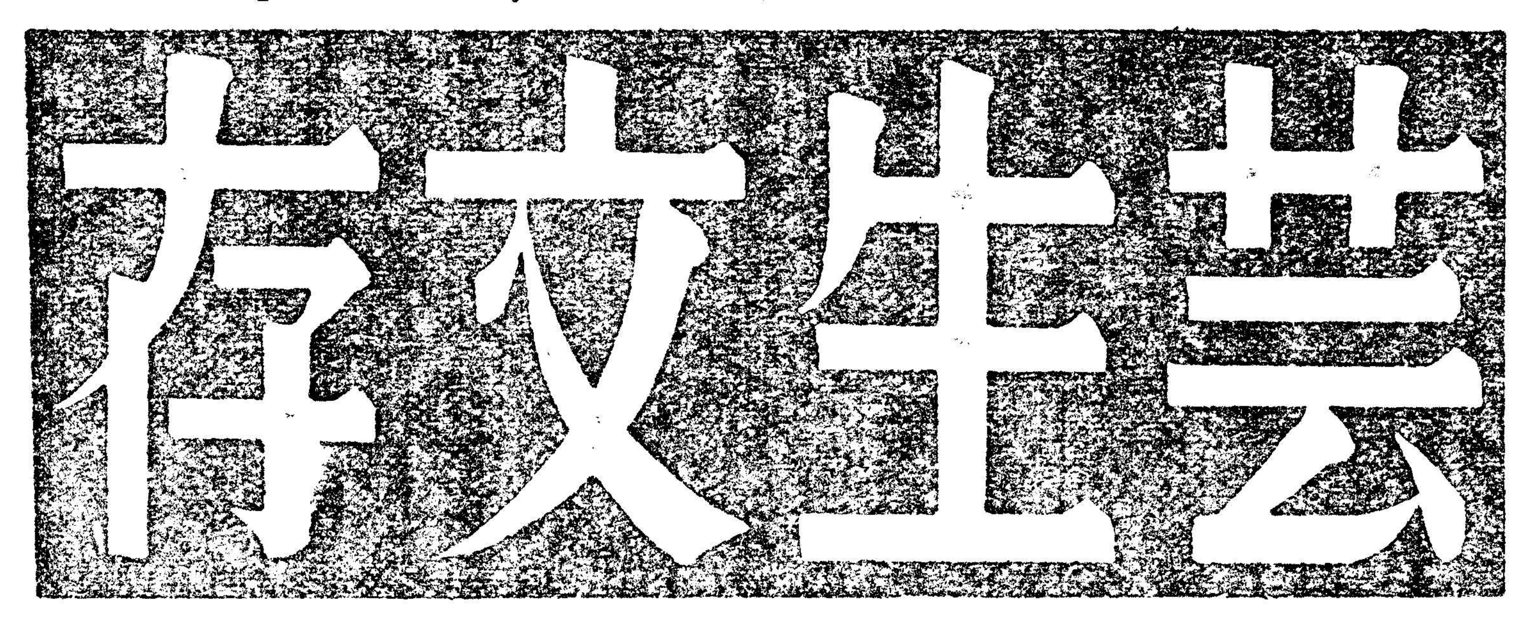
一九三四年瑞廷禮堂落成。秋，女中新宿舍落成。十月學行三十週年紀念。適一九三五年春，爲校長張先生六旬大慶，乃有三六募欵運動之發起，所以紀念學校與校長也。

一九三六年，三六募欵成功。秋九月，南開之兄弟校南渝中學在重慶沙坪壩開學。

一九三七年春，在南京籌建校友分會會所。發起三七募欵，籌建二南小學。七月，日本再度進犯華北，佔據平津，以預定計劃，轟炸大學，中學兩部，全成灰燼。小學女中亦波及火毀。三十日，張校長在京談話，謂已着手籌備再造新南開。

以上所記，略於大學，而側重中學，實因作者對大學之發展經過未能找到記載所致。然南開中學實爲早年學校各部之主幹，歷史最久。吾人讀此，對於此偉大學府之誕生滋長，及主其事者之經營奮鬬，均可窺其大略。爰附文後，供讀者參照，藉資永念。　敵人轟炸南開後五日于南京

大公報記者王芸生著



再版出書

平裝本每冊實價七角　精裝本每冊實價一元

〈要目〉

這是大公報記者王芸生先生的第一個文集，共約十五萬言。這些文章都是最近五年內寫的，內容大部是關於外交問題——尤其是關於中日問題的文章。作者對中日外交史曾用過一番功夫，這些文章是在九一八以來的大時代中寫作者，無論在學術上及當前的國家問題上，均有其固定的價值及特殊的意義。

總經售

大公報代辦部

地址上海四馬路四三六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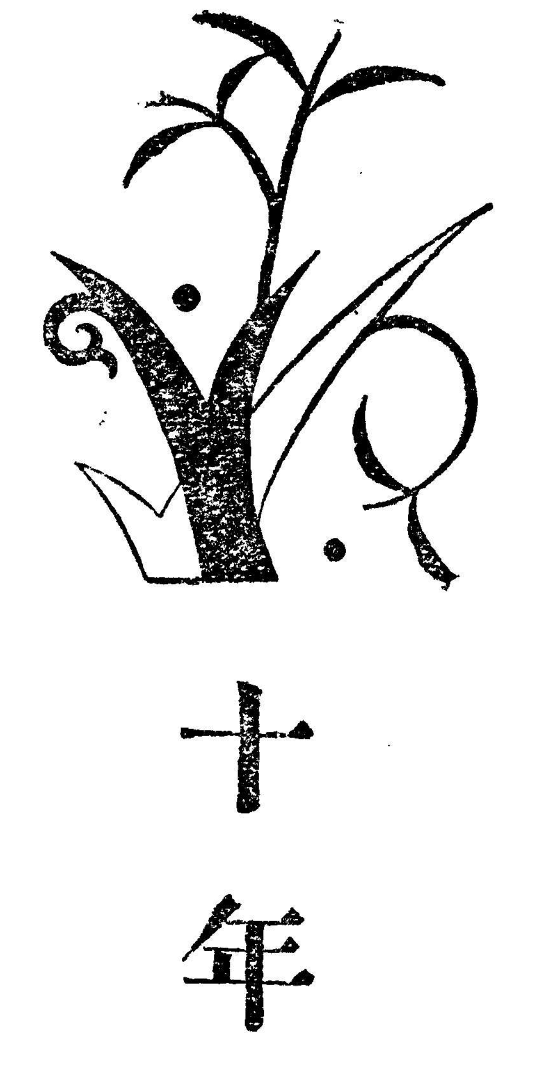
地址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

特約經售

生活書店

地址上海福州路三八四號

各地大書局均有代售



十年回憶

美記者 Hallett Abend 原著
歷樵譯自 We Cover the World

一般駐華的美國記者，對於本國總社的編輯先生們，完全不通曉遠東事情，不知道中國幅圓的廣漠，交通的艱阻與某種新聞的重要性，而對於某種無聊的瑣聞，反予以重視等等，是時常會發牢騷的，這大槪是我們同業中共有之感。

但是記者一想到來華剛七個月後所犯的對華判斷的錯誤，深覺得那些本國編輯先生們的隔膜，是可以原諒的。那是一九二六年（民十五）九月間的事。記者剛到北京不久，有一次去訪問美國前駐華公使馬慕瑞。公使說，「美國要多派一些新聞記者到中國來才好。你打算住在中國多久?」

「打算住個一半年，等到這裏的情勢，最後平定下來」，我輕率地回答。

公使聽了我的話，低聲笑了好久，似乎帶一些失望。

「你說要等到這裏的情勢，最後平定下來?那末你最好拿錢在北京買下一塊墳地，再在墳旁種些松杉白楊。」

現在距上段談話的時期，已經有十年了，雖然大局因劇變而完全改觀，但是距離那「最後的平定」反較任何時更覺遙遠，問題的嚴重性，卻與年俱進了。

我從一九二六年二月初起，到七月爲止，一直住在廣州。我和國民政府的領袖們幾乎日常接觸在一起。那些當時在廣州的要人們，不久就馳名全世界了。當時鮑羅廷正在努力工作，指導宣傳的秘訣，以謀打倒帝國主義在遠東的威望。蘇俄遠東軍司令官加倫將軍與許多蘇俄的軍事專家和顧問，也在廣州，那時每天幾乎總有一艘陳舊的小輪，從海參崴運到軍火和其它的軍用品，在珠江下椗。

蔣介石將軍也在廣州，當時誰都沒有料到他以後成就的功業之偉大。宋子文也在那裏，那時他理財的經綸，還沒有施展出來。陳友仁卻早已起始發現他的外交辯才，他的天才在能鍾鍊一些腐朽的名詞，成爲銳利的詞鋒。

記者和這一班人經數閱月的接觸，得着了許多益處。現在回想起來，和這些革命的風雲人物往來，使我對於中國政情，所能得到的透闢見解，實在是用任何其他方法所不能獲得的。

革命軍北伐出師的時候，軍容並不十分壯盛。軍械缺少，品質也欠精良。在財力上，開始這種大規模的軍事，實力也嫌不够。但是在兩個月期內，這不大的軍力，已經達到長江流域，克復了武漢，軍力頓時增加三倍。那些軍閥的部下，望風反正，而工農們，因爲預先受到了宣傳的影響，也協助着完成北伐。

十年後回顧當時的情狀，覺得當時一般人對於一九二六年夏間廣州的一切經過，竟會毫不注意，實在是奇怪的事。當時歐美各國的通信機關，全沒有駐在華南的特派員，甚至上海的各大外國報紙也不重視國民黨的革

命運動。在那年七八月間，記者向上海的外國新聞界談話，說上海和長江一帶，在一年期內，必將處於國民革命軍的統治之下，他們竟嗤之以鼻，認記者是一個新近來華的人，對於中國沒有淸切的認識。

廣州一切的大醞釀，事先美報並沒有得着一些消息。記者有一次在香港去訪美國某大新聞社的駐港通信員，那人是一位以律師爲職務的，當訪員只是他的副業。

那位訪員並不在辦事處，據社裏一位年約十四五的少年告訴我，他是出去了，我問他幾時可以回來，那少年驚訝的答道：

「我不知道。他已經病了約有六星期。」

「在他病假期中，誰替他採訪？」

「是我，他就是家父。」

「我也是個新聞記者」，我說，「我留一張名片在這兒，問候尊大人。自他病後，此間都發出些什麼電訊？」

「沒有發，現在並沒有發生什麼事件。」

其實大事件正在發生。不久即將震動歐美各條約國，紛紛派兵赴滬。歐美對中國新聞的注意，是突如的，轟動的，而且花了很大的代價。到翌年春間，世界各國派來中國的著名戰地訪員，不下數十人，而一九二七年（民十六）轟動的新聞，他們也不吝作詳盡的報道。

從此以後，歐美報紙對於遠東，尤其是中國，不再完全漠視了。各大報和通訊社特派的駐華訪員，人數日見增多，如九一八和一二八時期，還有臨時特派員出發，頗極一時之盛。然而其間也有如義阿戰爭發生以後，以及隨之而來的歐局緊張時代，駐華訪員却又稍見零落。

故都的美麗，使記者發生了留戀。兩次我準備束裝返美，而全遇到了意外的幸運，把我挽留了下來。

第一次的挽留，是爲了北京導報的主者要回美作六個月的休假，而央記者庖代。第二次是在一九二七年的八月，那是在把北京導報的編輯職務交代了的三個月以後。

我正在第二次束裝待發的當兒，紐約時報社的摩爾氏 *Frederick Moore* 從北京飯店打電話給我，問我對於職業上，曾否有甚麼確定的計劃。我告訴他，正準備回洛杉磯。他又問我，是否願意代表紐約時報，採訪華北和滿洲的新聞。我們恊商之下，便談妥了一切。

這是九年前的事。倘使我當時聽從了馬慕瑞公使的話做，那末現在我墳上的松柏，到今天也可以長成得十分靑葱悅目了！

受了紐約時報社的聘約以後，我對於中國的事情，發生了新的興趣，對於中國的民情文化，下了一番眞實研究的功夫。

在國民革命成功的初期，一切的運動，是在蘇俄的影響之下。羣衆均在嚷着收回租界，撤銷領判權，要求外國海陸駐軍與商船等的退出以及廢除不平等條約等等。但是這種運動的方向，不久就完全轉變了方向，專注意到對日的一方面去了。

當我駐在遠東的頭兩年內，我已經聽到許多日本壓迫中國的消息，以及日本人想擴張權力的企圖，不過這一切全是談談罷了，直到一九二八年四月間，方才第一次發生了轟動的事件。

那時國民革命軍北伐，目的在直指平津，兵力是分幾路同進的，有一支須經過山東的西部。日本在膠濟路有四千萬圓的債務關係，而且當時靑島有日僑一萬二千人，濟南有日僑一萬八千人。當國民軍快到濟南的時候，日本就派了海軍陸戰隊二千人赴濟，名義上是爲了保僑和監視膠濟路的車輛，不使挪到旁的路上去應用。

我聞訊之下，便立時由天津搭了津浦車赴濟，但是車在中途，打住了。黃河鐵橋已被北伐軍炸壞，所以黃河以北，被停阻的列車，壘壘相望。

不耐煩久待的我，便返回到天津。但是天津沒有直接放山東口岸的輪隻。於是我又乘輪到大連，搭了日本輪去青島。

在我抵青島的時候，中日雙方已經接觸好幾日了。一條長一百八十英里的膠濟路，軌道被破壞的地方不下一二十處，電報線也被毀壞。日軍的運輸艦已經開始到着青島。

據日本領事館和軍方的發言人對我講，他們「絕對的不知道」濟南方面的消息。我直率地對他們講，這句話我不相信。他們又掩飾着說，他們濟南駐軍的無線電，已絕對無效，所以他們和內地的交通，是眞正的隔絕了。後來經我調查之下，這話果然不假，不過在當時，我却是懷疑着。

「也好」，我說，「這也是個好新聞。我將要發電，就說你們軍隊用的無線電失效了。」

半小時後，有一位日本軍官到我的寓所來。他說，「我們對濟南方面，眞是沒有新聞。倘使你願意冒險，作實地採訪的話，那末你可以今晚七時搭着我們的兵車到濟南去。我們只有一個要求，就是你要服從命令——比如我們叫你躺在火車的地板上，你必定要照辦。」

這是一件可記憶的事。兵車於晚七點從青島出發——那是五月初的天氣，天色已經昏黑。那一列車很長，但是車中只有兵士四百名，可奇怪的，沿路的華兵居然讓他們開行了。當兵車開出的時候，我看見華兵至少有一萬五千名，包圍着列車，成一橢圓形，遠遠地立着，在靜默中，眼光裏放出怒火。

在掛的雙機車的前面，有一輛鐵甲車。從車前的探照燈燈光之下，可以看見車上放着五六架機關鎗，管放鎗的日兵爬睡在車板上面。

兵車整夜在敵境內，沿着軌道緩緩爬進，中途時常停靠下來，修理電桿，軌道和小的橋梁。黑夜中，時常可以看見村落被北軍縱火焚燒的紅光。翌晨兵車開到了濟南。這是戰事最後的一日——第八天，我正趕上觀戰的機會。日兵用彈砲轟擊南門，華軍已在開始匆匆撤退。兵士們多換上了平民的服裝，我在兵車中，已看到了他們在田野間奔逃。

濟南一役，華軍拚命作戰，十分勇猛。在我到濟的前晚，日軍曾以包圍形勢，占領了城牆的一角。他們在那裏安置下機關槍。華軍為了要驅走敵人起見，以八人併肩，成功一個行列，在城上衝鋒，前仆後繼的打上去。在戰事完畢以後，城墻兩旁的死尸，竟堆積如山，陣亡的兵士據估計約有七千人之衆，這景象是够悽慘可怖的了。

這是我第一次親眼看見的日本壓迫中國的証據。日本這次總計派遣了兩萬八千人到山東，青濟在日軍的軍事佔領下，整整有十三個月。

據華方的指陳，日方有意造成濟案，是為了阻擋革命軍到達平津，以便於使張作霖能保持黃河以北的地盤。倘使此說果確，日本人可算是失敗到底了。因為張作霖在濟案發生以後，便宣布出關，俾能統一對外。但是在張氏到達之前，又發生了皇姑屯的炸車慘案。日本對於此事的責任問題，迄今不能廓清。

從一九二八年的夏天起，我每年要去滿洲五六次，每次游歷之後，我愈感得日本最後是要把這塊豐厚廣大的土地，據為己有的。

一九三一年的夏秋之間，我心裏最覺得難過。在事件揭穿以前，我有許多消息，想要報告，但是沒人肯信。等到事件揭穿以後，我又接到紐約總社的命令，叫我去採訪一件旁的新聞，當時沒有人認識這事件的重要。

事情是這樣的。在一九三一年八月初，我從秘密的來源，得到了暗示，說日本在極短期間，就要奪取滿洲。於是我用很審愼的表示，發電給紐約總社，說我將要從上海去大連，並且說明了我要去的理由。

總社的覆電，許我照辦，但是叫我不要作任何預言。

話雖不錯，但是這個並不是我個人的預言。日本的要人們都有這種表

示——日本的外交和軍部人員，滿鐵當局，甚至連朝鮮總督宇垣皆允許記者們直接的引述他的談話，他們的表示是並不吞吐隱約的。

「中國必須改變她的滿洲政策，而且須立付實行，否則日本就立即採取積極行動。」

我從大連到哈爾濱，從瀋陽到漢城，訪問日本當局，他們對我談話的中心點，全是如上述一般的說法。從這上面，很可以明顯的看出，事態已達到爆發點了。

在電報裏，我打了許多最重要的資料給總社。總社並沒有叫我停止發這一類的電訊——可是在一個月後，紐約時報寄到的時候，我發現編輯先生們把我的電訊排在第十四版或是十六版的不重要地位。間或有一兩次電訊，根本就沒有登出。

這次我在滿洲視察，到九月一日方才竣事，於是我回到北平。那時張學良患傷寒重症新愈，住在醫院休養。我當即帶了我在滿洲所發的電稿副本去訪問他。

我對他講，「我此來給閣下看一些稿件，我並不是洩漏機密，因爲這些稿件已經在紐約時報發表了，此時在歐美，已成了周知的事實。倘使閣下的滿洲政策，不予革新，那末在今冬滋臨以前，您的滿洲江山，恐怕要不保了。閣下最好把這些事實子細地考慮一番，承認我報告的消息的準確性，然後再給我一個可發表的宣言稿件，說明閣下今後對滿所擬採取的步驟。您看這辦法如何?」

張學良聽了我的這番話，並沒有重視，在他或許以爲我是日本人收買的奸細。他對我談話時，神情十分閃鑠，於是我們的一席談話，便無結果而散。我從醫院裏出來的時候，矯首仰望故都的上空，正是秋陽耀目，我心裏冥想着，這次的危機將無從用適合的辦法，妥爲應付了，中國將不得不失掉了東北的一角!

我奉了社命，回轉上海，再由上海入京，雖則我的心裏非常着急，想要回到東北去。那時美飛行家林伯大佐正飛渡北太平洋，定於九月十八日左右到達南京。

在林伯夫婦的飛機，翩然降落於南京玄武湖水面的同日，南京就接到電報，日軍在瀋陽發生事變。我從南京的日本總領事館，証實了瀋陽事變的消息，但是他們向我確言，一俟情勢平靜下去，日軍就撤回南滿線。這時我離滿還不到一月，那裏的實情，我心中是雪亮的，所以退回南滿線的話，壓根兒我就不信。我急電紐約總社，要立時重返東北。

社方給我的答覆，很叫我失望，他們叮囑我，仍須專注林伯的消息。

我連連去電請求，社方的答覆總是一樣。我在南京住下了十一天，這時林伯夫婦正沿長江一帶飛行，勘察水災區域。那時我對於林伯夫婦，簡直是恨之刺骨。

最後返回東北，是在十月初間。我準備作一個相當長期的勾留。這時的情形，已經劇變了，一切的大權，均操於日本軍方之手。

一般人時常指摘駐英美和日內瓦的日本外交家有意欺騙友邦政府，把日方在滿洲的計劃和宗旨隱匿了起來，但是記者相信，當時駐瀋陽的一二十位歐美記者，是很可以出而替日本外交家，辯護一下的。

原來當時的軍部，完全抹煞了日本政府的其他部分，一味獨行其是。軍方的領袖，并沒有欺騙全世界的意思，他們對於外國記者的談話，是赤裸裸的，絲毫沒有隱諱。時常我在本莊繁的司令部聽到了許多重要消息，當我去日本總領事館詢問外務省的意見時，却會遇見窘態。他們常對我說，「對不住的很，軍方實在沒有把這些消息告訴我們。」

雙方這種完全不合作的態度，結果使得日本政府在國外，博得了罵名，現在姑舉錦州一役，就是個顯著的例証。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遼寧省政府遷移到了錦州。張學良的軍隊，跨北寧路駐紮着。日方派了幾旅人開到錦州，但是在接觸之前，又把他們調回。於是日內瓦的日本代表，以及駐美日大使於答覆美國務卿史帝生詢問的時候，均聲明日本無意攻打錦州，也不越過長城以南。

我對於上述兩方面的聲明，就非常懷疑，雖然瀋陽的日本總領事館却堅持此說「必定是正確的」。所以我就去見本莊的參謀，舉此事相質。我說，我離開上海分社，已經約近三月了，我想去上海度耶誕節，打算元旦後再來，我此舉是否將失去視察錦州軍事的機會？

那位少年軍官說，要向本莊請示，定次日給我答覆。次日他果然如約答覆我道，「本莊將軍說，你不妨去上海，但是倘使我打電報叫你來時，你可就得急速動身。」

我於是回到上海。在十二月二十六那天，我接到了一個「即來」的電報。

在訂定輪船艙位後的四小時，我又接到一個電報，叫我「稍待」。十二月二十八日，那位日本軍官又給我一通電報，催我急去。二十九清晨，我便由上海乘輪，動身去大連，於三十一日下午到達，在由大連去瀋陽的南滿車中度過除夕。錦州的總攻擊，便於元旦日的下午開始。

我那時候相信，在華盛頓和日內瓦的日本外交代表的聲明，全是很誠實的，到現在，我仍然持着這種信念。不過在當時的日外務省，却沒有得着軍部高級當局的通知罷了。

至於今日的情形，却有些兩樣。現在日本政府各部，多少全是在軍部的指揮之下，已經獲得較大的和諧。現在軍部和外務省幾乎已經行動一致了，但是今後對於日本政策的聲明，如果仍有矛盾的情形發生，我仍舊是相信軍部發言人的。

日本軍部的發言人不僅是陳述日本對華意願的無上權威，就是對於中國的內政，也可以視作消息的來源。每一個在中國的日僑，全是日本官方的消息報告人。這些住在中國的日僑，以爲把一切巨細的新聞報告給領事和陸海軍軍官，是一種愛國的天職，他們有時也散布各種政治的謠諑。

無疑的，在中國人方面也有許多把消息通知日本的，其中有一些人是政府官吏，至於以輸入日本貨爲業的人們，拿消息供給日本，格外是無足爲奇的了。

除去上述以外，還有許多日本的軍官和外交人員在中國各地，從事視察。日本陸軍軍官和領事們舉行會議，更是尋常的事。

日本人專門調查中國各部分發生的事件，中國如有任何重大變動，很少會出乎日本人意料之外的。惟一的例外，便是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的幣制改革。日方對此，十分憤恚，所以以後有許久的時候，日本人總是堅持着，中國的試驗，必將失敗，但是迄現時止，它証明是成功了。

在前幾年，駐華的外國記者所感到的最大困難，並不在採訪，而在對付中國的新聞檢查員。這些檢查員是很笨拙的。他們沒有一定的標準，而施行檢查的情形，又非常秘密。

當我剛來中國的頭幾年，在各租界海電公司的所在地，並沒有新聞檢查員。如果一個外國記者在南京訪到一件好新聞，就可以到上海去拍發，不受檢查。倘使在北平訪到新聞，他也可以照樣的到天津去拍發。後來各海電公司和中國政府另訂新約，其中規定一切的電報須要經過華方的檢查，從此拍發新聞便多事了。

說到各海電公司，其中却有一個例外。日本在上海長崎間，設有一條專線。當初在訂約時，曾規定該局所發的電報，只以日文報爲限。

等到檢查問題發生後，日本堅決的拒絕華方派員駐局檢查。華方聲稱，如果日本拒絕，那末就要在吳淞口把電線截斷，日方的答覆是，那裏駐

有一艘日本軍艦，倘使華方損壞了日方的財產，那末日艦遇必要時，或將使用武力去阻止。結果，這條海線一直到現在止，仍然不受檢查。

因有這例外的情形，所以多年來歐美記者的新聞電，常受中國檢查員的扣留或是刪節，而日本訪員却可以自由發電。這種情形使得中國蒙受到很重大的損失，因爲某種新聞，經華方檢查員扣留後，日本的通訊社可以照他們的說法，把這新聞傳遍全世界，世界各國只好主要的憑日本人的觀點，而去判斷華事了。

尤其不堪的，是中國檢查員有許多次扣留了顯然於中國有利的消息，這不能不令人發生疑問。中國的每一愛國人士所願意在外國報紙披露的消息，而竟被扣留了，這雖然是最愚騃的人，也不會出此的。

上海以前的檢查制度，是很不健全的。關於新聞，甚麼該放，甚麼該扣，並沒有一致的意見或標準。甲海電公司可以全文拍發的電文，在乙公司或將被一部刪節，或是竟然完全扣發。檢查員不但行使刪節權，有時還在電文中隨意加字，如在滿洲國前加上「僞」字，在溥儀的名字前，加上「傀儡」的字樣，這增加的字的電費，也須發電人惠鈔。

當張作霖在北京的時代，關於檢查的事件，曾經鬧過一個大笑話。

某天清晨六時半，有一位少年軍官奉命分訪駐平的外國記者，請他們在清晨九時聽取張作霖的談話。

屆時大家全如約前往。在等待兩小時後，張作霖跑出來了。他發表了幾段在當時很被國外重視的談話。他希望各外國記者，能把他的談話內容，全文拍發。

當天各外國記者全在很忙的撰發長文電稿。

誰知這些電稿却被張作霖自己的檢查員，完全扣下了。第二天發生了一件轟動的事件。那位檢查員因爲過於審愼，被張作霖把腦袋給砍了。新派的檢查員因前車之鑒，爲要保全腦袋起見，在某一個時期中，對於一切的新聞電，全放行無阻了。

無論在那裏，賄賂公務員是要負刑事上的責任。有一次，我曾犯過這個罪，但是在現時回想起來，此舉依然是很爲値得。

事件的發生，是在一九二八年五月，那是在我視察濟南慘案回到青島以後。

我在火車裏費了一整天的光陰，在敘述我所目擊的濟南戰事。全稿長約四千字。

到達青島是星期六的晚上十時。那時天又熱，身上又髒，在飢渴疲乏交迫之下，我直趨青島電報局。

一位瘦弱的，骨細如柴的職員，拿起了我的電文閱看了一下。在看完第二頁以後，他抬起頭來對我講，他就是主任檢查員，他對於這電文，認爲是不能通過。

我說，「好吧，你把電稿交給我。明天清晨有輪船去大連，我到那裏去拍發。」

他遲疑了一下，低聲的對我講：

「這電稿是不能通過的。它妨碍中國的體面。而且電文太長，現在時間又太晚。況且——他的聲音低得幾乎叫我聽不出——我們已經約有三個月沒有發薪了。」

「讓我到你的辦公室去談一談」，我說，這時我因爲太疲倦，再顧不得甚麼禮貌了。

「你究竟要多少錢？」我突然的問。

「四百元。」

我們談判了好久，最後以一百二十元成議。爲了交欵，我特地把旅館的經理，從床上叫了起來。

第二天早晨，我走到那檢查員的辦公室裏，看他究竟把我的電文發出

沒有。我很怕他把錢下了腰包，却把電文擱起。

我看見他正坐在自己的辦公室，把我的電文，放在面前，旁邊還有幾份手寫的稿件。一份是我的電文原稿的複寫，我後來才知道，另外還有它的中日文的譯稿。我問他原稿爲什麼還用複寫？他臉上紅了起來，似乎很忸怩的樣子告訴我，說這個只是爲了政府的參考起見。

後來，眞相是被我查明了。那位檢查員在星期六晚上，果然把我那四千字的電稿全文發出，但是在星期日，他却去見那沒有去濟南的美聯社，曼哲斯特衞報等各外國訪員，打算把我的稿子賣給他們。結果他完全遇見碰壁。

但是日本記者却沒有歐美記者那樣守新聞的道德。他把我的四千字的稿子，賣給了一個日本通訊社，得到了很大的一筆欵子。到星期一，我的長文電稿，「紐約時報」的財產，竟在許多日本國內的報紙上發表了。

自從一九三五年底，這上述的檢查制的畸形狀態，大半已不存在。蔣委員長夫婦親自注意到這個問題，他們很明白以前的制度於中國有害，并且足以鼓勵新聞的走私。

現在檢查的制度是仍然存在的，但是它却變成寬大的，有效率的，理智的和整齊劃一了。在上海主持新聞檢查事務的是董顯光氏，他是從紐約哥命比亞大學的新聞科卒業，以前曾經在北方辦過很好的華文報紙，對於新聞事業，極有經驗。

在新的制度下，如果有什麼新聞要删扣的話，董氏常通知那發電的記者，說明删扣的原因。從前檢查員的姓名是無從知道的，也沒法和他們接洽，他們所受的是何方的命令，也拒絕宣布。至於董氏却有時還代外國記者糾正電文中的錯誤，并且很不憚煩地，和發電人在電話中商量詞句應該怎麼改正，然後再把電文發出。

報告中國的新聞，很容易把記者個人的成見，攙雜在內。一個「死硬派」的外國記者會認中國的情勢，完全無望，還有人竟然承認日本的侵略中國，是十分合理，另有一班人却在心理上和情感上，抱着一腔的義憤，以爲中國不能從外力的壓迫，得到解放，以便於締造她本身的幸運。

進步派的外國記者，對於中國每五百英里的公路完成，會感到非常的愉快，而悲觀派却只注意到還有廣大的區域，一點道路也沒有。同情左傾的記者常不滿於中央，而抱憾蘇俄勢力的衰微，比較保守的人則認蔣介石將軍是中國唯一救主，足以担當復興國家的重任。

但是對於一位能屛除極端偏見，愛護中國和中國人民的觀察者，在遠東盡報道的職責，確是一種再有興趣沒有的職務。

在兩大重要方面，中國全有很明顯的進步，在這兩種進程達到一個交合點的時候，那就一定要發生龐大的衝突，結果將上演一齣在歷史上占有根本重要性的大時代的戲劇。

中國對於政治，軍事和民族的統一，正在進步途中。同時在教育，公路與鐵道的敷築，軍備現代化，以及脫離一切外力統治，而欲達到絕對獨立的意願的普遍與深刻化的種種方面，也有同樣的進步。

但是目前日本也正在猛進着，要在中國作領土的擴張，要伸展她的政治和商業的勢力，並且計劃着開發中國最重要的資源。

時機現在已很迫切的滾來，要求中國決定是否甘作一頭羔羊，馴伏地躺在獅子的旁邊——不管獅子的胃口時常總是很强的——或是她願意干冒殲滅的危險，去和獅子一鬥，雖則她在體力和軍力上，還沒有完成準備。

一位駐華外國記者日常的工作，無非是報告一些關於戰亂和水旱災祲的消息，但是驚心動魄的冒險，也未嘗沒有，據我個人的經驗其中最使人不能忘掉的一幕，當推一九三二年（民二十一年）一二八的滬變。

那一年的一月，我正在滿洲。在二十二的那天，我所認識的一些日本軍官們開始談到上海的情勢，認爲非常嚴重，一般恐怖的空氣，不斷傳來。我問他們，倘使眞正的危機，就在目前，我是否最好就回到上海。他們的回答是支吾其詞的，他們說，滿洲暫時大概不會出甚麼轟動的事件——我對於這一個暗示，立刻便明白了。

從大連到上海的海程是四十八小時。我搭乘了一艘日本小海輪，我們在船中，幾乎每小時全接到緊張的報告，在小輪開抵黃浦江的時候，我焦急得簡直像一只熱鍋上的螞蟻，我登岸的時候，正是一月二十五的黃昏時分。第一引人注意的，就是我們的小輪，停泊在兩艘日本的驅逐艦當中。

事件的發展，迅速異常。當二十七號的夜間，駐滬日本總領事向上海市長提出了若干要求，限他須在二十四小時內，無條件接受。

一月二十八日晚間八鐘，我正在匆匆地進晚餐，忽然電話鈴響了。「好了，一切全解決了」，一位美國高級的外交人員用很輕快的聲調對我說。

「不，三小時後事件便要發動的」，我答。

「你可知道，日本的要求，市長已經完全接受了？」

「是，這個我知道，但是今晚十一時仍然是要開火，」我堅決地說。

「可是阿朋，你千萬別把這種恐怖風說，打到紐約去。日本總領事剛在一小時前，到這裏來訪我，他對我確說，他是完全滿意了，危機已經確定的過去。」

「剛在一小時前」，我反駁他說，「我曾經在日本旗艦上和鹽澤喝威斯忌蘇打，他親自告訴我說，日本陸戰隊準備今晚十一時開入閘北。」

讀者們，這又是日本外交官和軍事首領談話矛盾的一例。這一次，海軍軍官的話又說對了，正如在滿洲事件中日本軍官說話的準確一樣。

那位美國高級外交官在電話裏給我的最後警告是：「不要鹵莽，也不必恐怖」，而我對他的答覆却是，請聽今夜十一時後的槍聲。

據日本海軍將領對我的說法是，縱令上海市長接受了日本的一切要求，但是閘北仍然還有危險情勢存在，那裏住家和商店的日僑，大約有六千人之衆。

他說，「閘北的中國警察因爲害怕，已經棄了崗位逃走。所以我要派陸戰隊在今晚十一時開入，維持治安，和保護日僑的生命財產。」

一月二十八日晚，日本海軍陸戰隊果然準時開入了閘北，但是他們到了三月初間，方才能占領那地方。在那時候，被飛機大砲，和機關槍等等打死的人，已經有三萬之衆，而財產被焚燬的，又何止幾千萬。

當晚十時半鐘，我把敘述一般情勢的電文，已經起草完竣，拍往紐約。到十一時，把外衣和帽子穿戴齊整，伏在我那公寓的七層樓上餐堂的窗口，專等第一聲槍聲的響亮。我的汽車已停在下面道旁，專等我前往任何出事的地點。到十一時另五分正，我聽得第一聲的槍響，開離我的公寓，只有六所大廈的遠近。

一二八事件發生後，世界各國的名記者，紛紛趕到了遠東，但是其中也有許多的黃色記者在內，他們專門造出許多聳動的消息，使得正確的報道，反受到莫大的影響。

在幾月前在滿洲，也有同樣的情形發生。有些外國記者先生們，安住在瀋陽太和旅館裏，他們足跡所經的地方，最遠不過是距離不多門而的瀋陽俱樂部的酒吧間，但是他們却造出許多新聞，敘述他們在西北數百里外，在嫩江戰壕裏如何受那零下若干度嚴冷天氣的艱苦。不過那種報道，比較有幾位記者在上海所編造的新聞，還要算是準確多多呢。

那些發往美國的胡謅新聞中，有一條特別令我不能忘却。據那電訊說

，日本海軍大將鹽澤因爲閘北戰事失敗，已於某日下午五時在他的旗船甲板上，切腹自殺了。恰巧那天下午五六時間，我們在鹽澤的旗艦上受他的招待，所以這種謠傳的正確與否，我們更不須費時間去證實了。

在滬戰期中，有兩件事我可以把它記下來，這是在我駐華的十年期間，所最不能忘的經驗。

第一件事的發生，是在一月二十九日的拂曉，戰事已經發動了六小時餘。那時我正在北四川路北端，鄰近閘北的地點，距日軍所設的鐵絲網只有半間大廈的遠近。在凄風苦雨的銀色天空中，突然有一架日機，溯着黃浦江隆隆飛來。

在街頭站着的我們一羣中，有臉上現呈驚怖憤恨之色的中國人，有猙獰擴悍的日本人，也有爲好奇心所引而莫明其妙的外國僑民，此外就是三位新聞記者。

我們三人中有一位說，日本飛機要轟炸北站了。

我强調地說，「我不相信，這日機不過是從事偵察罷了。」

這時天色愈見陰沈，那日機飛得很低，輪廓格外看的清楚了。在仍然完全不相信的當中，我看見一件卵形的物事，從機上落下，慢慢的斜落在遠處的屋頂上。這一聲炸彈的響亮，從中國海岸引起了全世界的回響。在這有六十萬居民，毫無國防設備的大城市中，居然遭受空中轟炸的亘刦了！

第二件可記憶的事，發生在三日以後。在戰事發作之前，我曾經約了四位中國朋友在我的公寓裏吃飯，他們全是青年，服務於政府的各機關裏的。

我們正喝完第一道湯，又有一陣隆隆的機聲，從黃浦江下游傳來了，我和大家一言不發地全奔出餐室，跑上了屋頂。

這次飛來的日機，不像平時的只有三四只，它們總共竟多至二十二架，由浦江飛經公共租界的上空，其中有幾架，像箭一般地直飛往那毫無防備的閘北。

但是這一次我却不再瞧那轟炸的慘劇了。我乘着我的那四位中國朋友瞧看天空的時候，注視他們面部的表情。震動，靜默的切齒，看了一次，包管你永久不忘。我凝神注視着中國朋友們眼中所吐的火燄，反覺得那鎮天價的轟炸聲，微弱得不足道了。

關於阿朋

以上所刊的「十年回憶」*Ten Years in the Orient* 一文作者阿朋氏 *Hallett Abend* 自一九二七年起即任紐約時報的駐華記者，在蔣夫人的西安事變回憶錄中，也曾經提到他，這名字對於國人，想不致於十分生疎的。

阿氏早年曾在史丹福大學肄業三年，嗣即在美國西北部華盛頓州的斯普甘 *Spokane* 地方充任新聞記者。

做了七年新聞記者以後，阿氏赴挨達荷州某城，充當一位銀行職員。據他自己說，他是一個軟心的人。當他看見窮人向銀行借欵而遭拒絕時，他心中着實不忍。他時常寫着匿名信，寄一些欵子給窮人們，於是把他的一些薪，給花完了。

阿氏以後又遷徙到英屬哥崙比亞的荒地去，做一位墾荒的農夫。他自己建造了一座木屋，在兩年中，念完了二千册書籍。但是他是一位念書人，對於漁獵的經驗也許有些，耕稼却不是他所擅長，後來因爲破產關係，他便重入新聞界。



阿朋氏

他這一次去到檀香山，從一九一五年三月到翌年的三月充任「明星公報」的本市版編輯。以後又回到挨達荷，担任該地某報的經理，直到一九二〇年爲止。此後他又漂泊到加州，担任電影欄的編者。在加州的六年中，他時常寫作文藝的稿件，刊登各小說雜誌上。迄一九二六年春始來華。

來華以後，阿氏首任北京英文導報的編輯。在他將束裝返美的前夕，忽然又和紐約時報的代表訂約，充任該報駐華記者。一九三〇年回美時，他才首次有機會到紐約的總社觀光。在歐美駐華記者中，他現時已經成功了一位遠東問題的權威。他的著作有 *Tortured China*，一九三〇年出版，和 *Can China Survive?*，一九三六年出版，後一書係氏與紐約時報駐滬記者 *Anthony J. Billinghem* 氏合著。

長江新著



再版出書

●每冊實價九角

（掛號郵費另加一角三分）

一九三六年中國曾遭三件大事：兩廣事件綏遠抗戰和西安事變。本書是綏遠抗戰和西安事變最詳確的記錄。也可以說是一九三六年中國政治史上最重要的文獻。對於中國國內民族問題，本書有獨特之見解。現在北方風雲緊急，蓋與去年經過息息相關，對於去歲我國政治演變過程之作者，洵不可不讀也。

總發行 大公報代辦部

上海福州路四三六號

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

特約經售

生活書店

大公報各地分館

全國各大書局



史事雜錄（八）

老長毛

咸豐帝與洪楊——太平新曆始於壬子二年說——西王蕭朝貴襲長沙陣亡——羅澤南自命国宗——洪楊據金陵前清廷所用之軍隊和軍餉——洪楊韋諸人祖父墳墓——武昌紀事著者陳徽言。

咸豐帝與洪楊

余前於故宮參閱滿清諸帝手寫佛經，字體書法，以康熙雍正二帝爲最，筆力遒健清朗，摹王而能神似，足見其天資魄力。其他諸帝字皆平平，惟咸豐字學歐，雖不算佳，然極剛毅，由字體可觀其性情。按咸豐一朝，對內如洪楊與捻黨，對外如英法聯軍，時雖困難，而皆取强硬政策，此於咸豐帝個性不無關係。自太平軍起後，當時大臣，上自受顧命之元老宰臣，下至負時望之名臣學士，一時誅戮殆盡，可謂有清以來最緊張時代。更可証明咸豐帝性情剛直，檢閱當時所下「上諭」，尤足概見。至帝所作「盼軍信詩」甚多，如元年辛亥七月二首云：「狠奔豕逐萬山中，負險紫荆（山名）必自窮，峽（豬仔峽）界雙峯抗難破，兵分五路銳齊攻。壯哉烏（蘭泰）向（榮）謀兼勇，嘉爾賽（尙阿）周（天爵）才濟忠，權有攸歸師可克，威揚邊徼重元戎。」又：「羅刼吾民堪浩歎，冥頑梗化罪難寬，因除巨憝武非黷，回思庸臣心可寒。默籲蒼天事機順，速望黔庶室家完，未能繼志空揮淚，七字增慚敢慰安。」此詩平庸，惟可見其關心軍務。末句後並附詳注云：「粵西自逆匪竄擾以來，前撫臣鄭祖琛，始失之庸懦無能，因循畏葸。繼之以李星沅，推諉粉飾，以致蟻屯蜂聚，日漸蔓延。爰持簡賽尙阿，馳往督剿，即能將山川險隘，賊勢負嵎實在情形，縷陳明晰。七月廿五日據奏：烏蘭泰攻擊新墟，向榮等分路進剿，大獲勝仗。又繪具紫荆山圖，並各屬剿賊稟報緣由。此股賊匪，自中平新寨，回竄紫荆山內花雷等處，前以新墟爲門戶，後以豬仔峽爲門戶。烏蘭泰謀定後戰，號令嚴明；向榮一路，應期攻剿，連破五寨，直抵豬仔峽。賽尙阿調度有方，事權歸一，所望即日攻破豬仔峽，並新墟捷報。現在民知愛兵，兵知衛將。撫臣鄒鳴鶴，辦理團練事宜，尤能使守望相助，衆志成城，壁

壘一新。士卒覺藻，擒渠掃穴，聚而殲旃。遂聽好音，彌殷焦盼。」是咸豐帝於當時之人事，地理，均極研究，而賽鄒等封疆大吏對於政府蒙蔽情形，亦於此可見。（按桂林獨秀峰題壁詩，第八首末二句云，「天邊更有飛來鶴，孤負君恩擬許隆」。自注云：鄒鳴鶴中丞，由府尹開府桂林，上御賜得詩有：「嘉爾賽鄒才濟忠」之句。即上詩第一首。）此外癸丑詣齋宮作，有：「閱報忽傳破賊營，感深隕涕愧交縈，大軍或可獲全捷，（尚未聞克復揚州）默禱皇穹惠下氓。」是年十二月十四日，有「喜雪用蘇軾題北臺壁韻」詩云：「傍晚飄蕭瓊蘂纖，昊恩感格憶精嚴，定知宿潤滋原隰，已報餘氛貰米鹽，（是日勝保報到賊匪窮蹙情形。）列戍披堅寒毳帳，下簾忍凍念茅檐，消兵豫敕應加奮，（勝保奏連日剿辦靜海，獨流，逆匪情形，諭令今年總期勦滅淨盡。勝保屢次督兵，擊賊奮勇，必能副朕委任之專。仰冀昊天垂佑，迅奏膚功，殷盼之餘，倍增寅感。）馬上飛綿點帽尖。」此詩不特平庸，且殊晦滯。又丙辰三月對雨詩，有「望歲心仍切，籌戎憂正殷。」（是日接閱文煜等奏報，瓜州逆匪竄出，兵多潰散，憤懣實深。）由上諸詩，均可見咸豐帝對當時負責諸人之觀察與期待。按自洪楊起後，不一年間，將帥數易，尤以負時望之重臣，幾誅黜殆盡，（滿人中如賽尚阿等，漢人中如徐廣縉等。）至後不得已，向榮以廣西提督，竟一躍而爲欽差大臣，蓋証明國中第一流人物，皆被洪楊之役而犧牲。至咸豐二年壬子十一月二十九日，下罪已及激勵將士詔，其立言頗有舊臣彫謝之感，如謂：「朕御宇三載，未能安輯四方，俾我民咸登衽席，深宮自省，豈止寢食不安。因思軍營將帥，及各督撫大員，皆先朝舊臣，留爲保我子孫黎民之用。際此時艱孔亟，宜如何同心協力，奠我蒼生，以輔朕之不逮。每閱軍報，至地方被害情形，朕心如擣。」又謂不惜數千百萬金帑，必將逆匪剿滅而後已。其所下當時疆吏大臣諸諭旨，每次均有「朕非不能執法之主」。處處皆表示其剛强之氣。惜所居時代，正當內憂外患之衝，雄才大略，不逮康乾。觀其後來重用曾胡，雖爲「歷史的教訓」使然，究有知人之明。今日吾人翻閱當時內閣文献，自洪楊起後，清廷指示各地方將帥軍事，政治策略，均極妥當，惟彼時軍，政，社會，過於腐敗，士不用命，無可挽回。故社會崩潰之由，清中葉君臣，（如嘉慶，道光，和珅，穆彰阿等）實應負其責也。

太平新曆始於壬子二年說

余前撰「太平天國曆法考」一文，主張太平天國雖有辛開元年，其新曆實創始實行於壬子二年，因其事實至爲明顯。近見郭廷以君「太平天國曆法考訂」，對於拙著，稍有異同，俟稍有暇，當爲辨証，茲先就實行於壬子一條而說明之。郭君以余謂「太平新曆」創始於壬子二年，乃以洪大全口

供：「（咸豐二年）二月十六日，是我們的曆書三月初一日的日子」一句爲鐵證，毫無疑義，殊嫌薄弱。實則郭君乃將余所舉「鐵證」忽略，按洪楊據永安州後，建號改元，大封諸王，典章制度，皆具規模。太平新曆創於永安，當然毫無疑義，惟洪楊據守永安之時間甚長，由咸豐元年閏八月初一日入城，直至咸豐二年二月十六日深夜始突圍北竄。而今日所見文獻，只有壬子二年者，且最有力証據，除大全口供外，當時天王詔令，末有「又八月時在永安」等字樣。考太平新曆無閏月，實即豐咸辛亥元年閏八月之舊，太平軍沿之稱「又八月」，其仍用陰曆，「毫無疑義」。又據咸豐二年二月十八日向榮奏報，中有：「此間（指永安州）春雨最多，淋漓不止，焦灼萬分。昨於（二年正月）二十八日弁兵檢回逆書一本，居然妄改正朔，實屬罪大惡極。臣惟有激勵將帥，誓必尅期剿滅，以靖妖氛。……」此奏殊足重視，所謂妄改正朔之逆書一本，當係壬子二年之太平曆本，惜未流傳。因其區域太狹，流布未廣，故今日所見太平新曆，最早者即癸好三年殘本。是其創始於壬子二年，更得有力反証，聊爲辨釋，不知郭君以爲然否？

蕭朝貴襲長沙陣亡

咸豐壬子二年七月，供楊由桂入湘，旋據郴州，裹脅甚衆。因勢力漸大，入粵入楚疑而不決，故駐郴極久。按郴州雖係湘南重鎮，距省尙遠，須經衡陽，衡山，湘潭等要地，始可到達。太平軍西王蕭朝貴，以洪楊久屯郴城，性急不耐，主直趨長沙。洪楊不可，朝貴乃自率偏師，由安仁，攸縣小路至醴陵，以襲長沙，而洪楊大隊猶駐郴州莫決進止也。按朝貴本太平悍將，惟所率勁旅不多，以致攻城不克，後援不繼，遂中礮陣亡。是役除西王外，大將有李開芳，林鳳祥等，亦當時驍將，即後來帥師北伐者也。而忠王李秀成此時尙爲士卒，亦從林李攻長，據其口供記此役云：「打永明，破江華縣，招得湖南道州，江華，永明之衆，足有二萬之數。復移師到郴州，亦招二三萬衆，茶陵州亦得數千。西王蕭朝貴帶李開芳，林鳳祥等來打長沙，此時我爲兵，尙未任事。西王到長沙攻打，那時天王同東王尙在郴州。西王在長沙南門外中礮身死後，李開芳具稟回郴，天王同東王移營來長沙，攻打數十日未成功，連開地道數處，放倒長沙大城，我兵不能湧進。我朝軍中有糧而無油鹽可食，是以攻城未就。……」蓋西王敗亡後，洪楊始率大隊應援，洪楊駐郴情形，據（咸豐二年八月十二日）賽尙阿奏：「查逆首仍踞郴州，永興，興甯，安仁，各地土匪，勾合起應。」（八月廿三日）又云：「郴州大夥，尙踞州城，永興亦尙有賊踞，據郴州本地紳民，暨各營探報，逆首洪秀全現踞城內州衙，楊秀清現居考棚，各有打手數百防護。」而是年冬曾國藩奉命練團，其討「粵匪檄」中，亦有：「粵匪焚郴州之學宮，燬宣聖之木主

，十晳兩廡，猥藉滿地」等語。上皆洪楊在郴之資料，可供掌故之參考。惟朝貴兵抵長沙，係七月二十八日，乃八月下旬，洪楊猶在郴州？當時朝貴襲攻長沙，本屬冒險深入，而守土清吏，紛紛夸大宣傳。其初至省城時日與情勢，（咸豐二年八月初八日）鮑起豹奏報云：「該匪自出道州，久有分路撲省之謠，正在調撥官兵，突聞安仁，攸縣於(七月)十八九等日失守，賊即轉竄醴陵。至二十八日晨刻，猝至省城，偪近南門外妙高峯駐紮。臣當即登陴，與該匪相持兩時之久，復運大砲於南城魁星樓上。賊向大西門，小西門一帶潛行，及東南鼇山廟等處分駐。查探現到城匪土匪已有萬人，尚有大股在後，湖南省城防務，兵勇甚單。……」起豹十一日又奏云：「該匪麕集南門外之金鷄橋，並瀏陽門外之校場，時復游弋小西門等處，人數甚衆，晝夜環攻。」按太平軍駐於城南民房，偪城猛攻，卒因清將向榮，江忠源等勁旅來援，省城得保無恙。忠王供詞，謂用大砲攻城並挖地道。據羅繞典八月十七日奏，謂：「該匪連日攻城，敢於南門開挖地道，豫裝火藥，臣等飭兵將藥桶焚燒。初五日，該匪復用大砲對城轟擊，將南門城垜打去數尺，該匪愈來愈衆，乘勢撲城。時甚危殆。」又云：「現在碧湘街，鼓樓門，西湖橋，金鷄橋一帶民房，均爲賊踞，黨與甚夥。老龍潭，白沙井各處，均建高臺，其地若安大砲，則城中殊爲可慮。惟有設法先燬砲臺，繼焚民房，使彼無地自容。」太平軍兵事之長，每至地，無論攻守，皆高壘深濠以自衛，並據形勝以制敵。故朝貴雖以偏師，在省垣城外，與清軍亦相持至二旬之久。朝貴中砲陣亡之時日，今日各書均未記載，其中砲原因，因服飾特殊，且執旗督戰，遂爲清軍注目耳。（二年九月四日）張亮基奏：「據生擒賊匪供稱，僞西王於（八月）十二日出探地勢，被我兵砲傷左肩，傷重未愈。」所云傷，惟不知是否即死？洪楊大隊援兵何日至省，賽尙阿奏（月初二日）只云：「探聞郴州大股逆匪，因聞長沙賊匪，次被創，已由小路，竄往省城。」又云：「據獲賊供稱：太平王洪秀泉，僞東王楊秀清兩賊首已在前隊，此係中隊後隊爲官軍擊敗，想必退回等語。」相傳洪楊至長沙城外清軍援兵已集，屢攻不克，乃禮葬朝貴而去。至後清軍偵後復焚其屍，據（咸豐三年正月初三日）徐廣縉張亮基奏：「蕭朝貴一犯，係賊中著名兇悍首逆，僞號西王。據擒供稱，該逆遇戰當先，匪黨均聽其指揮。屢次攻陷城垣，屬罪大惡極。此次在南城外，執旗督陣時，已被官兵轟斃臣等未敢遽信，賊竄後，復率獲賊黨羅五，姜華國等六犯逐一詢詰，僉供蕭朝貴實已中礮斃命，屍首現埋老龍潭地。問其面貌，年歲，衣服，言之確鑿，當委長沙府知府倉恬到老龍潭起出逆屍，與該犯等所供，一一吻合。適致祭亡將士，即將羅五等六犯剜心致祭。並將蕭朝貴屍首驗明剉，以慰忠魂。』關於朝貴之下文與結局，大致如此。傳貴攻長沙不克時，曾遣使告洪楊求援，秀全擬全隊離郴進，秀清以朝貴性情强悍，欲使稍挫其鋒，致有陣亡之敗。係傳聞之詞，要亦足以備一說也。

（未完）



粤客談咸豐七年國恥（五）

篠園

十一月朔，有舌人吳某來告，明日有英船兩艘入省河鷄鴨滘（地名）携其公使照會送來，船揷白旗，示無戰意，請派員往見。名琛派南海縣丞許文深往，兩船白旗，果如其言，英官來者爲威妥瑪，其一則法船也，船長爲卑某。威等與許，以禮相見。將照會交付後，啓碇而去。前此進攻者惟英人，至此法人又加入。照會中要求四事，（一）入城與總督相見，（二）索河南地闢作租界，（三）賠償被毀洋房及貨物，（四）從速回復通商狀况，語頗傲慢。名琛答以通商而外，概不能從。初三日以後，英法兩國兵船，陸續入省河，在河南登岸，奪民房以居，開始成聯軍之勢。近河居民，紛紛驚竄。官紳入謁告急，名琛仍從容如平常。曰彼何能爲，不過以虛聲恫嚇我耳，張同雲在彼，動靜我先知之，彼勢已窮蹙。同雲者亦舌人，名琛所倚任，賴以諷敵。其實同雲受敵厚賂，轉刺取名琛動作報敵。而所告名琛者，皆誑語也。衆皆言其叵測，宜逐之，名琛不之聽，日後全局終敗於同雲之手。司道於英法聯軍到後，環懇增兵或召集民團均不許。固請，即憤然曰，誰增兵，誰給餉，爾等可少安，過半月後，定無事矣，此葢扶乩語也。先是某巨公以理學負時望，恒謂粤民不可用，且云當大事，宜澹定，名琛夙敬其人，又扶乩祈籤亦與某公言合，故信之益堅。或曰，扶乩者正陰受敵賄，乩語皆敵敎之。而新聞紙更僞造英兵在印度孟咯喇等處戰敗，無力兼顧遠東。名琛更信之不疑，致以是形諸奏牘，（案是時清廷上諭反有云所稱該國有孟咯喇等國與之搆釁，不能添兵來援，無論傳聞未可盡信，即是實有其事，而事平之後，豈不慮其稱兵報復，從前林則徐誤聽人言，謂英吉利無能爲役，不妨懾以兵威，致開釁端，迨定海失後，即束手無策，前車之鑒，不可不知等語。足見當國者之尙能重視外患，識解較勝名琛一籌）。絕不悟爲被紿也。十一月朔以後，礮日夜發，無已時，彈所及，輒火起，府縣出示令居民去篷廠，毋蓄引火物，多儲水以備。十八日夜，礮未發，西關忽起

火，焚美法兩國人寓舍幾盡。次日午後，延及英人所居，風勁火熾，亦悉燼之。昔所稱十三洋行者，至是成爲焦土矣。各外僑失所居，乃以船爲家，頗疑火起由居民所爲，於是遣兵登岸，焚西濠沿河民居店肆亦數千家以報。然自是日後，敵兵在陸地者，悉退屯海珠，（案海珠在珠江之江心）不復攻城矣。二十六日，諸船又退泊大黃滘，陸戰隊則屯於滘旁之車歪砲臺。閱時約五易月，烽煙頓息，在休戰狀態中。聞爾時英國政情，恰生變化，首相巴米斯頓，藉口於「阿羅」號事件，指爲侮辱國旗，架設大題目，以鼓動人心，主戰最力，謂非對此野蠻人大施撻伐不可。上院名流，雖有反對，但佔少數。惟下院之非戰論者，竟制十七名之多數。巴氏不得已，解散議會，訴諸輿論，行新選舉，果得主戰派多數，而巴氏之方針乃得實行。休戰數月，其原因即在此。彼昏憒之名琛，烏從知之，且以爲英人悔罪斂跡，其時正有防禦英夷獲勝等章摺，聯翩而上，且云英國主實厭兵，（首相巴氏正激昂主戰勵行舉國一致之時，而彼獨云英國主厭兵，顯受奸人矇蔽，可哂實可憐也，）粵事皆新使額羅金所爲，臣始終堅持，彼勢窮終當帖服。清廷雖屢戒勿輕視，然以其自信力甚足，姑亦從而褒勉之。孰料此密雲不雨之中，正英法兩方，加緊合以謀我。是年法國有傳教士數名，在廣西某縣被戕害，法人以保僑爲名，方開嚴重談判，名琛無以應，法人正憤甚。英人從旁挑撥，故連雞之勢遂成。此不特肇七年之變。即十年聯軍破京津，城下之盟，種種奇恥大辱，亦於此時導之先路也。嗚呼，昏庸誤國，豈勝痛哉。（未完）



讀「塞上行」

吳安

著者：長江
出版者：上海大公報館　每冊實價九角

初看到「塞上行」這樣一個題目，以為它是一個長詩的篇名；尤其是這富有中古黯澹意味的「塞上」兩字，總令人悠然地想起許多唐代的邊塞詩人，和那許多悲壯而又荒涼的詩句。長江君的「塞上行」雖不是一首詩，但這約摸三百四十頁的一冊遊記裏，卻滿含着詩的意境——這裏有古戰場的憑弔，有今戰場的謳歌；有遊子思歸的悲感，有男兒報國的雄懷；有長林的落日，有大漠的流星；有迎風試馬的蒙古少年，有帶月乘駝的邊城商賈……凡是塞外最震人心絃，最令人神往的風物與感情，這裏都有極沉重，極篤實的描寫。長江君的筆緻是有着搖人神魄之力量的，讀他寫作的時候，更其能加深讀者的詩之敏感。

然而「塞上行」的價值，並不在于它是一本富于詩意的遊記。它的價值是提供問題，也提供問題的解答；而且在有意無意之間，又到處可以看出作者明淨思想的流露。我以為「塞上行」的眞價值就寄託在這些上面。即作者自己，似乎也未嘗于文字上刻意求好，他只是沈厚地寫，讓讀者沈厚地感到他所提供問題的嚴重。

「塞上行」提供的問題大概是三方面的：一是邊塞的民族問題，二是對外的抗戰問題，三是對內的政治問題。關于後二者，今日略知時事的人，都明白它們之間有着密切的關聯，因為幾年來的政爭，差不多每次都以對外問題為口實。不過對于第一第二兩問題之間的關係，卻很少有人注意。東四省淪陷以後，日本的勢力由東蒙而西蒙，着着挑動其所謂「民族自決」的政策。一般人看着德王的背國，蒙偽的僭竊，乃至大元帝國的醞釀，不是痛恨日本謀我之惡毒，便嘆惜蒙古同胞叛棄祖國的無良。從未有人明白指出這其間的因果關聯，進而求得問題的合理解決。長江君親歷邊荒，橫貫戈壁，在政治經濟的各方面，發現邊塞間民族關係的機微，以為邊塞民族之所以甘為人用，拿自己的血肉之軀，來破壞自己祖宗廬墓所在的祖國，這其間實有它必然的客觀的背景。頁二〇九云：

「……從前綏東四旗地方……即為東四旗蒙古人民遊牧之所。經漢族自然移民的結果，土地逐漸開墾，農業趕走了牧畜，而由口內外延的商業勢力，久已執了蒙古的經濟大權。其後設治，劃縣，建省等政治設施，相繼而至。經濟政治雙重擴張之下，蒙古民族一面逐漸同化，一面退聚一二山凹艸澤，略維故風……」

這幾句簡單而中肯的叙述，很明顯地表現今日邊塞間蒙漢兩民族的關係。蒙古生產方式以及政治設施的進步，並非蒙古民族自我努力的結果，相反的，他們是被驅斥，被同化，在漢族勢力的加速膨脹之下，維持他們落後的生活，在民族關係沒有極度調融的現在，對于這種情形，有知識，有才氣的蒙古人，自然會感到民族沒有出路的苦悶。長江君于本書第二一〇頁中云：

關于蒙古的放墾問題，是蒙漢間重要糾紛之一。德王所領導的自治運動，……放墾問題也是號召蒙族的一個有力口號，就是反對繼續放墾。初聽這個口號，我們深覺蒙古同胞此種請求之不通……殊不知問題關鍵，並不在此。蒙人所要求者，乃以蒙古民族利益爲中心，自我進化，而不同意於漢族膨脹式的放墾也。正如中國並不反對由農業經濟進入工商業經濟，中國所爭執者爲中國之工商業化，只能在中國自己支配之，進行之。蓋不如此，中國之工商業化，適成爲殖民地化，而中國人將不能得工商業化之利益，而反蒙其災害。……」

長江君精闢的論斷和確切的比方，眞令人瞿然覺醒。對於蒙古初期的自治運動，我們不能單以道德的尺度衡量一切。在政治經濟方面，甚至于社會教育以及宗教的各方面，我們應該自省，我們並沒有以平等的眼光來給予蒙古民族以有利的提攜。在以前的狹義民族主義時代，滿清用愚民的宗教政策來削弱蒙古（二二——二一三頁），固無論矣。而自民國以來，雖中山先生盛倡扶持國內的弱小民族，但其結果，亦僅于設立一個蒙藏委員會，仍舊沿習以往的羈縻喇嘛與王公的政策而已。馴至一位青年有爲的額旗調查員，眼看着敵人在西蒙王公左右的活躍，要從中央得到點具體的指示，和援助，竟亦不可得（九五——九九頁）。我們以這樣的邊疆政策來控制這樣遼闊的邊陲和這樣散處的民族，則其結果敗壞，亦何待言。長江君於謳歌百靈廟的勝利以後，隨即沉痛的寫道：「我們不要忘了這次戰爭主要的對象，是被利用的蒙古同胞，我們固然很爲他們可惜，同時當責備我們過去民族政策之無方。自已家裏人跟着外人跑，當然主持家務者有不當的責任。」（一七頁）我寫到「蒙古同胞」四字，不禁有一股莫名的哀傷，刺痛在心之深處。現在我們的國家正在向統一與建設之途邁進，對於這樣嚴重而又錯誤很久了的民族問題，應該立即予以有效的糾正。

長江君並沒有忘記了給我們擬具一個解決問題的原則，本書第三四頁云：「吾人主張，今後宜變消極的防範政策爲積極的團結政策，變削弱同化的政策爲扶持發展的政策。除邊疆各民族之武力，外交與有關國家之經濟須絕對統一於中央外，當以全力扶助邊民作飛躍的進步。亟須幫助其經濟之發展，培植新興人才，以代替腐敗之王公制度，灌輸科學教育，以減輕宗教的毒害，使邊地民族迎頭赶上近代民族之水準，而爲光華燦爛之中華民族作成優秀的成員。如此則各民族與漢族感情融和，外人欲挑撥亦無可能。……」身歷塞外撰作遊記者亦大有其人矣，然而于國命絕續之交，能具有開明的眼光與透闢的見解者，舍「塞上行」一書實未多見。吾人于長江君之深謀遠慮，誠不得不致其衷忱之敬仰矣。

關于對外的抗戰問題，長江君也給我們不少觸目驚心的報告。在「百靈廟戰後行」的一章裏，他告訴我們敵人在滿蒙的諜報網是怎樣怎樣地開展，敵人對我們軍隊的內容，作戰的能力，飛機場的修築，營房的建造，以及其他一切軍事的機密怎樣怎樣地調査。他說「這一類的文件，簡直讀不勝讀，不過越讀越令人不安！」（一八八—一八九頁）在「額旗風雲」一節裏，他又告訴我們日本特務機關是怎樣地利用「反回」「反蘇」的口號來挑動蒙人，日本的軍用汽車是怎樣地在西蒙屯積大批的軍實，日本的偵察隊對我國前往西蒙旅行的人又是怎樣地監視與壓迫……（一〇七—一一二頁）我們一行一行地讀過，心裏跟着一步一步的緊張，同時，也明瞭我們國家民族的命運已一天一天接近「最後的關頭」。我們假如不想生存則已，如想生存，則對于日本勢力之深入核心，即不能熟視無睹，也即不能不下抗戰的決心。本書第十六頁云：「大家一致的信念是爲生存而戰爭。不戰必亡，戰或可生；與其坐而待亡，孰若抗戰求生。」這如何堅決，如使正確的態度！長江君之所以有這樣確實不移的言論，完全是由他親身痛苦的體驗和考察中來的。

提起抗戰，穩健論者往往以物質準備不够爲避免戰爭的唯一理由。戰

爭之有恃于物力的充實，我們自然不能否認。但一味地迷信物力，而忽略戰爭的精神條件，也不免于偏頗。長江君述百靈廟之戰云：「從戰爭條件上研究，我們遠比對方爲差：以徒步疲勞之兵，當驕逸之馬；僅果腹之備，當山積之糧；涉平荒之地，以攻環抱之險；以相等之兵力，以襲有備之敵。」（一四頁）然而總攻之令既下，「士兵出發，即彼此互相傳述，到百靈廟喝水。」「指揮官則徒步而前，置生死于度外，視彈雨如無睹；于是士氣大振，裹創而前……四面部隊乘勢突進……繼續衝鋒……造成此次抗戰中第一次光榮紀錄。」這種士氣，這種精神，這種在高壓下而起的抗力，使長江君不得不相信「戰爭心理對于戰爭勝敗的關係，遠過物質的裝備……我們的戰爭心理早已得勝，確有日俄戰爭時日本國民方面的心理狀態。勝利一定有把握，只要我們決心戰爭！」迷信物質力超于一切的人們，請聚精凝神地讀讀這些字句，這就是「懦夫讀之可以立」的文章！

然而現代戰爭是整個民族的戰爭，它有待于團結，有待于內部矛盾的消除。這次綏戰之所獲得勝利，一面固由於我士氣之充奮，而中央與地方力量之能在共同計劃之下使用，也是一個決定的因素。長江君看到前線中央軍歡迎廣西人民慰勞的代表，因而感到一種興奮感到一種全國抗戰情緒的交融，這正說明了戰爭和民族團結的契機。西安事變以後，他看到的不是這種熱烈的現象了。他耳目所接的是彭毓斌師長徘徊頓足的悲嘆，湯恩伯軍長一夜之間憔悴了的面容，王仲廉師長部下哀聲動地的放聲號哭（頁一九——二二）——這些初次告捷的軍人的沮喪，從反面映出他「抗敵必須先有國內統一」的信條；沒有團結的局部抗戰只有走上淞滬戰役和長城戰役覆轍而已。

復次，講到對內的政治問題，我們得論及聳動全世的西安事變。西安事變是中國今日統一局面的一大樞紐。當事變在演進中時，因爲電信的梗塞，以及新聞統制的嚴格，我們局外人除就表面觀察，加以可能的推論而外，無由詳悉局內的細情。長江君彼時，遠在綏遠，爲了要洞澈內容，他不辭艱險地假道寧夏飛向蘭州。更由蘭州東進，越過幾重敵對軍隊的警戒綫，把生命抓在手掌裏，憑着點服務的熱誠，投入當日火山口的西安。他這勇敢並未虛拋，他的收穫便是今日呈于吾人眼前的「動盪中的西北大局」（頁二四——二九）「西北近影」（頁二三三——二七八）和「陝北之行」（頁三一一——三三〇）的幾篇短文。

從這幾篇短文裏，我們已能得到西安事變以及中國今後政局扼要的了解。西安事變不是一個尋常的叛變，它是中國潛在的政治力量和思想的總爆發。長江君先從發動這次事變的主力東北軍分析入手，他從東北軍主觀的「回老家去」的心理，說到客觀的綏戰之刺激和共黨民族聯合戰線的宣傳。東北軍下級幹部「對政治問題的態度，非常堅決，他們不贊成以個人觀念解決時局。對于國民政府和蔣委員長個人，確不反對，他們盼望蔣委員長能更深切的了解下級的心理，更健全的來策劃全局。他們的情緒，又表現爲另一種的真誠。」（頁二六四）不過在蔣委員長出陝以後，一般的少壯軍人未能把握西安事變在促進國內統一上的意義，以爲非立即抗日不可，因而又釀成「二•二」事變的大禍。（頁二八四）

在事變中，共產黨是最注目的力量。長江君到西安後，先分析當時領導的政治理論；（頁二四及頁二九）更與有力分子周恩來相見，因而知道共黨政策的轉變：在理論上，由階級鬬爭變爲民族革命解放戰爭，在策略上，由「反蔣抗日」變爲「聯蔣抗日」乃至「擁蔣抗日」。實施之行以後，他更介紹給我們許多由傳說而變爲神話式的人物。從他的筆下，我們可以很活躍地認識毛澤東，朱德，博古，葉劍英，廖仲愷先生的哲嗣承志，女作家丁玲——他們的談吐，他們的行動，他們的思想，他們對于團結抗日的願望，他們放棄軍事暴動的決心……這些動人心魄的叙述，栩栩如生地，讓每一個讀者理解到西安事變急轉直下的因由，也理解到此後中國

內政外交動向的輪廓。不佞讀「陝北之行」及「西北近影」兩章時，是以最愉快的心情將它一氣讀完的。在西安事變及其解決之中，我們都如黑夜摸索。讀了這薄薄的幾篇短文，才如撥雲霧以見青天，重新走入明朗的境界。

中國現階段的政局，顯然地存在着許多矛盾的政治力量和思想。在「動盪中之西北大局」一文裏，長江君本着一個國民的立場，寫下如下的願望：「中央當局和全國國民必須正確了解，西北目前的局勢，已成全國性的政治問題，不是過去任何一次地方事件可以比擬；同時不能不了解西北局面下軍民一般的心理：第一，厭戰悔禍之心，異常普遍；第二，大多數的軍民絕無推翻國民政府的企圖，最多不過政策的商討；連過去堅强的反對派算上，對於蔣委員長勤苦謀國的精誠，已有深切了解，只望蔣先生能以更大的胸襟，從政治機構的改善上促進和平統一，一切皆可迎刃而解。」這種誠摯的願望，在本書中到處流露，例如頁二六二云：「負國家中樞的力量者應當以高瞻遠矚之情懷，以大仁大忍之風度，包羅萬象，不計一切小節和私人間的是非，而導大多數人之生存于正軌。」（頁二六二）在目前，陝北問題可以說已全部解決，「蘇維埃政權」在中國也已成了歷史上早熟的名詞。策動以後中國政治的是一個統一局面的嶄新姿態。故上面徵引云云，事實上已爲明日黃花。這裏之所以不憚重述之者，良以此種開明的態度，在行將走入憲政之途的中國，仍有提出之價值也。

綜合以上所論，民族及政治問題係對內，抗戰問題係對外，其中心思想，不外大公報記者王芸生先生所云「對外堅定對內開明」八個大字。在同一報館之中，我們看到同一思想的條貫，實有一種難言的默契于心的愉快。

因此，我想大膽地略談一點長江君的思想。在「塞上行」全書中所表露的，我以爲長江君的思想骨幹是自由主義與民主主義，在一二三頁論人民與領導的關係，一二四頁論言論自由與其所代表的社會背景，六〇頁論領袖與羣衆，雖皆借題發揮，但都强烈地表示這種傾向，不過在民族陷的今日，他又甚深地染上一層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的色彩。又因爲所處時代的影響，也或深或淺地偏向于「動的邏輯」。一五一頁記蒙古人錯認方塊字書爲「皇曆」，二八五頁記東北少壯軍人謂與中央妥協者即「漢奸」，都是他對于形式邏輯的嘲諷。他自述對外界的認識方法云：

「對于事物的觀察，必須是『全的』和『活的』，即是空間上必須觀察其全體，在時間必須了解事物本身是不斷的變化。所謂『變的』或者『活的』之意義，又包括空間和時間之關聯。每一個事物本身是不斷的變動，同時它的週遭也無一時停止。……我們要不斷的經驗，不斷的改變自己，不斷的接受新認識，才是作人的正確態度。」（頁一五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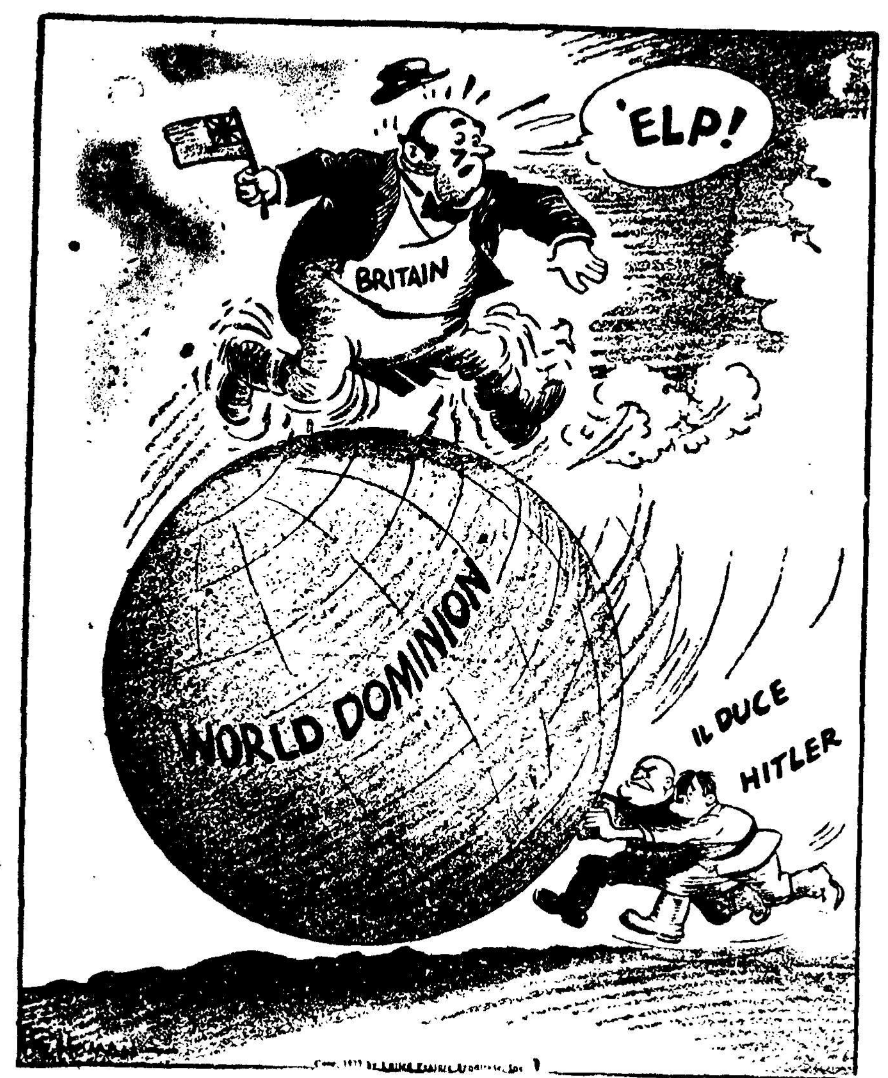
在二六〇頁也有同樣的表白，他說此「變動」爲宇宙與歷史的本然……吾人但須以「動」的態度，以觀察此「變」的行程。這些表白，都可以作爲認識他思想本質的指針。一二二頁論「淡泊明志，寧靜致遠」的精義，謂「淡泊指生活，寧靜指環境，即生活之物慾不能過高，始能建立高尚的志趣，同時自己心內心外，都要保持安寧與清靜，才能集中精力，致力于精深遠大的事功。」這種事理明達，似乎淡而實醇厚的言論，則又非思想成熟者所不能道也。

總之，「塞上行」是一部值得讀的好書，它除給你塞外美好的風物與高亢的感情而外，在民族政治，外交以及思想的各方面，都能給讀者呼吸一點新鮮的空氣。

——二六年八月于蘇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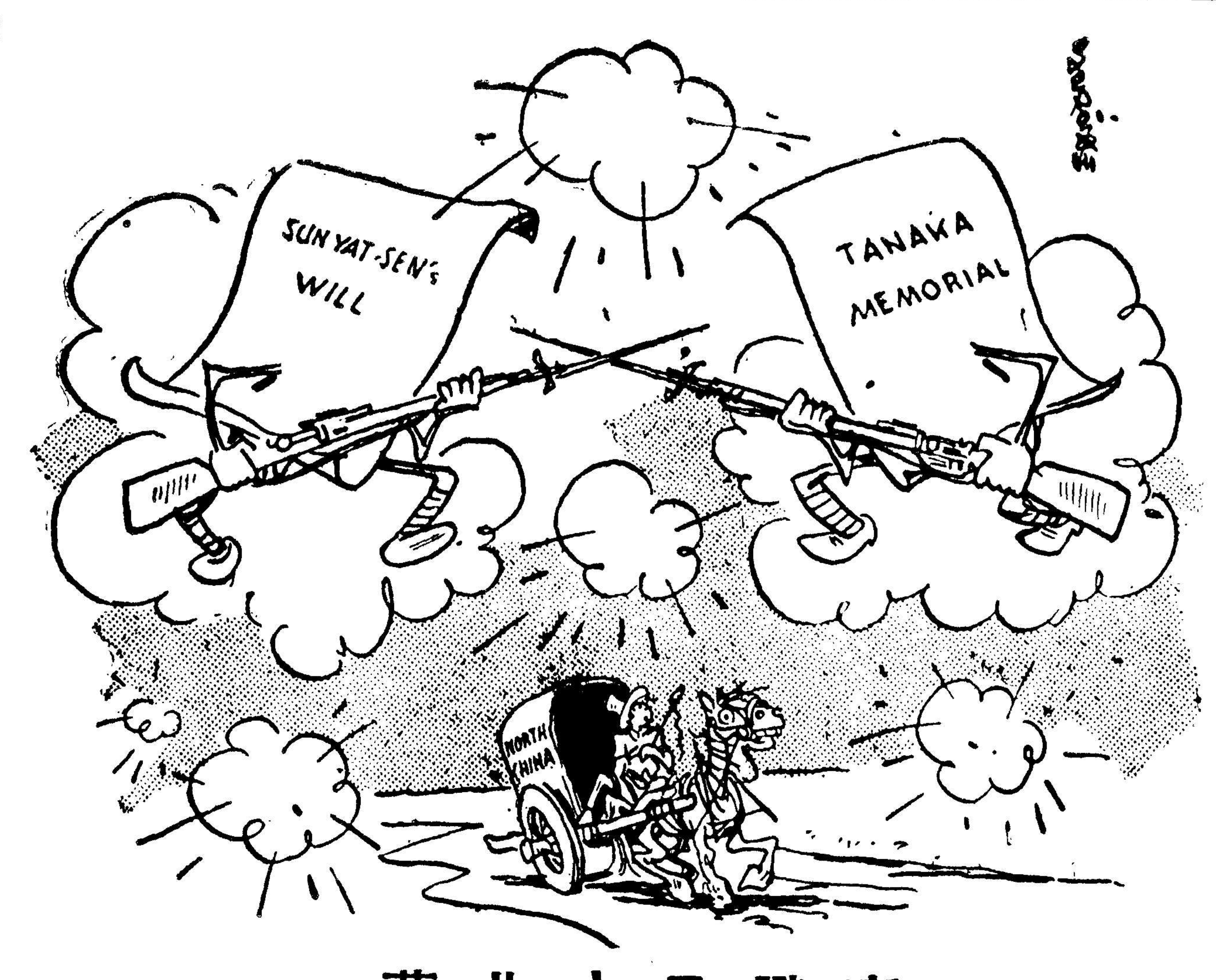
國際諷畫

迎上當前的大時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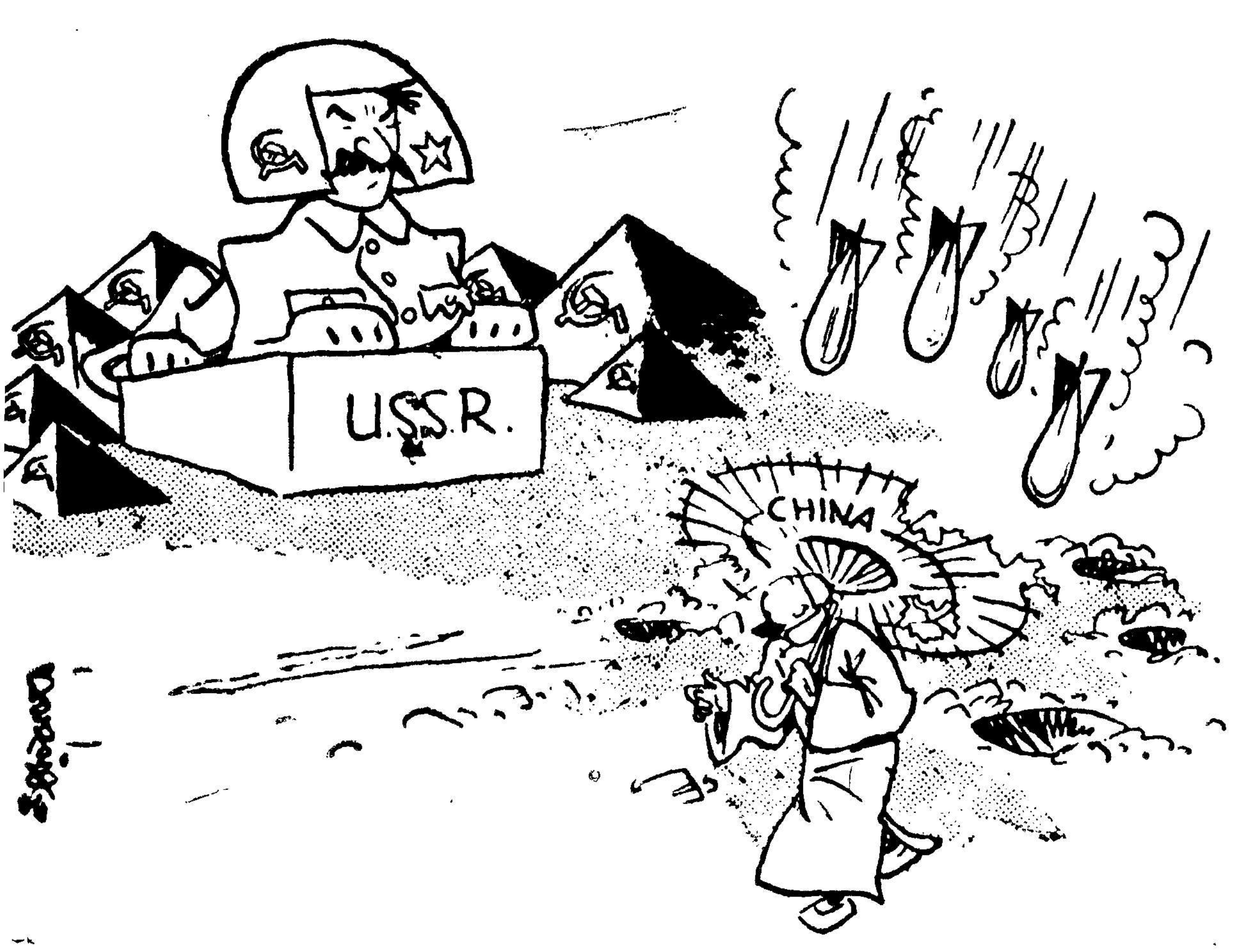
不列顛的危機

英帝國在地球上所享的霸權，有被推翻的危險。 *U. F. 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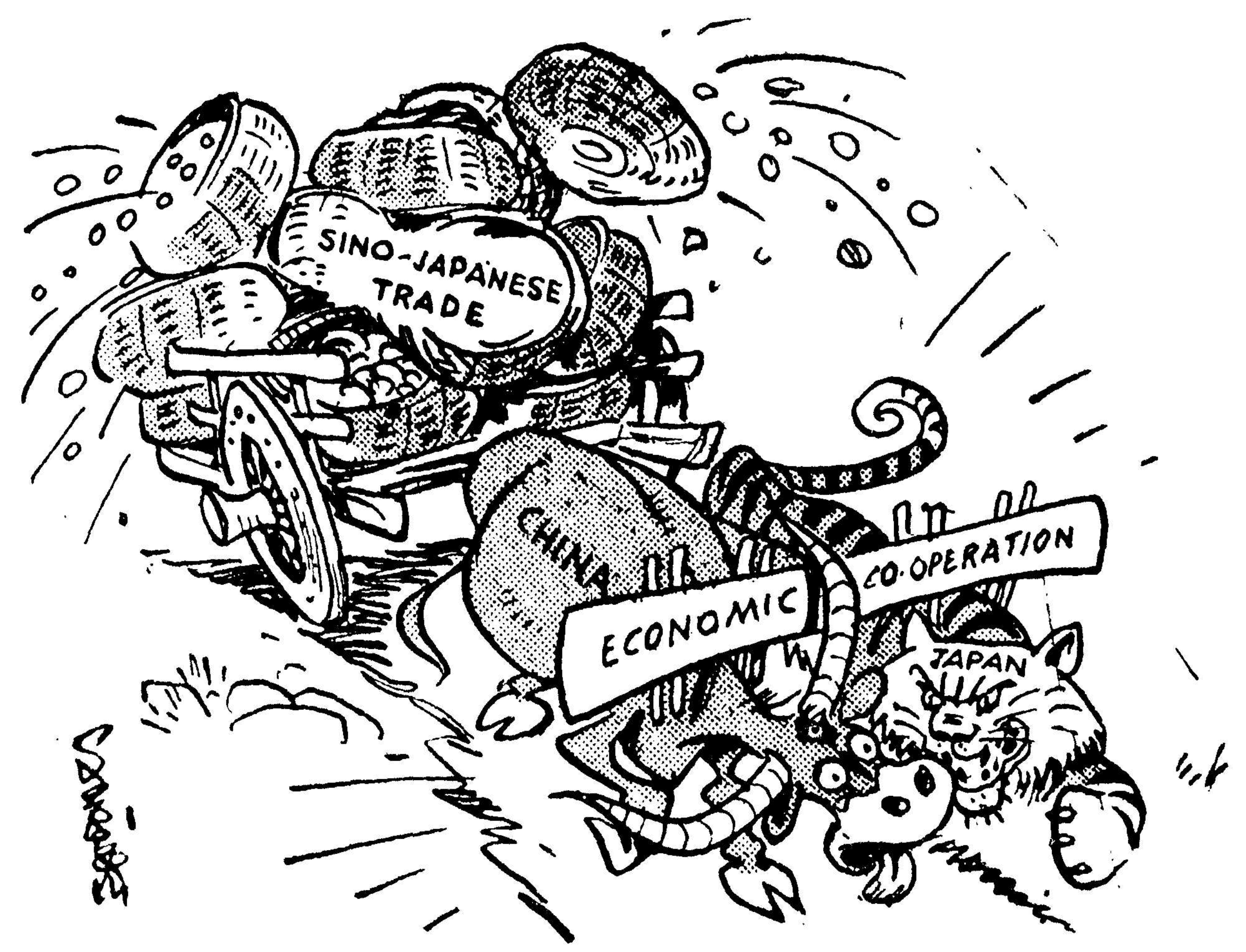
華北中日戰事

上海字林西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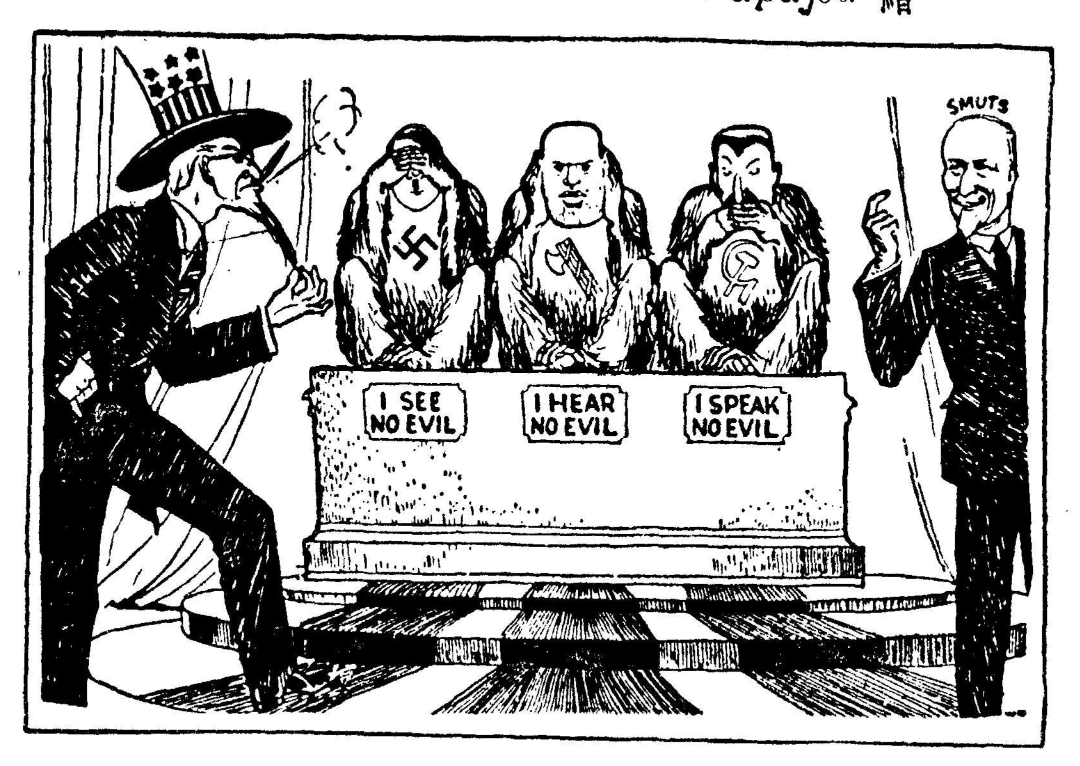
西報眼中的中蘇關係

Sapajou 繪



牛虎不共駕

上海字林西報對中日經濟問題的觀察



獨裁世界的三大賢

希忒拉——非禮勿視
墨索里尼——非禮勿聽
史丹林——非禮勿言
他們的態度英美被迷惑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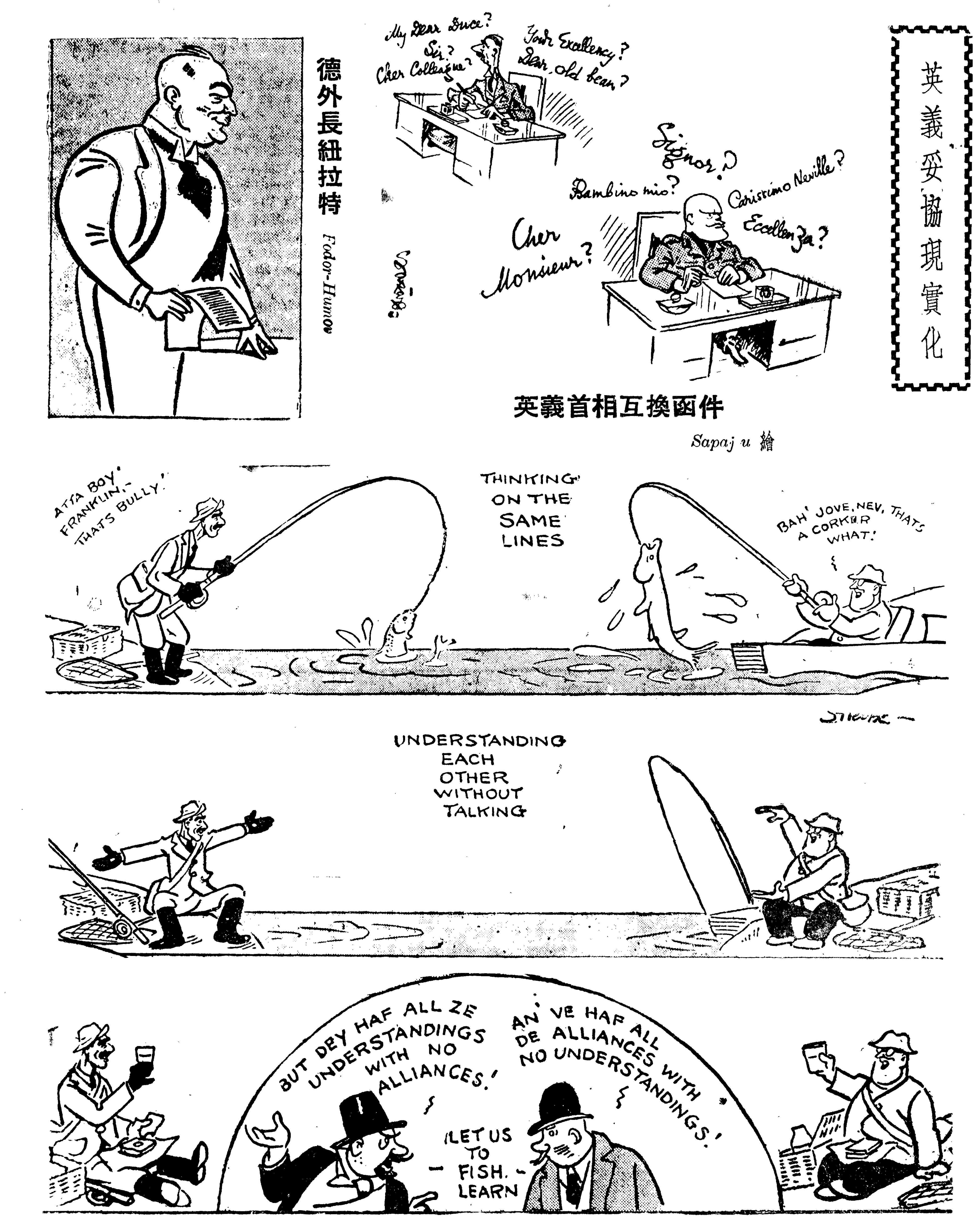
Glasgow Record



美國中立政策

施行的結果，惟有與和平背道而馳。

Richmond Times-Dispatch



德外長紐拉特

Fodor-Humor

英義妥協現實化

英義首相互換函件

Sapaju 繪

英美諒解的三部曲

（一）張伯倫與羅斯福隔水釣魚，兩人皆得大魚。

（二）揮手作態，相喻無言。

（三）舉杯相慶，（旁觀者議論道，他們互相諒解而並未締結同盟，有人締結同盟而沒有諒解，他們的榜樣，也許是大家應該效法的吧）。

Strube 繪



列强對中日之新外交戰

日本「中央公論」八月號

原勝

日德防共協定，是國際「反共戰爭」的一環，而在遠東有重要的演出，「反共戰爭」，實與（日本之侵佔中國東北），義大利之攻略阿比西尼亞，德國之奪取萊因，德義之參加西班牙內亂等最近國際關係史上重大事件有密切之關聯性，故全世界的運命，實與此「反共戰爭」的國際地位，有緊密不可分的結合。現在西班牙的民主主義之（危機）與法西斯政權之確立如何，乃決定希式拉與墨索里尼的「爲求滿足而進軍」（*March for Contentment*），同樣的在中國之反共戰線的確立如何，乃決定日本之「爲求滿足而進軍」。

不過自世界發生經濟恐慌以來，列強的對立關係，更爲尖銳化，複雜化，矛盾化，因之阻止了「反共戰爭」的國際發展，日德防共協定締結後，日本的對華政策遭遇了非常的難局。即一方中國全國發生的國民的抗日運動，而在這運動中有共產黨的參加，且中國政府後面，又有英國絕大的支持。一方日本因在世界市場上到處碰壁，不能不再向中國求出路。

反擊日本對華進出的中國抗日運動，既與蘇聯所指導的世界革命有重大關聯，故日本不得不對蘇聯遠東的軍備與其對日戰術上各種可能性高與評價。

日德防共協定所規定的德國對日對華的主要路線，在使以日本爲先導的遠東反蘇戰線之正當化，使英美義等資本主義列強積極參加此種戰線，同時阻止中國之接近蘇聯，至少使之保持中立地位，而實行殖民地的再分割。德國表示承認「滿洲國」與「滿方」締結貿易協定，並派多數德國軍官任中國政府之軍事顧問，暗做促成（中日）接近的工作，這是與德義締結雙務條約，德國欲與英國確立排斥法蘇條約的新洛迦諾體制一樣，同爲以結成反蘇戰線爲目標的行動。

不過德國之炸彈的舉動與義大利的軍事進出，給予英美法各列強以大打擊，而使牠們暫時的不能不採取親蘇政策，資本主義列強的矛盾與對立，因蘇聯國際地位之發展，更爲複雜。德國之所以與日本締結防共協定，而作政治的共同工作，是想在世界最後而且最大的半殖民地，扶殖其勢力。不過吾人檢討德國在華經濟上的地位，德國之對華借欵，販賣機械，皆將與英國發生激烈的利害衝突。德英在華的摩擦面雖在擴大，但其與日本的友好關係，也不能不加以相當的批判，因爲逐漸發達的日本化學工業，將來未必不與德國對華貿易發生糾紛，且日英恢復同盟之說亦在抬頭，不過日德的對立不是當面的問題而是將來的問題，所以現在日德接近，兩國在歐洲與亞洲的行動，束縛英國，分散英國支配世界七大海洋的力量，使其顧慮

後方，乃日德兩國的共通利益○而事實上最近的國際情形，頗對日德之外交有利，其主要的，是英國對列強的內在矛盾，美國國內政治經濟的混亂及其對國際問題的中立政策。

「反共戰爭」工作在中國最爲進展的，就是列強間之世界政治的對立，資本主義經濟體制與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鬥爭，尖銳的反映於在華國關係的發展，自世界經濟恐慌以來，資本主義體制，已發生極度的動搖，而蘇聯社會主義體制的發展，將使資本主義經濟體制的動搖更爲激化，這就是使資本主義列強成爲反蘇戰爭挑發者的原因。尤其（日本）爲掩蔽其經濟基礎之一般弱點，必然要走（侵略）中國與西伯利亞的過程。故蘇聯遠東政策之現實的一面，即在牽制日本之大陸政策。蘇聯爲達成其目的起見，極力支持中國之抗日鬥爭，利用列強在華之對立關係，同時給遠東各被壓迫國家以思想的物質的援助，使之成爲反帝鬥爭的同志，這是蘇聯傳統的遠東政策。而在日德防共協定成立之前，又確立一對華新外交路線，即援助中國之領土保全，民族解放與國家獨立。這種外交，不管其終結的目標如何，頗有接近中國之可能性，且在戰略上政治上於蘇皆爲有利。蓋因（日本）之進出而惹起的中國民族與國家之危機，實爲培植蘇俄與共產黨之追從者的絕好土壤。蘇聯一方對華採取上述之政策，一方對於資本主義各國，又在利用對蘇有利之國際情勢，此莫斯科之所以參加以英美爲主之太平洋集體安全保障制度之確立計劃。

（日本大陸政策）的決定勝利，非犧牲其餘的列強尤其是英美的利益不可。但英美在世界上根本的對立，限制了她們的共同反日策動。且英美對於中國的蘇維埃運動抱有階級的憎惡心，英美日關於太平洋殖民地問題有共通利害，不僅中國是英美的爭鬥目標，她們實有獲得太平洋支配權的世界政治地位問題，英美在太平洋上對日戰略上的地位不利，日本海軍力占優勢，這都是使英美暫時對日作和平鬥爭的原因。

美國從前曾向英國提議對日取強硬共同外交，但被英國拒絕，故羅斯福就任大總統以來，即在其所謂「新政策」下，對於歐洲與遠東問題，不願過問。美國雖然本質的不能由中國與遠東退却，亦不能與日本妥協，但是迴避日美紛爭，對於兩國軍事政治經濟上有利的輿論，皆漸爲有力。這種輿論是由認爲無論如何不能阻止日本之對華政治經濟上的發展勢力，及中國不容易顛覆獨立五年之「滿洲國」的既成事實的現實論出發。但是一面仍有堅持其保全中國領土與門戶開放政策的集團，他們主張在中日（開戰）或日蘇（開戰），中國國家之獨立陷於危殆之時，應即與英國強力合作，而發揮九國公約之決定的威力。這種輿論，不是出於欲爲中國而與侵略者鬥爭的慈善心，而是出於欲在太平洋稱霸則保全中國的地位最爲重大的鬥爭綱領。羅斯福對於由這種不統一的輿論而發生的破綻與危機，正用汎美主義與中立政策在彌縫。不過美國有遇到最後仍然參加了反德戰線的歷史經驗，故其中立政策的將來，不難想像，即使美國金融資本家階級有力的一團，與日本市場的關係較與中國市場的關係更爲密切，但是日本市場却不能與太平洋的霸權相交換的。

至於英日的關係，更爲複雜矛盾。保守黨的傳統對日政策，是以（日本）爲嚴防共產黨的憲兵，以（日本）爲對美鬥爭時之太平洋上的礎石，但是九一八事變以後，日本違反英國的期待而與英作正面衝突。且在世界市場上，日英間展開了尖銳的商業競爭。英國雖動員澳洲，加拿大等地，實行關稅戰，而迎擊日本，但其結果，竟使日英在華市場角逐爲之激化，且因之促進日本之對華政治軍事外交，使英國在華權益根本發生危機。英國爲打開此種情勢，乃積極作軍事準備，但是英德海軍協定，英義地中海對立，其大艦隊一時萬難移動至遠東，處在此種國際環境之下，英國遂對日讓步，不過英國在外交上一寸的讓步，實以將來作一尺前進爲目標。英國

極力避免刺戟日本，而欲使遠東在政治不安入於安定期以維持其權益，表面上假裝保護中國之政治的獨立而向中國政府活動。英國在軌道內玩弄外交權術是很有利益的，且其前途尙有一種希望。即日本因「滿洲國」之成長與對華投資的關係，將來需要外國資本，而英國的發言又占決定的勢力，故日本對於英國所求的遠東安定，不得不給予具體的同意。但是日英國際關係，仍然非常複雜，破壞日英接近的契機，常有表面化的危險。中國政府因有英日合作問題，故對英國行動常在警戒中，而英國從前因爲要想牽制日本在華北之軍事政治活動，乃阻止中國之討伐共產軍，而現在容共政策如成中國國民的思潮，則英國又將講求抑壓中國的方法。且英國現雖在指導中國之政治安定與經濟建設，但是將來中國之民族意識與國家力量發展之後，必將攻擊英國。故英國常在養成反動分子，由內部阻止中國國家發展勢力於某種限界之內。

以上所述，僅說明了英國對華對日關係之綜錯的輪廓，其讓一寸進一尺的鬥爭，已在整備海空軍方面展開了，這是用以應付將來受中國情勢之決定的影響而發生之國際關係的重大變化。故太平洋無條約時代的英國軍備競爭，實有重大意義。（子修）

註：括弧內文字，乃譯者所註入。

日本經濟危機及其展望

Japan in Midst of Financial Stampede,

Shanghai Evening Post and Mercury, Aug. 6, 1937

從財政的立場來觀察，今日的日本，正如一個人下山，在走了一段平坦的山道以後，開始在加速度中踏上了崎嶇的山坡，這一股一瀉而下的氣力，是否能夠使其中止或和緩，或者集中動力，任其衝入不可約束的通貨膨脹的深淵中，的確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目前日本各種物價，皆見上漲，這種趨勢，一半固然受世界金屬原料，和農產品價格上漲的影響，一半卻由於近年日本本身預算增加，和海陸軍支出龐大的結果。日本本年度預算（一九三七年四月至一九三八年四月），經過幾度的爭執，磋商，和改變，結果決定爲二十八萬萬七千二百萬圓，較之上年度，增加五萬萬六千萬圓，但較之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二年度，則幾乎增加至一倍之多。至於海陸軍支出，也由四萬萬五千四百六十萬圓增至十四萬萬一千一百萬圓，增加達三倍有奇。在預算中，用於國防者，其比數已由百分之三十一增至百分之四十九，數目之大，担負之重，爲日本有史以來所未有。

日本預算之所以不能平衡，完全受了「滿洲國」和擴張軍備的影響。自從一九三一年以來，沒有一個藏相能夠使得他們的預算收支相抵，唯一的補救辦法，就是借債。試以本年度來說，日本新公債的數目，已經達到九萬萬六千五百四十萬圓，這些赤字債券的收受者，祇有日本銀行及大藏省預金部（辦理郵局儲金事宜），不過日本銀行佔其大部而已。

幾年以來，新公債的發行，雖還順利，可是生活程度，卻一天高似一天，尤其日本工人，因爲向無組織，工資極低，所以增加工資，卻爲目前急不可緩的事。尤其自貨幣貶值以後（日圓照金價計算，祇及以前價值三分之一），雖然對外貿易可以不加價而可獲較多的日圓，可是一般工資，則更有江河日下之勢了。

最近幾月來，通貨膨脹，日見深刻化。貨物零售價格指數，在一九三一年十月至一九三六年七月間僅由一二九•六漲至一五七•六，但至一九三七年四月，忽然一躍而至一七一•九，在九個月間，增加百分之九，眞令人可驚。貨

物批發價格指數，一九三七年三月較之一年前也增加百分之二十五。在這生活程度高漲的情形下，日本工人，實已忍無可忍，於是罷工，要求增加工資（由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三十）等等，乃層見迭出。政府對於這種局面，也不得不用各種不同的方法來補救：所有進口鋼鐵稅則，業已取消，對於這些原料的取用，更力求節省，同時並指派委員會，實行統制物價。

不過通貨膨脹在急進過程中是否能夠有回轉的希望，實是一個問題。海陸軍當局，操國家預算之大權，明知他們的目的，已經被必需原料品價值的高漲和增加工資，兩項所阻碍，可是他們並不就因此肯甘心。所以，下年度的預算，要超過三十萬萬元，恐怕是免不了的。則其結果，物價勢必愈要上漲，工資也勢必愈要增高，除非政府實行有效的統制方案。

所以，解決日本目前情形的最可能辦法，就是政府對實業及外國貿易實行統制，並且造定方案，對於進口貿易，實行登記制度。凡是進口貨物，應分別緩急先後，換句話說，凡是海陸軍所必需的原料，應該儘先購買進口，其他貨物，能省則省，以免外耗金錢。這個方案，大約最近將來，即可實現。（蔭恩）

英義外交新發展

A Positive Move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Aug. 5, 1927

近日遠東時局，極度緊張，中日大戰，一觸即發。而在歐洲方面，則英義兩國首相，有互換函牘消釋誤會之舉，同時英國政府並致牒德義法等羅約簽字國，主張積極推進西歐公約談判。這對於安定歐局，大有利益，即在遠東方面，亦有甚多影響。英國張伯倫內閣在外交上的積極行動，實在值得注意。下文是上海字林西報對於此事的解釋。

英國新首相張伯倫和歷任總揆不同，他深守內閣全體一致共同負責的原則，不欲放棄首相對於各部事務直接的參加的權力。他對於閣僚信任之心，雖不亞於包爾溫，但對於重要政務，却不能盲目從人，包爾溫對於外交缺乏興趣，結果頗滋流弊。例如關於義阿問題的處理，假如包爾溫能夠多加密切接觸，則像賀爾拉佛爾方案那樣的大失敗，也許可以避免。在這一點上，最易引起一般對於包爾溫的責難。幸而後來英帝國發生憲法危機時，包氏應付得宜，勳績卓著，足以抵銷一切小小忽略而有餘。張伯倫的態度，却和包爾溫不同。張氏對於內閣同僚，一律公平相待，而對於重要政務，則均願親自負責。單就外交方面說，張氏並不欲侵奪外相艾登的職權，他不過是和他的閣僚和衷合作，使之能獲得切實的支持，並通盤明瞭整個大局的形勢而已。

今後張伯倫是否將恢復麥唐納的先例，親自偕外相出席國聯會議，雖不可知；但是無論如何，張氏對於英國外交政策之發展，必將較前任各首相多多直接參加。這對於歐洲大局，各方面說都是有利的。艾登近曾演說對於不干涉西亂僵局之焦慮，態度甚為積極，這可以表示整個內閣都能為他支持。張伯倫最近又曾與義國首相墨索里尼直接通函，謀以民主化的外交步驟，來代替獨裁者所慣用的片面聲明式外交。原來以前義國的外交政策，常常變幻多端，只要墨索里尼一場演說，就可左右他的國家大計。因此要想改善英義邦交，甚為不易。關於英義間的誤解，起於何時，爭點何在，頗難確定。到了去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因英國大使與義外相在羅馬之換文，兩國才成立關於地中海問題互相保證之君子協定。但是後來因義國之援助西班牙叛軍，使得此項協定並不能達到恢復英義友誼的目的。一般並深恐義國

政府對於此項協定本身，決難繼續信守，因爲義國曾於西班牙叛軍政府成立約束拒絕參加任何關於維持地中海現狀的談判。一方面義國人士，也中了絕對受政府統制的宣傳之影響，對英國滿懷猜疑之心。

張伯倫也承認英義政制互異，足以妨礙兩國首揆之接觸。英義首相互換的函件中，所申述者自僅限於普遍原則。王於實際外交問題，則並未觸及。不過未來談判，却已因此而佈下一條康莊大道。尤其是英外相艾登最近的聲明英國希望其在地中海上之交通路線能保安全，同時並願尊重各國在地中海上之利益，更足澄清一般空氣。現在正是義國提出阿比西尼亞問題，並與英國進行談商的適當時機，自然，英國的立場是在國聯盟約的神聖義務之下的。外間的種種宣傳，我們未可全信。墨索里尼本人，應該知道張伯倫的政策，並非有所求助於法西斯主義，正如其無所求助於共產主義。英國之願與義國接近，（這是法德兩國所同表歡迎的），也並非同情於所謂「反共陣線」。英國的意見，以爲這兩種相反的極端主義均不適合於英國，也不適合於法國。英國之願與義國修好，決不是由於政治思想的改變，不過是爲謀兩國的實際利益而已。（丹楓）

蘇俄清黨運動的透視

What Next in Russia's Stirring Drama?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Walter Duranty 著

最近蘇俄的清黨案，雷厲風行，牽涉極衆。對于這件事最有利的是德國。在歐洲大局上，蘇俄暫時已不被視作重要的因素。因此在歐洲均勢下，德國的地位，頗有蒸蒸日上之勢。

現在蘇俄所認爲國家公敵的是特洛斯基派。所謂特派又可分作三種：一像摩拉洛夫*Muraloff*這班人，他們是愛戴特氏個人，因此而反對史丹林的；二是和特氏個人並無淵源，而是服膺他的理論的人。他們以爲史丹林的行爲與革命的主義太背道而馳；三是一般的不滿份子，他們因爲無所依歸，所以集中在特氏的旗下。

在上述各派中，有好些的聯絡人，把他們連成了一片。譬如在第一次審訊中被槍決的德萊澤*Dreiteer*，便是其中的一個。他是特洛斯基的親信，據說他曾經當過特氏的衛隊長。他和加瑪尼克與德加契夫斯基全是好友。特氏另一位密友是勃里瑪可夫。

這次清黨的因素，我們可以在這裏談談。

第一，斯拉夫民族性是極善於鼓動和誇張的，我們看蘇俄已往的歷史，像目前這樣的大獄，以前並不是沒有。再則因爲他們幾百年來，備受壓迫，所以遺留下一種傳統的猜忌性，每遇大獄，於是相互之間，疑團蝟起。

其次，清黨本是共產黨中時有的舉動，現時這種運動的進行，尤感必要，因爲秘密投票制不久即將施行，於全國總選舉的結果，大有關係。

第三個因素，就是有許多工業部門的成績，不能如五年計劃中的預定。蘇俄具有迎頭趕上和越過美國的雄心，可是工業化的進程有欲速則不達的苦處。要把一個退化的種地人造成一位現代的技巧工人，是不能一蹴而躋的。蘇俄當局如果把這種缺點歸咎於國家的公敵，自然比較承認自己的種種缺點，在顏面上比較的好看些。

在上述的三種因素而外，我們還要問一下，這斬然大獄的起因在那裏？是否因爲蘇俄民衆不滿於政府？或是出於國內外敵人的一些狡猾的陰謀？

由種種的揣測，轉到眞正的事實上觀察，有幾點是不容忽視的。第一，希忒拉曾經在「我們的奮鬥」一書中，坦白聲明，德國的未來在於向東發展，換一句話說，他們的目的就專注在多奈玆盆地的煤鐵，烏克蘭，羅馬尼亞，和加

里西亞的小麥與煤油。總之，希忒拉的意中是想奪取蘇俄的一部，以便於成功一個強大的國家。

希忒拉整個的政策就在使蘇俄孤立並打消法俄協定，所以他對於蘇俄的近事，認爲是他的幸運來了。

至於德國的同盟國家日本，對於這問題的看法，又有些不同。在幾年前，日本如果去打蘇俄，他很有勝利的把握。現在日本感覺到她不但要應付蘇俄，遲早還要去應付中國，據日本的觀察，中國統一後，也日漸成爲危險的敵人了。

現在我們可以把這些事實歸納起來，作成一種三段論法，然後再下一結論。簡略的說：紅軍是德國的障礙，也是日本所畏忌的；他們全以爲紅軍是他們的慾望的障礙。德日兩國全很明白的表示，有心要攻擊蘇俄，但是他們現在還沒有準備下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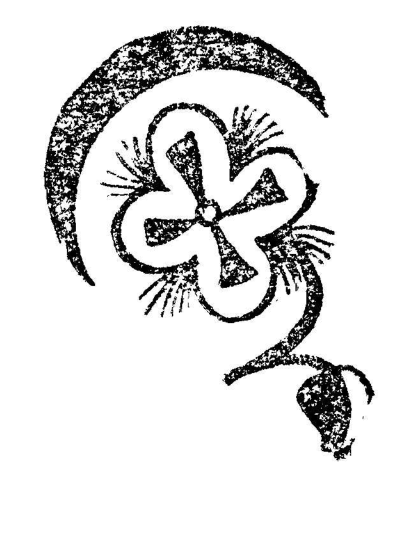
在他們作單專進攻以前，會不會利用蘇俄內部的不滿分子——特洛斯基派——去加以擾亂？

我們現在所得的前提是：一，蘇俄有不滿分子特洛斯基派的存在；二，德日兩國以對俄作戰爲主要的目的；三，蘇俄一般的，尤其是紅軍，現在很強，且有隨時增強之勢；四，德日現在還沒有準備對俄作戰——如果以上的這些前提被接受了，那末我們就可以得到一個不可避免的結論，就是德日得盡力利用不滿分子，以削弱他們的敵人，不但在工業和交通方面，而尤注意於紅軍。

末了，我們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清黨一舉，究竟能削弱史丹林的統制到怎樣的程度？此舉至少暫時已令蘇俄在國外的威勢，黯然無色，而令牠的敵國得到了外交的勝利，這是很明顯的。不過分析到底，這還屬於次要。

最重要的是蘇俄本身，關於此點，我們有事實可資討論：一，以前的特洛斯基派在蘇俄不很得民衆的贊助；二，新特洛斯基派也同樣的不孚衆望。況且紅軍中的陰謀者只限於極少一部分的軍官，並非大規模運動。

蘇俄的前途如何，我們在這裏不必作甚麽預言，最好讓讀者們自己下一個判斷好了。（敏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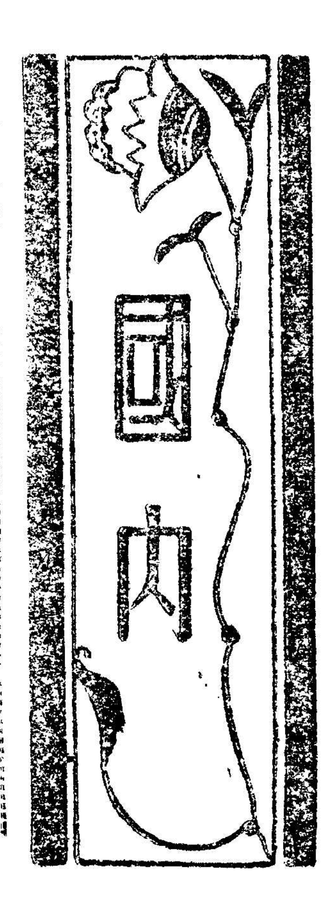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

自二十六年八月四日起至二十六年八月十日止

中日形勢，大體仍沈寂，然烏雲四佈，雷電交作，暴風雨隨時有襲來之可能。川越來滬，尚無入京準備；東京雖傳有一線和平空氣，然事實上甚少希望，姑妄聽之可耳。平津方面，日方正努力於製造偽組織，平漢線兩軍在良鄉竇店間相持，津浦線則在靜海附近，平綏線則南口一帶形勢日緊，窺敵方企圖，仍在南守北進，希一舉而囊括察省，以進窺綏遠。我政府方面，仍在積極準備中，全國重要將領，均先後來京，籌商大計，呈空前未見之團結現象，白崇禧之北來，尤引起國內外之注意。按目前形勢觀察，大戰之展開，當在一週以後也。

國際大局，和平空氣頗濃。美國務卿赫爾之外交宣言，主張維持世界和平促進國際合作者，幾獲得全球各國一致贊同，而蘇聯覆文措辭尤為懇切。此外則美俄及英義邦交之進步，亦大有助於澄清時局。西班牙內戰不干涉問題，自英國提出折衷方案後，因對於承認交戰團權利問題，蘇聯與德義意見對立，未能調和，故僵局終難打開。不干涉小組委員會一度集議後，即匆匆宣布延會矣。



國內

大局在暴風雨前夕

自平津戰局展開後，中日全面戰爭，事實上已無法避免；旬日以來，雖空氣沉寂，和平空氣，仍時見飄忽，然皆為暴風雨前之一種姿態。我方調集勁旅，積極佈置，固無可諱；日方亦大量增兵，旬來天津一帶由二萬人增至六萬，并另有三師擬開津青，其野心所在，更為顯而易見。

平漢前線空氣沉寂

大公報記者七日晚由保赴前方視察。前方沉寂，空氣煩悶，正如火山之濃烟，熊熊之火不久當即隨之而起。當晚抵高碑店，高碑店居民約四五百戶，在前方軍隊撤退時，居民多逃避，待我部隊到高接防，居民始陸續返回，軍民合作，民衆組織已逐漸完成，除敵機時到高偵察轟炸外，地方甚平靜。記者在高訪晤某師師長，據談，敵軍刻以飛機大砲坦克車等機械化部隊前進，但我士氣之壯，定能克服一切云云。前方連日多雨，敵機並無活動。八日晚記者至琉璃河視察，琉璃河迤北我軍便衣隊甚活躍，日軍在鐵路線十里外無活動；良鄉城內駐敵騎兵百餘，步兵約二百餘，重機砲一連，迫擊砲四門，緊閉城門，不敢外出。外傳我收復良鄉說不確。我便衣隊在良鄉北竇窪附近亦有活動，敵裝甲車三日被我便衣隊破壞後，大部坦克車裝甲車多撤至長辛店。記者到琉璃河站，旅長黃君派員到站招待，並報告前方情況。敵在長辛店者約千人，並有砲兵一團，砲三十餘門，及裝甲車坦克車數十輛，夜間武器多移至豐台一帶。長辛店被敵佔領後，平漢工廠改為戶澤部隊工廠，強迫我工人為彼驅使，我工人不堪壓迫紛紛逃亡，由琉璃河南來者甚多，竇店地方甚安。琉璃河戰區各界抗敵委員會已成立，工作緊張，人心安定。

汪主席要大家負責

汪主席四日晚八時在中央廣播電台播講，題爲『大家要說老實話，大家要負責任』，原詞如次：

各位同胞，在此存亡危急的關頭，兄弟所要說的，只是幾句話，大家要說老實話，大家要負責任。論到責任，原是大家都有的。服務政府機關的，各有各的責任，服務社會機關，也各有各的責任，就政府方面來說，從前的措置如何？現在的措置如何？將來應該如何措置？這固然是很大的責任。就社會方面來說，幾年以來，人民所給的血汗，實在不少了；除了以法定的貢獻，供給國家之外，還有許多的義務捐以至娛樂捐，其於責任可謂已盡；然以之比較日本，對於所謂『華北事變經費追加預算』，一動筆就是四萬萬圓，其相去又如何呢？

中國歷史上有兩句最痛心的話，一是鄭國說：「臣爲韓延數年之命，然渠成亦秦萬世之利也』。明知不能救韓之亡，而徒欲延其數年之命，這樣的以人參湯來延最後之喘息，到底不是辦法。一是張悌說：『吳亡之際，乃無一人死節，不亦辱乎。』明知不能就吳之亡，而惟欲一死以自盡其心，然想到了自己死了之後，未死的人都要爲奴隸了，這又何能瞑目到底，也不是辦法。然則不能不商量怎樣的大家負責任了，兄弟的愚見，以爲大家若要負責任，則必先之以大家說老實話。所謂說老實話，心口如一，心裏這樣想，口裏這樣說，這是很要緊的。中國宋末明末曾兩次亡國，其亡國之原因，最大最著的，在於不說老實話，心裏所想與口裏所說，並不一樣；其最好方法，是自己不負責任，而看別人怎樣負法。當和的時候，拚命的指摘和；當戰的時候，拚命的指摘戰；因爲和是會吃虧的，戰是會打敗仗的，最好的方法，還是自己立於無過之地，橫豎別人該死，於是熊廷弼傳首九邊了，袁崇煥凌遲菜市了，此之可悲不在其生命之斷送，而在其所有辦法在這種大家不說老實話，不負責任的空氣中，只有隨處碰壁，除了一死塞責之外，簡直替他想不出一條出路。宋亡將及百年，明亡將及三百年，這樣長時期的亡國之痛，已夠受了！自十九世以來，亡人之國，不只武力，一切經濟文化皆可爲亡人之國的工具，所以國不亡則已，既亡之後，絕無可以復存。除了波蘭，因特殊情形，亡而復存外，更無可舉之例。在大戰中，俄國敗於德國，幾乎亡了，德國失敗於協約國，幾乎亡了，然足能保存，且能復興。這都是於垂亡之際，人人下了救亡圖存的決心，人人肯說老實話；和呢，是會吃虧的，就老實的承認吃虧，並且求於吃虧之後，有所以抵償。戰呢，是會打敗仗的，就老實的承認打敗仗，敗了再打，打了再敗，敗個不已，打個不已，終於打出一個由亡而存的局面來。這種做法，無他妙巧，只是說老實話而已。這說老實話，不是等閒的，人人能說老實話，纔能人人負責任，反之，人人不說老實話，則必人人不負責任，人人不負責任的結果，除了亡國，還有那一條路。

我們知道現在戰爭有強國對于弱國的戰爭，有弱國對于強國的戰爭。強國對于弱國的戰爭，利用自己力量豐富，運用迅速，期以一舉而糜爛弱者，使無復戰鬥能力。弱國對于強國的戰爭，自知力量不及，但是已經下了決心，就要將所能使用的心力物力，完全使用，不留一點一滴，那麼自己的力量，固然使盡，而強國的力量也爲之消耗，強國于是便不能不有所顧慮了。我們必須知道，強國之對于弱國，如饕餮之徒貪得無厭，如果吃着甜頭，那自然越吃越甜永無不吃之理，除非吃着了苦頭，方纔會把吃慾打了回去。所以我們若能將所能使用的心力物力，完全使用，不留一點一滴，則至少至少總可使他吃些苦頭。還有一層我們也必須知道，現代戰爭不只是有形之戰，而且是無形之戰，一個強國平日對於其他強國，雖不以兵力相見，然野心既大，樹敵必多，其兵力已有備多力分之苦，何況除了兵力之外，還有經濟戰，商務戰，工業戰等等，無形之戰，時時刻刻都在性命相搏，絲毫不肯相讓。因此之故，一個強國對于一個弱國，爲有形之戰，以消耗了兵力，以至于財力，則無異對於其他強國發生了破綻，使之得乘間而入；其始只是若干消耗，其終且成爲致命之傷，一個強國無論如何的強法，對于此點，決不能無所顧慮的。明白了以上的意義，則可知一個弱國對于一個強國，不得已而應戰，極度的犧牲，是萬萬不能免的，而這種極度的犧牲，決不是白白葬送了去，純無效果的。反之，不肯犧牲，犧牲而不肯極度，則強國不但吞食得容易，而且消化得也容易，這眞使他越吃越胖，不但不因消耗而發生破綻，且將以這一個弱國爲資源，更爲吞食其他強國之用了。

有人說道：『我們雖是弱國，但我們的力量，不可估量太高，也不可估量太低，估量太高，則將輕於嘗試，估量太低，則將即於消沉』。這些說話，誠然是至理名言，但是估量兩字，是不容易做到的。例如歐戰開始，德國原欲聚其兵力於最短期內，擊破法軍，直入巴黎；當時德國估量自己兵

力，必然可以做到，但是後來遇着比國里憂區之抵抗，以及法國馬斯河之立定陣線，原定計劃不能達到，這是德國估量自己力量太重，法國力量太輕，以至於此。德國的軍事學，世界有名的，倘且對於估量不免有差。又如近來義大利之攻擊阿比西尼亞，當時各國的軍事觀察家，皆以爲阿比西尼亞多沙漠不毛之地，而且又有雨季，屆時義大利軍隊，必不能前進，然而後來義大利之進兵迅速，阿比西尼亞之一敗塗地，竟不待至雨季，一般軍事觀察家所估量的，完全錯了。由此可知估量二字，是不容易做到的，大抵一個強國對於一個弱國，用兵之始，必欲以雷霆萬鈞之力，摩碎之於一擊之下，當此之際，這一個弱國，惟有硬着頭皮，盡力掙扎，掙扎愈久，生存之希望愈多，舍此實無生路。

又有人說道：『我們雖是弱國，但我們是愛好和平者，如果被人侵略，將必得尊重和平者之援助。』這些說話誠然也是至理名言，但是我們固然愛好和平，而和平之存在，不取決於愛好和平之志願，而取決於維持和平之力量，沒有維持和平之力量，而言愛好和平，這不是愛好和平，而是輕蔑和平。世界上固然有尊重和平的國家，但只知尊重和平，而不知拿出力量來，與其稱爲和平之尊重者，毋寧稱爲和平之嘲笑者。然而拿出力量來是不容易的，第一必先要我們自己拿出力量來，第二所謂路見不平拔刀相助，雖然是人類應有的道德，然就現在世界上國家民族林立的局面來說，那一個國家民族不是爲自己國家民族的生存而拔刀，那一個民族肯爲別個國家民族的生存而拔刀，除非是共同利害，即使是共同利害，而權衡輕重，斟酌緩急，也大有提刀四顧，躊躇滿志之餘地。由此可知一個弱國被人侵略的時候，全靠自己盡力掙扎，掙扎愈久，生存之希望愈多，舍此實無生路。

於是有人說：『然則以弱敵強，豈不困難』。拿破崙說字典無難字，我們說字典無易字，因爲知其難而說是易，那就不免隨便的說，隨便的做，說既不老實，做又不負責。反之，知其難而說是難，知其難而仍然向著難去做，那就說是老實的說，做是負責任的做，這決心與勇氣，當然增加十倍，即使困難十倍於此，亦可將他打破。我們大家說老實話，我們大家負責任，我們不掩飾，我門不推諉，我門不作高調，以引起無謂的衝動。因爲這種衝動，是易於頹喪，我們不作奢想，以引起無聊的希望，因爲這些希望，是易於幻滅的。綜而言之，我們守著弱國的態度，我們抱定必死的決定，除非強國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不然，湯誓所說，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便是全國同胞的一致呼聲了。

全國將領紛集首都

第五路軍副總司令白崇禧偕中委李任仁及劉爲章，黎行恕，劉維周等一行，乘由京派往之專機，於四日晨十一時由桂林冒暴風雨起飛來京。京中軍政要人何應欽，程潛，王寵惠，錢大鈞，張嘉璈，梁寒操，麥煥章及于院長代表王陸一等數十人，均齊集下關津浦路碼頭歡迎。白氏精神飽滿，英勇尤勝當年，下機登陸後，與歡迎人員一一握手示謝，旋乘汽車赴陵園李委員烈鈞私邸休息。至六時許晉謁蔣委員長，並同進晚餐，相與敘談甚久始出。川康綏靖主任劉湘七日由成都乘機飛京，隨行者有四川省政府秘書長鄧漢祥，財政廳長劉航琛，委員甘績鏞，盧作孚及軍訓主任委員楊吉輝，師管區司令虞如駿等。四時許到達機場，前往歡迎者，有蔣委員長代表錢大鈞及何應欽，吳鼎昌，張羣，呂超，宋子文代表秦汾，財次徐堪，立委陳長蘅，盧仲琳，楊公達，監委謝無量暨川籍旅京同鄉數十人。劉氏雖在病中，惟精神甚好，下機後，與歡迎者一一握手致謝，即登車赴川康綏署駐京辦事處休息，六時晉謁蔣委員長，報告一切。又前十九路軍軍長蔡廷鍇偕前十九路軍師長譚啓秀，由港乘日本皇后號輪北來，八日午後一時五十分到滬。蔡氏鬢髮雖已斑白，而精神體力則仍壯健如昔。又雲南省政府主席龍雲，於九日下午五時半由蓉乘歐亞班機抵京，京中各界前往歡迎者極衆。龍氏精神矍鑠，當與歡迎者一一握手致謝，旋同何部長乘車入城休憩，並發表談話，如次：龍氏首謂，此次爲本人初次來京，沿途所覩市內一部

卓著建設，至爲欽佩，想其他各部分建設定必奐美無輪。次謂，年來中央迭次召開各項重大會議，咸因遠在邊省，職務羈身，未獲如期來京，現在國難異常嚴重，已屆最後關頭，故奉召遄程前來。關於國家大計，蔣委員長已有確定方針，昭示中外，本人除竭誠擁護既定國策接受命令外，別無何意見貢獻。事已至此，理應少說廢話，多負責任，身爲地方行政負責者，當儘以地方所有之人力財力，貢獻國家，犧牲一切，奮鬥到底，俾期挽救危亡云。

漢日租界交我管理

漢口八日電：日駐漢海軍及僑民於奉到撤退令後，第一批已于七日下午分乘兩輪兩軍艦離漢下駛，八重沙九栗號搭三艦裝載陸戰隊及軍用品，原定八日午離漢，忽提前於七日晚十二時許即行啓椗下駛。陸戰隊離漢時，租界內所有街燈均被彼等以長竿擊碎以致租界內頓成黑暗世界。我方警察原定八日晨八時前往租界內佈崗，嗣以日陸戰提前退走，七日晚十二時許臨時由第十一分局遣派武裝警士佈守租界內各要道口，禁止行人出入。八日晨八時市警察局所派之武裝警士三十人，隊長藍郁文，督察員萬勇，第十三分局局員應俊等，由十一分局長王之敬率領，開入日租界。當由萬勇與日警察署長協商妥當，暫以山崎街明治小學爲我警察駐在所，旋即由我武裝警士分佈於租界內各崗，執行職務。日方原有警察自五日起即已罷崗，由陸戰隊守衛，日警署長復以三十名警察不敷，要求增加，我方當復增派三十名，共六十名，開入租界。日領署警察人員以及少數僑民共約百人，七日晚均下宿於日領事館內，附近一帶則由我警士衛守，極爲安謐。八日下午三時市長吳國楨至日領館訪問代理日領松平忠久，表示當竭力維護日僑安全，談約半小時始辭去。泊於日租界日清碼頭之日輪岳陽丸，現定九日載所有留漢日僑離漢下駛，惟代理日領松平及領館人員是否一同撤退，松平已有電向東京方面請示，此約晚間可得覆訓，而決定行止云。按日租界係於光緒二十四年即公歷一八九八年成立者，迄今已三十九年矣。漢市警察局長陳希曾八日晨曾至租界內指揮一切，下午一時復偕督察長王逕芳分局長王之敬，萬迪庥，田亞丹等至明治小學規劃一切，當按照日警署繪製之地圖，將崗分配妥當，共十三個崗位，並決定以三隊巡邏警担任巡邏。日租界與華界交界處以鐵絲網遮攔，每日自上午六時起至下午七時止將中街開放，但除婦女外，無論任何人出入，均須受警務人員檢查，並禁止由租界內攜帶任何物件外出，下午七時至翌晨六時，則無論何人，不准出入。記者八日至日租界內巡視一週，由中街進入，繞行一週，街上除我崗警士外，闃無一人，而日商店住戶門窗緊閉，各要道口日陸戰隊所堆置之沙袋鐵絲網尙未拆除。明治小學教室中之黑板上猶書有課文，壁間則張有「北支事變地圖」一幅，所註地名，甚爲詳細。大和街之賭博場鐵門仍未閉，且有數人守坐于鐵門之內，另一嗎啡製造機關機件鍋爐仍未移去，惟製造人則不見矣。新小路昔日藏垢納汚之華中公司現已關閉，附近之妓館爲日軍人遊樂之處，向極熱鬧，今則不見人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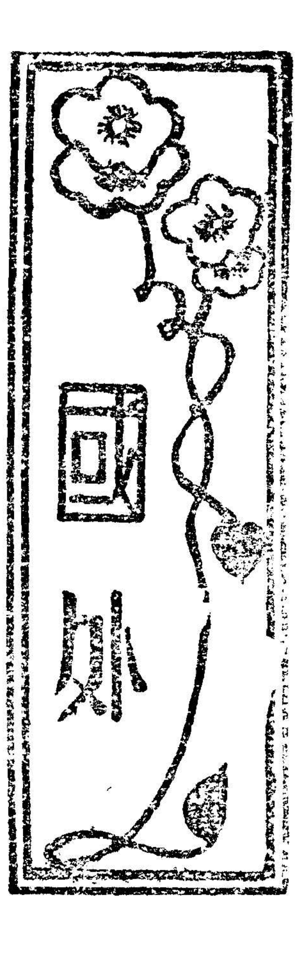
滬虹橋機場之誤會

九日下午因日人擬衝進我虹橋飛機場，並擊斃我保安隊士兵一名，經我保安隊還擊，擊斃日人兩名，各情如次：九日下午五時半，有着日本海軍軍官服裝攜帶武器之日本人兩名，乘坐汽車一輛，赴虹橋飛機場，抵達時，即擬衝進場內，當由我飛機場衛兵加以阻止，該日人等即發槍射擊。查近數日來，常有日本人至飛機場窺探之事，我軍警當局曾嚴令機場衛兵，如遇少數日人擾亂之事，不得發槍還擊。故當時機場衛兵見該日人等開槍，即伏地蹲避，未加發還。該日人等旋即乘原車折回，其時我附近之保安隊因聞槍聲出巡，該日人等復開槍射擊，我保安隊一名當被擊斃，乃予還擊，其中一名當場擊斃，另一人亦被擊中，逃逸數十步，因傷重而死。市長俞鴻鈞接得虹橋飛機場發生事件報告後，當即用電話向日駐滬領事岡本詢問，同時外交部秘書周珏亦與日海軍

武官本田通話詢問。岡本與本田均不信此事，且謂日本海軍陸戰隊官兵，本日未有奉令出外者，縱令有人外出，亦決無人至虹橋飛機場，蓋日本官兵絕對不應至該地。俞氏於下午十時許赴日本駐滬總領事館交涉，日方參加者有總領事岡本，領事田尻，海軍武官本田，，冲野，田尻等多人。俞首述本日發生事件經過，並謂本案發生，誠屬不幸，惟市府前因貴國海軍軍官及水兵迭次在虹橋飛機場窺探及與守兵發生衝突，歷經提出書面抗議，並要求制止，以免發生意外糾紛在案，本日又因貴國軍人窺探飛機場，致發生不幸事件，殊深遺憾。據我方所得確實報告，有貴國海軍軍人兩名於今日下午五時半乘汽車一輛，向虹橋飛機場而來，衝過警戒線，不服我方阻止，遽爾開槍射擊，飛機場守衛兵士因曾奉命令，未予還擊，該軍人等隨即折回，其時我附近之保安隊因聞槍聲，出而巡視，該軍人等又發槍射擊，致擊斃士兵一名，我保安隊乃予還擊。至於詳細情形，現在尚待調查，又我方保安隊一名被擊斃外，是否尚有其他死亡，亦待調查。惟此次不幸事件之發生，係由於貴國水兵，忽視以前歷次之抗議，並開槍射擊我方飛機場衛兵及保安隊而起，殆無疑問。惟現值華北時局嚴重之際，貴我兩方曾共同努力維持本市治安，勿使發生事變，此次雖發生不幸事件，仍盼貴方力持鎮靜，盡力勿使事態擴大；一方面雙方調查，循外交途徑以謀圓滿解決云。雙方磋商良久，結果日方同意將本案由外交方式解決。俞辭出總領事館後，日總領館，日武官室，陸戰隊司令部，日本記者等由我市府秘書張廷榮，警備司令部參謀主任朱俠及警察局工部局等處代表陪同至出事地點調查，並將被擊斃之日本軍官屍身由日方領回，查被擊斃之日軍官，一為海軍中尉大山勇夫，士兵名齋藤要藏，我保安隊死難士兵名時景哲。

中英中法成立草約

倫敦四日路透電：中英間已在原則上成立協約，在倫敦市場發行中國債券二千萬鎊。此為中國行政院副院長兼財長孔祥熙氏在英任務完成之一端。孔氏已定今晚離英赴法，並將於日後赴德，並聞此項債款募集後，將存放倫敦，以待中國政府必需時支取。最可能之用途，為整理中國之內債。此項債款担保品為海關收入，其他細則尚未商定，並聞孔氏定於八月十七日由熱那亞乘商郵斯德號輪啟程返國。倫敦五日路透電：自中國在倫敦發行二千萬鎊債券之消息公布之後，此次已引起深切之興趣。此項協定之成立，其道德上之效果，因其足以對於中國之前途表示信任無疑，衆信將發生極有益之勢力，再則路透記者之發出此種消息，其來源自極可靠。並聞美法及比利時對於此項協定之成立均表示與奮及贊同，惟此項債款發行之細則，現尚在擬議之中。此種工作甚極繁重，當然在目前遠東情形混亂之中，一時尚無發行之意向也。再則中日兩國之間，雖有戰事之準備，但倫敦人士深覺必有解決之方，因戰事一發，結果等於雙方自殺也。市場方面中日雙方之債券雖已慘跌，但事實上之拋出極少，且自今日始，買方已漸顯活動之勢云。巴黎九日哈瓦斯電：中國行政院副院長孔祥熙博士，本日午後與法國銀行團簽定金融協定，由該銀行團以特種放款，貸予中國，俾得增加中國外幣存額，而使幣制益形穩固。按此項協定，乃係兩閱月前孔副院長聘訪法國時所擬議，迄至本日，始乃簽字成立。孔副院長已於本日晚間啟程前往柏林，稍作勾留，並將往捷克京城一行，然後取道羅馬返國。孔氏於啟程赴柏林前，曾向哈瓦斯社訪員發表談話，略謂：『中國改革幣制之一舉，對於中法兩國間之貿易，大有裨益，本日余與法國銀行團所簽訂之合作協定，亦即幣制改革結果完滿之明證也。余最近遊歷歐美若干國家，得與各該國簽訂同樣性質之協定，殊以為幸。抑此事足以證明中國近年來革故鼎新，期成為強大統一和平進步之國家，此種努力，頗獲歐美各國之稱譽，此余所深以為慰者也。』最後孔副院長則謂，渠蒙法國政府與人民優待，殊為感謝云。



蘇聯贊同美國政策

最近美俄兩國關係，頗有長足進展。俄美超北極飛行完成於先，美國亞西亞艦隊訪問海參崴於後。而美國務卿赫爾于七月十六日向各報發表書面談話，曾重申美國對于遠東與歐洲時局所行外交政策係以促進世界和平爲主旨。至本月八日至，已有英法蘇聯及北歐南美四十國家，通知美國政府，無條件表示贊同。惟德，義，日，西四國尙無音息，頗足玩味。至於蘇聯答復，係由李維諾夫于七月二十二日致函美大使，內稱蒙赫爾氏將談話內容示知，深表感謝。對於該談話的重要性，李氏頗爲注意，渠並曾詳加研究。其中關於各項問題所採立場，與蘇聯政府大體一致。蓋國際間關係之緊張，衝突及磨擦，尤其是武裝衝突的危險，其始雖或僅牽涉兩國或數國，其後或終將影響全世界各國的權利，此點實屬無可懷疑。而此種見解亦已早經表白於李氏在國聯所提出的和平不可分及集體安全兩原則內。對於赫爾談話中所含有其他見解，如任何國家應避免以武力推行外交政策，避免干涉他國內政，一切國際間問題純用和平談判及協定方式解決，意識地遵守國際條約，一切條約規定純由有關各方相互同意修改，一切國家地位平等，以及縮減軍備等等，李氏亦均同意。因其與蘇聯歷來不但宣布，并於外交政策中切實施行的諸原則相符。舉例言之，蘇聯政府十年前即曾在日內瓦提出普遍澈底裁軍及部份的縮減軍備之計劃，此後復曾在日內瓦提議組織永久和平會議，在必要的情形下，赫爾君所提到的各項協作辦法，即可就該會議機構內實施。目前國際形勢已充滿危害世界和平的危機，且在各地不斷突然爆發，據李氏之意，必須一切國家共同極力對抗，方能加以挽救。此種對抗行動以及國聯的活動化，可採各種方式，如地方互助公約及其他協定等。在各種方式中，李氏尤再三着重于一切誠意擁護和平的國家，應按時同時表示團結及維持和平的意志。李氏最後聲明，蘇聯政府隨時均準備參加作此種表示，而爲國際和平盡一份力量云。

美俄兩國訂新商約

蘇聯與美國間之新商約，已於本月四日成立，而於六日由蘇聯人民委員會批准，同時美總統亦在華盛頓宣佈其成立。該約爲美國第一次以最優惠國待遇給予蘇聯。其期限爲一年，規定蘇聯向美國購買貨物，應以四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爲最低限度，並限定蘇聯煤斤輸入美國者，全年應以四〇〇，〇〇〇噸爲限。蘇聯眞理報稱，「此新商約爲蘇美間商業關係改進及正常化之進一步重要發展，其性質與內容使蘇美商業關係的基礎更加擴大，因美國已承認蘇聯物品輸美應無條件按最惠國待遇，而蘇聯對美貨亦然」過去兩年蘇美間貿易總額頗有增加，一九三六年蘇聯輸往美國之貨物，爲二一，四〇〇，〇〇〇金元，一九三五年僅一七，七〇〇，〇〇〇金元耳。蘇聯自美國輸入之貨物，亦自一九三五年之二四，七〇〇，〇〇〇金元增至一九三六年之三三，四〇〇，〇〇〇金元。而蘇聯飛行家之蘇美間越極飛行，以及美國亞西亞艦隊訪問蘇屬遠東，尤足促使蘇美邦交日臻鞏固。此次新商約締結後，兩國交誼必有更進一步的發展。又據本月八日「紐約時報」載稱，蘇聯委員團正與美國各造船廠進行談判，訂造主力艦三艘，各備十六英寸口徑大砲十門，其造價當在一萬萬美元至二萬萬美元之間。美國官廳雖曾提出異議，厥後已予撤回云。

英義談話定期舉行

自本月初英義兩國首揆換函後，歐洲大局顯已漸趨緩和

。據路透社四日倫敦電稱：「英相張伯倫與義相墨索里尼間友好函件之交換，已引起倫敦人士之希望，以為此舉當可造成英義關係中之新空氣。惟路透社探悉，雙方既未作任何允諾，亦未討論任何詳則，報紙所載之種種計劃，純為推測之詞，而未有事實上根據。當七月三十日英外相艾登在下院言及地中海事後，駐英義大使格蘭第先商諸艾登，而後訪問英相張伯倫，傳達義相措詞友好之來文，張伯倫旋以私人性質之親函復之，未幾墨索里尼亦報以一函，往來兩函，皆以尋常友誼詞句出之。對於西亂不干涉問題，羅加諾條約問題，阿比西尼亞問題或其他特殊問題，皆未有直接關係。惟一般人以為英義兩國總揆之互換私人函件，定可消釋雙方疑慮，而英義政府對於英外相艾登所說明之地中海局勢，彼此觀念相同，此點亦或可於兩國總揆之交換函件見之。按數日前艾登曾謂，英國在地中海固定保障其自己利益，但對於任何他國之利益，並無加以挑釁之意。於是衆望任何問題，皆可於羅馬與倫敦之坦率討論中解決之。英國政界感覺現有一種相當機會，可在現有之英法間密切親善關係上有所成就，如再輔以英義間關係之改善，則歐洲一般緊張空氣可期緩和矣。」至於英義正式具體談話，則英國官方已証實將於九月中在羅馬開始，英方由駐義大使德魯蒙代表，義方則由外相齊亞諾親任折衝云。

西歐新約有成立望

英國政府對於西歐未來公約一事，曾於七月杪照會法德義三國政府，主張在倫敦組織專家委員會加以研究。最近英國外務部業已接到駐德義兩國大使報告，稱德義兩國頗表示贊成，並均願派遣專家前來倫敦。此在法國方面，當亦可表贊同。歐洲各主要國家外交當局，可望成立一種協定，此種協定，名之曰新羅迦諾公約亦可，名之曰英法德義四國公約亦無不可，其目的則在促成歐洲和平之穩定。又據國民新聞社五日倫敦電稱：「德國外長牛賴特與義國外長齊亞諾大概將於九月來游倫敦，惟英國外長艾登或將先訪羅馬，此項發展。倘進行順利，則英法德義四國當可簽訂條約，以維持歐洲和平。據悉當前之計劃，約有下列五項步驟：（一）消除英義誤會。（二）增進英德關係，其中包括簽訂新羅迦諾公約或德國重返國聯等項。（三）消除西班牙內戰對於世界和平之威脅，至少須撤退一部份外籍志願兵，惟同時亦須承認西班牙國民軍為交戰團體。（四）英日締結安定遠東局勢之政治協定，此項協定成立之前，當然以中日兩國之間不發生長時期之衝突為條件。（五）英美締結商務協定。

西戰不干涉會休會

國際不干涉西班牙內戰問題，自英國提出折衷計劃後，不干涉小組委員會於本月六日在倫敦集議，因關於承認交戰團體權利問題，蘇聯與德義間意見相反，迄難調和。於是打破西亂不干涉僵局之企圖，又告失敗。不干涉小組委員會是日集議一小時之久，終未能調和蘇聯與德義之意見。委員會主席樸萊茅斯勛爵因見不能獲有結果，乃宣佈延會，俾使各委員從容與其本國政府磋商能否獲一妥協。同時技術委員會將進行無爭論之事件，另組織一新委員會，研究陸海監察事宜。是日開會之際，蘇聯代表邁斯基聲明，蘇聯政府不能改變其在上次會議中所表示反對承認西班牙國民軍享受交戰團權利之意見。德代表則請注意德政府對于片面監察之賡續，深為憂懼，此舉顯不能長此進行。主席所稱俟海陸監察計劃辦事處主任范特姆海軍大將，與秘書赫明調查監察事宜之報告書呈送到會，如有考慮該問題之必要，再行考慮，可更有益，渠殊表同情。邁斯基詢問德葡代表曰，君等準備宣布貴政府無條件贊同撤退志願兵乎？三國代表之答語，蘇聯代表殊不滿意。邁斯基力爭志願兵問題為英國方案之核心，渠必須獲一回答。又稱蘇聯反對給予交戰團之權利，至少須待志願兵全行撤退之後。於是德義葡三國代表均稱邁氏之言論，

與現所討論之事無關，且在英國方案範圍之外。且謂三國已在原則上接受英國之方案，而蘇聯獨未接受。樸萊茅斯頗有贊同德義葡三國代表所稱現所討論者爲英國方案而非蘇聯撤退志願兵方案之意。並提議海陸監察計劃辦事處應報告其視察情形，及提出恢復與改善監察計劃之建議。卽經全會一致贊同。於是該辦事處之秘書報告會衆，依照不干涉方案，各政府應繳之經費，今仍有多國未繳，出席代表，卽允將此事通告其本國政府，請撥必要之付欵云。

馬德里戰局又緊張

馬德里近郊戰局，本週又趨緊張。本月九日政府軍曾在馬德里區中向國民軍進攻，以坦克車及飛機爲助，沿加奈德大道前進，欲截斷國民軍與魯比亞爾斯之聯絡。同時政府軍並砲轟岡比洛。國民軍不支後退。另有一軍則由代爾特圭恩加向薩爾登進發。據政府軍司令部聲稱，馬德里至瓦倫西亞間之交通，因政府軍屢次勝利，危險已經大減。某半官消息謂安達路西亞有國民軍士卒五百餘，因不允以最佳之營房移讓義軍，竟遭殺戮，西班牙法西斯組織法朗其黨黨員，竟袒護義軍，包圍反抗之士卒。旣而衝突之範圍擴大，摩爾種軍隊亦參加反抗。莫利爾地方國民軍，逃亡歸降政府軍者甚多，竟至須用炸彈槍刺阻止。現在局勢甚危，故由馬拉加增調守衛軍隊前往，惟馬拉加工人得息守軍減少，卽起而包圍司令部，同時莫利爾糖廠中之工人，亦曾攻擊國民軍云。同日西班牙政府軍情報處自馬德里報告，謂過去四十八小時內，有大批義國正式軍隊開入多萊陀城。據悉此項援軍，係欲協助國民軍截斷馬德里至瓦倫西亞間之大道，或再向馬德里進攻云。

一週大事日記

自二十六年八月四日起至二十六年八月十日止

八月四日　星期三

△白崇禧抵京
△日機轟炸南口下花園
△張自忠離平
△中英商定草約由我在英發債券二千萬鎊
△馮治安代二十九軍軍長
△謝冠生任司法行政部長

八月五日　星期四

△孔祥熙抵法
△英決定擴充空軍

八月六日　星期五

△中俄否認締結條定
△孔祥熙訪晤旭丹
△蕭振瀛返國抵滬
△西戰不干涉小組會集議

八月七日　星期六

△日續調三師開集津靑
△川越抵滬
△劉湘到京
△漢日租界僑民駐軍均撤退

八月八日　星期日

△平綏線軍事漸緊
△蔡廷鍇抵滬
△我警察開入漢日租界維持秩序
△黃河水患嚴重
△蘇聯宣布贊同赫爾宣言

八月九日　星期一

△龍雲抵京
△余漢謀返粵
△滬虹橋機塲發生不幸事件

八月十日　星期二

△日軍猛攻南口
△中法訂定草約

如何籌措戰費？

侯樹彤

如何籌措戰費？時至今日，這是人人急欲索答的一個問題。一般國家籌措戰費，最普通的辦法，大約不外三途，即：（一）增稅，（二）發鈔，（三）舉債。

現在先說增稅。這一途，我以爲在今日的中國是走不通的。中央政府的主要稅源爲關，鹽，統三大稅，而附益之印花，煙酒礦產，所得諸稅。地方政府的主要稅源只有田賦一項，而附益之以種種苛捐雜稅，一旦大戰爆發，關稅一項收入，不消說，十之七八勢必化爲烏有。鹽稅比較着好一些。只要我們單事有相當辦法，能夠把守住沿海產鹽區域，這一項稅源或者不致於受嚴重打擊，並且必要時，我們還可以開發內地鹽池來抵補。其餘統稅田賦以次各稅，斟酌情形，分別提高其稅率，辦是可以辦的。不過這未必便能增加稅收的總額。因爲百業受戰事影響，最易淪於不景氣，欲期稅收格外旺盛，恐怕爲事理所不許。至於舉辦新稅，只有遺產稅及財產稅還可以試試看。但緩不濟急，一時也不會對國庫有多大裨益。所以統籌全局之後，我們覺得：維持原來的稅收總額已經很不易。至若戰費，無論如何，是不能靠增稅來籌措的。

再說發鈔。這一途非常危險。我主張應該留作最後的一著，非萬不得已，絕不可輕易嘗試。因爲發鈔即是通貨膨脹的別名，勢必引起物價高漲，而物價高漲的結果，將使單政各費加速的膨脹起來。如此，則政府收入恐怕益發不足以抵償支出的。同時，通貨膨脹會使國家整個的經濟機構發生騷動。因而政府的稅源及人民的生計，便免不了全要遭受嚴重的影響。

舉債自然是戰時不可避免的手段。這裏我們可以把內債與外債分開論。外債姑且不談。我們對於友邦不敢存什麽奢望。我們抗戰須要靠自家的財力。現在先論內債。這又可以分作兩種。一種專在國內發行，一種專向華僑推銷。華僑愛國的情緒，比內地人民熱烈得多。爲了抵抗日本而向他們募債，他們一定樂於輸將。不過爲得推銷起見，我主張將來發行公債不要以法幣（或他種鈔券）爲本位。因爲政府雖不一定要用發鈔的辦法籌措戰費，但是購買公債的人，却保不住對於法幣懷抱着若干戒心。最好的辦法是指定一種物價指數（亦有提議用海關金單位者）作爲還本付息的標準。有了這層保障，法幣儘管跌價，然而投資公債的人則不憂損失。愛國之義，人有同心。只要政府有辦法，能夠保障投資人的利益，十數萬萬元的內債，我認爲是不難募集的。

上述三種辦法，比較着可以通的，只有內債一項。增稅似乎不是一個有效的辦法。發鈔雖然方便，但却不應輕率嘗試。即至萬不得已時，非增發紙幣不可，增發也須有個分寸。稍微濫一點，便不啻自毀經濟國防。並且除去向華僑募集的那一部份債款以外，其餘在國內舉債及發鈔所籌得的款子，不過只是一種對內的購買力。必須我們國內有物資可供政府採購，可供政府徵發，這種購買力纔會發揮抗敵的效用。至於國外物資的購備，那完全另是一件事。我們必須另外籌措一宗對外具有購買力的款子，始足以言抗戰。

然則這宗款子將怎麽一個籌法呢？這倒不難。我們現存着一大宗法幣準備金，這裏邊包括有白銀，黃金及外匯。並且最大部份皆存在國外。這是我民族數百年來刻苦積蓄的一點資金。幸而早已經集中起來，現在正好拿來作抗敵救亡的本錢！這宗款子，不但數目可觀，最難得的是非常現成，不待臨時張羅。他種款項暫且不必說，只專憑這一宗，我們也儘可以陪着敵人周旋一番了！

說到此處，也許有人要顧慮法幣的地位——以爲一旦準備金移充戰費，法幣制度豈不要跟着坍台？其實是不相干的！一國的貨幣所以需要準備金者，在平時，不過只供支付國際收支的差額而已；在戰時，原本就是預備向國外交換必需品用的。這一點也不稀奇，有歐戰的前例可按！況且紙幣的價格能否維持不墜，完全要由發行數量來決定——並不在乎有無現金準備。一個國家，儘管保有恒河沙數的黃金，但若發行過多，超過社會上現實的需要，這種紙幣，無論如何，

總免不了要跌價的。反之，縱令它把這恒河沙數的黃金都拋棄到北冰洋去，只要它能夠減縮流通的數量，紙幣是依然要漲價的。這是一定的道理——無殊天經地義！我盼望國人千萬不要因爲政府動用準備金，而對法幣發生絲毫疑慮！

另外一個籌措對外購買力的辦法是徵發逃亡國外的資金，我國富人近年在國外保有投資或存欵的，據說很不少。特別自從新幣制頒行以後，有人估計，資本逃亡的數目，不下兩三萬萬元之多。現在到了國祚民命絕續存亡的關頭，無論講法理，或是講人情，政府都有取得這項購買力的權力。而今所急待研究者，只取得的方法而已。關於這種方法，我們可以分對內與對外兩方面討論。對內，政府應即頒佈法律，責令人民呈報所有寄頓國外的存欵及有價證券；然後發行一種以物價指數（或鎊金單位）爲本位的公債，把這些逃亡的資金悉數換回來。這樣，人民並不吃虧。因爲他們所以移資海外者，還不是因爲不信任本國幣制嗎？現在既有物價本位的公債作保障，豈不比保存許多外國貨幣及證券更安全一些？如果這麽辦，仍有隱匿不報者，那便是與國爲敵，政府應不惜繩之以峻法，治之以嚴刑，再無庸用其客氣。至於對外，我們可以要求上海各外商銀行協助調查中國人移存海外的資金。好在這種資金，多半皆寄頓在英美兩國。只要這兩國政府肯略微幇一點忙，這事便不難做到。

還有民間收藏的銀幣以及金銀首飾器皿之類，政府此時亦應該研究辦法，預備加以徵發。法幣實施之後，原來流散民間的銀元並沒有全部集中。至少尙有數萬萬元窖藏在內地農民手裏。這宗金銀如果能夠徵集在一起，數目一定很可觀。

綜括起來說，籌措戰費，應分對內與對外兩種購買力各別辦理。對內購買力可用於國內商品之採購，軍餉之發給，以及民間現成物資之徵發。籌措的辦法是內債與發鈔。對外的購買力將專用於採購舶來的必需品。籌措的辦法是：募集華僑內債，動用法幣準備金，徵發移外資金及民間藏銀。以上各種辦法，除發鈔一途因爲過於危險，外債一途因爲沒有把握，此時皆不必計議外，即專靠其餘的幾種辦法，據我估計，至少也可以籌措三十餘萬萬元。只要政府肯認眞羅掘，無所瞻徇，我以爲我的估計絲毫不算誇大。如果悉索敝賦，將來只有比這個數目大的，絕不會比這個數目小。

至於三十餘萬萬元的戰費，究竟能夠支持多久，我不是軍事家不敢妄加推斷。但依據歐洲大戰的經驗推算，這宗戰費至少應該可以支持到一年以上。

最後還有兩點，亦應該在此處附帶着指明。第一點，稅一途雖然走不通。但打起仗來，外債費却可以節省一部。所欠敵國的外債及賠欵，不消說，是不用支付的了。即友邦的債欵，應償的，亦未嘗不可以商量展緩。又不是戰事發動之後，賦稅容或減收嗎？如此，節餘的[illegible]費，便抵補這種虧空了。第二點，我們窮雖然窮，但窮有窮的辦。我們養一個兵，每月所費至多不過十餘元。而敵人養一兵，則非數十元不辦。再者，我們現有一百幾十萬常備兵這些軍隊的俸餉原本就在經常歲計以內，不須另籌臨時費但敵人動起員來，大部份的軍隊却須臨時徵集。因此，他所需要的臨時費，自然要比我們大多了，這一點是我們比佔優勢的地方。

我並不是積極主戰的分子。即在此次盧溝橋事變發生初，我一直還希望和平解決。不幸時局竟演變到今日的地。抗戰，大約是不可避免的了！然而許多主戰的朋友却又慮戰費沒有着落。我們所見與他們不同，我對於戰費的籌是相當樂觀的！謹臚陳管見，以告國人。

（錄八月八日上海大公報星期論文）

非常時期的鍛鍊

中國求和平而不得，漸漸進入眞正的非常時期，因爲們從來沒有受過這種鍛鍊，所以社會發現出許多矛盾而不合理的情態，我們希望國人要有堅強的自信力和沈着的責感，方纔可望度過空前的大難關。

在非常期中，人們精神易於過度亢奮，差不多成了變心理，追求刺激，專想『痛快』，熱心戰事，巴不得天天大戰，時刻有喜報，其實這完全是錯誤的。現代戰事有連性和繼續性，前者必須要構成戰線，呼應銜接，進止合拍後者必須有整個計劃，清結總賬。決不能零星犧牲，支節付，更不應稱快一時，不問結局。二十九軍的失敗，就是計劃，無準備，作戰時祇有點而不成其爲線，以致被人各擊破，一敗即行退却。試看日本到現在還並沒敢長驅進入保線，祇在平津四周構築工事，防我反攻，對察綏亦還在兵佈置，未敢猛進，似這般謹慎小心，正可見現代戰事決是外行人想像中的那樣簡單輕鬆。我們若果懷着看熱鬧講痛快』的心境來期待眼前關係國家存亡的軍事之開展，那

危險極了。我們不必問當局是不是要打，祇看日本方面是不是容許中國可以和平。我們也不必問當局是不是快打，祇問我們究竟是要片刻的興奮，抑是要終局的勝算。我們以為時局到了今天，全國軍人聽命中樞，朝野內外見解一致，國人祇有信賴當局，責成他須要有計劃有準備有決心去針對環境肆應非常，至於軍略的決定，戰術的運行，緩急進退之間，祇有讓當軸盡全力負全責去辦，我們用不著懷疑他不打，更不必焦燥地催促他快幹，因為這都不是不懂軍事的外行人所可任意主張批評的。中國幾千年士大夫好談兵事，誤國不少，現代戰爭與古時迥乎不同，我們更應引以為戒，少發議論，以免徒亂公衆聽聞，有害無益。假如因為這次的非常國難，使得一般人了解一些現代戰爭的常識，那便是大有價值的鍛鍊。

中國民衆，向來缺乏組織，近年雖有相當訓練，終於免不掉空虛浮夸的弊病。現在非常時期，眞已到來，人們的思想感覺，究比平日為切實急迫，此時要講組織訓練，應可事半功倍。我們以為在前方的人固應努力戰備，矢志犧牲，在後方的人則應儘量就民衆的組織訓練加緊工作。中日如果終於正式交綏，斷不能，亦不可希望短期結束，要想長久支持，必須於不得不犧牲之外，儘可能設法保全人力物力，避免不必要的毀滅，以期後方補充，源源不絕。關於人的方面，不但應將不必要的少壯非戰鬥員，移往後方地域，繼續不斷地組織訓練，以備長期鬥爭，對於婦女兒童暨未成年的青年尤應趕快遷移，最好分送在內地各省，責成地方政府，協助保育教練。此際還有一點，應當注意，即是人口移動，切不可再集中都市，而當廣散內地，一面移殖，一面組織，不特要把內地繁榮發達起來，而且要就地加強訓練，使能縣各自衛，村各自保，聯絡密切，精誠凝固，首都縱令遷移，而行都所在，立成全國聯合中心，省垣縱令失守，而省府所到，立可指揮全省各縣，推至各鎮各村，莫不如是，要把向來首都失守即是亡國，省城陷落即是亡省的舊觀念，完全打破，這也是非常時期中人們應受的鍛鍊之一端。關於物的方面，不但應將危險地域的產業資本設法遷移腹地，更應將都市游資，儘量放回內地，使內地多留一分物資，將來復興即多一分力量，這些都是非常時期應辦的要事。我們希望全國各界有堅強的自信力，對於目前軍事上一時的進退，不要過分重視，一方有沈着的責任感，就長期奮鬥中的非常工作，切實研討，人人盡力去協助實行。我們不能不承認日本是隻猛虎，但也不容否認中國是隻雄獅。過去沈睡了多少年，近年雖已覺醒而精神還未恢復，肢體運掉不靈，現在遭遇非常困厄，如果利用機會，加意鍛鍊，不難發揮神威，與猛虎搏擊幾個回合。總之，今後祇要萬衆一心，全體奮發，鬥爭前途，儘有光明，這就要看國人能不能善用非常時期的鍛鍊罷了。

（錄八月七日上海大公報）

全國將領來京請示

全國高級將領，這幾天都先後到京，請示機宜。閻副委員長與白副司令崇禧余主任漢謀，現時都在京，劉主任湘龍主任雲即日要到。其外已經來過的不必悉舉。南京這幾天，充分表現着舉國一致的嚴肅氣象。

大家要知道！這般將領到京，並不是來會議方針。因為方針是既定的，不須討論，也無可討論。中國的方針，就是蔣委員長上月十七日在牯嶺的演詞。這篇演詞，得到全國一切方面廣大的同情與擁護，實際上也不得不同情，不得不擁護，所以從發表那一篇演詞之日起，只是如何執行的問題，並無討論的問題。

大家看中國今天的外患，是怎樣地展開着！我們五百年的故都北平，已被占領，我們北方最大的商埠天津已被摧殘。日本軍隊，正不斷地集中，日內就要達到十萬左右。這些軍隊，顯然要久占平津，而更向津浦平漢平綏三路進攻。中國除東四省外的北方國土，眼看又要被分割以去。這些地方，是中國民族數百代祖先經營開拓的中原。政治上是我們完完整整一大塊國土，經濟上是我們煤鐵棉糧食的重要倉庫。這北部河山如失了，中國就亡國了。這其間有一萬萬以上的同胞，如果坐視不救，就要都變成天津市上無端被燒殺的無告之民了。所以今天的問題，只是一句話。中國民族甘於亡國不甘？不甘於亡國，就必須全民族立在一條線上，去吃苦，去犧牲，此外別無討論計較的餘地了。

中國近代史上，這樣的國難，是第一次。同時，中國能眞正以國家的組織，全民族的覺悟與熱情，動員全國一切軍隊，以救亡衛國，這也是空前之事。中國在這存亡關頭，纔確實成了現代國家。換句話，纔彀上蔣委員長[illegible]說的中國是個弱國。我們近代史上，對外戰爭有好幾次，但實際上都是用局部的力量。多數人民，或者始終不知有其事。今天情形，卻大不然了。今天外患的猛烈，比從前兇多少倍。今天的

命題，是與國或亡國。亡國後之境遇，就同我東北失地一樣。無政治權，無敎育權，只有做苦力替人家工作的義務，而沒有世界自由人類所享的一切自由。中國在這個境遇之下，逼迫着全國國民，發生眞正覺悟，知道只有團結奮鬭，死裏求生，纔能免亡國奴種之奇禍。其最顯著最可稱讚的現象，就是全國武裝同胞，先一致表示爲國犧牲的決心。我們深知道，今天全國的各級軍人，沒有一個不甘爲國效死。我們全國的軍隊領袖，現在都立在中央惟一的軍令系統之下，勇敢地盡其任務！這幾天來京的將領們，只是來請示任務，請示後就要各自回防的。中國今天的境遇誠然悲哀與艱難。但是這全國一致的決心犧牲，一定最後得到勝利。中國現在的決心，絕不是這兩年社會上甚囂塵上的抗日。中國今天，是要活，但要獨立自由着活。中國今天，確將要全國動員，準備爲衞國求活之殊死戰。但中國人始終毫無一點侵害日本國民權利的意思，也並不記仇恨，講報復，中國人並沒有忘了兩千年中日民族的舊交，也不誇敘中國祖先給與日本的文化上的援助，而今天責日本以怨報德。中國人今天的心理，只是反分割，反亡國！這種心理，已經使得二百萬軍隊，結成一個人。同時廣大的民衆，千百萬的智識青年，都決心作軍隊的後盾。而象徵這個大團結的就是現時全國將星來京請訓這個嚴肅的事實。日本若執迷不悟，竟想征服這樣覺醒後的一個大鄰邦，將來必要有嚴重之後悔了。

（錄八月六日上海上公報）

關於外交立場的剖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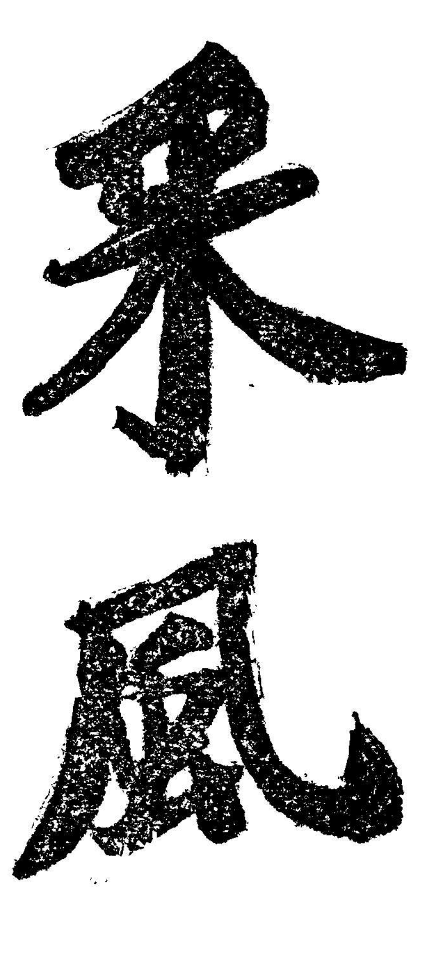
昨日本市英字晚報，有說這兩天有和平空氣之醞釀，我們想趁此將和平問題的眞相，就其所知，說明一下。

第一：須知道中國始終開着和平交涉之門，並未中斷。按中國外交上的正式表示，見於外交部致日使館的備忘錄，提議雙方約期撤兵，而解決方法，或直接交涉，或仲裁，或調解，皆可樂從。這個備忘錄提出後，日方並無反響。其後我政府對於宋哲元所訂之三條，並且表示許可，但仍不能阻止日軍之攻襲平津。平津失後，我政府之正式立場，並未變更，所以就中國而言，並未關閉外交之門。大局之所以日趨緊張，乃因日本兵占天津，接着更運輸大軍來華，同時在津浦，在平漢，在平綏，繼續軍事行動，而並不理會我外交部所提議之直接交涉，或調解，或仲裁，所以實際上外交路斷之責任，不在中國。

第二：須知道中國始終維持着最小限度之目的，其現在及將來之一切行動，全爲貫澈此目的。依理論言，倘有外交交涉貫澈目的之方法，焉有不用者，但無奈事實上早證明其不能。所謂最小限度之目的在蔣委員長兩度談話中，說得明瞭。第一次談話，舉出四點，其第一點是「任何解決方法不得損及領土主權之完整」，第二次談話中，有一句是「其政府對日之限度始終一貫毫不變更，即不能喪失任何領土與主權」，簡單解釋，中國最小限度之目的，就是維持領土主權，而此所謂領土，尙不含過去之失地，乃僅僅針對盧溝橋事件以前之冀察平津現狀而言。這眞可謂小而又小低而又低了。但試看現在情形怎樣？平津一帶還能說到主權嗎？我們的人民，求作國際法上的被占領地人民而不可得，文化機關，尙且被毀滅，其他更不必問。況且看日軍行動，乃正預備更大規模的進攻，這種事實，豈是外交交涉所能挽回。

第三：須知道我政府在這刻刻要受大規模攻擊的前夕，也並未放棄交涉，只是交涉無益。我們的許大使，尙在東京，近來雖報上無消息，但大使的職責，本是辦外交，既未奉召回國，便可判斷其並未中止其外交上之職務。再者，昨天消息，日本川越大使六日要回到上海，這也可當然想像我外交部與該使將有一度重要的折衝。不過就實際而論，日本需要我中央政府的恐怕只是一點，就是望中央不要管北方事。在目前至少是先不問冀察平津之事。所以日本的條件，可以想像。簡言之，就是望我中央承認日軍所做成及所將做成之一切事實。這就是條件。所以換句話說，假若最近有交涉，那麽日方的條件，就是關於冀察平津之事，不作爲交涉。因爲他們始終主張當地解決，現在更完全是武力解決，並且他們以爲平津業已解決，今後要繼續解決冀察兩全省，再接着解決綏遠，一面解決山東。根據上面的說明，可以判斷英字報所傳和平空氣之說，不能成事實。我們這樣說明的目的，在於使中外各界，都明瞭中國始終未閉和平交涉之門，並且始終是歡迎交涉的。但無奈對方不要交涉，要武力占領。所以近衞在議會所說現在仍抱不擴大方針，這話是完全爲向世界卸責的。我們深恐世界與論得到錯誤印象，以爲中國要打仗，不要交涉，那就是完全受矇蔽了。

（錄八月五日上海大公報）



國風社選

讀明史　疑盦

專巳以病羣禍莫烈明季奮私封短睫門戶挾陰忮搢紳無智愚狂恣憐衆醉不平會抉盪翻覆嗟立致凶殘到張李望古餘涕淚故轍懍當前思之獨神悸事君當毀體搒掠不敢避甚且死衢市路人為酸鼻久為雄辟資嗟古致身義適時了無覺世往但驚異去蔽反昭蘇皎然一天地端宜醜酒慶貿此嘆非易智愚不可強強聒徒嘵嘵豈無號泣聲過耳隨風飄國命聚斂傾竭澤匪一朝飢疲萬點淚倒海成哀潮其亡幸不亡此幸可數傲青史留薄痕白日風蕭蕭

元巳日同新彥子奇構甫衡雨郊遊小憩靈谷寺還飲遂步淮榭作　仲恂

老豬懸禊辰風雨巽之走誰為張奇游北客二三友晚岑雲壓重提稱疑在手萬木印天光靚靧不受垢殷紅棠樫花婀佽儕新婦㨯條挼抄之滋貌皺顏醜縮影龍湫堂寶墨啼何有（寺舊懸匋齋書聯至佳近不之見）瓊花堪作薪借緣敬牆柳鐘唄非世情念念負渠久折盡湖海心試傾軟腳酒

西湖　小魯

甲戌歲三至三年今更遊四時景物異萬象一湖收疑盦比瓷盂我謂如一漚遊心此嘔中浩蕩將奚求稚柳漸垂隄雜花滿汀洲契闊幾何時處處增高樓主人忙未歸三數奚僮留何如抱一艇嘯傲雲水頭脩然適自適知者三兩鷗

何梅叟七十　秋岳

儒冠耿介照鄉扮不分詩聲世得聞梅格政如高士節

琴心。疑。有。訬。香。薰。開。尊。平。旦。逢。參。勝。執贄。他。年。乞。定。文。
更顧。北。帆。閒。浣。筆。靜中。為。寫。故。山。雲。

丙子秋什公來游約同縈叟登海中小青島　君坦

孤嶼。中。流。海。未。桑。猶陪。二。客。立。斜。陽。危湍。詎。可。燃。犀。燭。
單舸。偶。因。渡。我。忙。投足。嵯。峨。悲。砥。柱。盪胸。浩。淼。溯。流。光。
工愁。衛。虎。吾。無。取。彼岸。相。招。一。葦。杭。

紫頭有先君所藏宋四賢遺稿鈔本一卷為吳潛四明吟稿及摘句趙汝回東閣吟稿高鵬飛林湖遺稿徐鹿卿泉谷集吳徐有序跋東閣見鄭思肖心史因誌之以詩　子威

未造。功。名。侍。穆。陵。（理宗）平章。史。賈。正。交。憎。四賢。天。水。應。同。
傳。一姓。厓。山。不。再。興。作官。心。知。耕。歛。苦。辭家。夢。戀。菊。松。
曾。（均見原詩）開編。忽。動。楹。書。感。手。檢。籤。題。淚。滿。膺。

寥士詩人見贈長句次韻送其返甬　佩秋

回風。詩。筆。玄。嬰。史。門下。高。材。絕。世。姸。迂。怪。恥。為。齊。博。士。
清恬。雅。似。晉。名。賢。論交。傾。蓋。情。深。摯。錄別。題。襟。意。眇。綿。
歸去。四。明。溫。舊。業。鷄鳴。晦。雨。獨。脩。然。

題貴陽凌翁冰髯雪笠圖　纕蘅

林下。仍。憂。國。（用少陵憂國願年豐詩意）披圖。敬。此。翁。婆娑。忘。老。至。悱
惻。抵。春。融。州里。歸。仁。久。詩書。食。報。豐。表微。吾。有。責。何況。
勝。流。同。（卷中題句皆并時知舊）

三蘇祠　石遺

老泉。御。將。語。長公。好。兵。喻。千秋。紗。縠。行。一代。杜。武。庫。

金縷曲（惜別）　堯生

逕了。春。歸。路。正萋。萋。牛。毛。細。雨。草生。南。浦。白日。當。天。三。
月。半。偏又。陰。晴。无。據。望自。并。重。重。烟。樹。半載。慈。香。將。進。
酒。算餘。生。第。一。開。心。處。楊柳。岸。唱金。縷。諸公。儘。作。詩。
人。主。奈荒。年。邊。聲。隱。隱。曉風。如。訴。青眼。高。歌。人。老。矣。苦
為。向。平。留。住。到今。朝。子。規。催。去。此去。縈。州。書。伴。我。夢醒。
時。故。舊。如。相。語。蕭瑟。極。庾開。府。

水調歌頭（爲黃陰亭題瀛槎重泛圖）　釋堪

滄海。渺。無。際。孤詠。自。蒼。茫。更。番。乘。風。破。浪。萬。斛。駕。龍。驤。
覘國。阿。誰。著。意。試看。鯢。居。鮒。入。吹。倓。正。飛。揚。憑仗。壯。懷。
好。勝處。且。徜。徉。鼓雷。霆。浴日。月。忒汪。洋。迴環。島。嶼。依
稀。霄。際。掛。虹。梁。我願。心。兵。罷。構。從此。猬。颺。都。熄。洗甲。倒。
銀。潢。夢。泛。靈。槎。去。與。子。訴。天。閶。

夜

屈曲夫

槍彈照舊發瘋似的叫嘯着，穿過樹枝頭，撲到巖壁上——嗤嗤，啪啪，嗤嗤，嘣！

——快把金同志同孩子們掩護出去，不管我，我……完了。

鄧，他一手滿是鮮血的按住胸邊的傷口，一手顫顫抖抖地，推掀着扶了他的兩個同伴，——陳志興和劉畲子——掙扎着說出這三句話，皺着濃眉頭，閉下了深陷的大眼，說不盡的哀愁，蓋着他那蒼白的黑臉。

對他說，同伴們不能同生也必同死，不錯，他點點頭，但跟着深深地嘆口氣。

——唉！我何嘗不想活啊！但是，金！……

他擺過頭，撐起來，一條血痕橫掛下他那高高的鼻梁，——他額角也受傷了——他重新睜開失掉光彩的雙眼，無限慈愛地注視着孩子們，圍在金身邊站着的孩子們。

孩子頭金猴子走到他跟前，摘下帽子，輕輕地揩下他鼻梁上的血流。

轟轟隆隆啦！一個排山倒海似的爆炸聲，把地面震得躍起來了，跟着嗡嗡的響亮聲越過山頂，在樹頭上，雲烟里，撲來兩架轟炸機，嗡……。

孩子們圍緊了金，貼着他的腰身，攙着他的臂膀，有的躲藏掉面孔，也有的呆呆地仰着天真的腦袋。

——孩子要緊！孩子要緊！趕緊帶他們走罷！不管我，不要管我！

他激動的掉着不靈便的舌頭說着，把眼睛朝樹林上翻了下，就痛苦的閉下了。

金顫抖了，為着鄧，為着孩子，為着共同的前途，可是要脫離這片森林地帶，不散開走，無論如何是不能減小敵人攻擊目標的。於是金咬緊牙齦跋了兩步，去緊緊地握着鄧的手，在他淌冷汗珠的眉頭上親了一親，他悲傷的做着手式，叫他們揹起他。動手扶他時，他睜開難以睜開的眼，張張嘴，說不成聲，擺擺顫抖的手，但金指指孩子，指指自己，他生氣似的閉下眼皮，頭搭在陳志興的肩頭上，他們向比較安全的方面走去。

劉畲子回了幾回頭，最後拍拍胸口，表示他當保衛護他。金猴子一手擦眼淚，一手向他們揮着帽子，大家都無聲地揮着手。三個頭兩個背影，漸漸地在樹幹中影蔽了，他們這樣成了永別！

×××××

他們是個沒成熟的小隊，在未有行動之前，失了風，遭受敵人殘酷的「圍剿」，悽慘的敗退下來，已經成了失掉戰鬬力的十二個沒子彈的槍手了。

然而，當他們夜行了一晚，在拂曉時分，在遭受敵人的截擊中，卻捲來六十多條的好漢。這不是太奇怪嗎，一點也不，這像在別處的情形一樣，當他們向山叢敗下去，退走的方向是有個煤礦棚的。煤礦棚的老板，也就是當地的團總，一聽到他們「來了」，他急得上氣不接下氣，亂抓他那肥胖的頭窩嚷起來：「來了嗎？啊啊呀，來了！」馬上掀起了洶湧的瀾潮，於是提兵調馬，於是一計兩用地——既防造反，亦可保衛——的把煤棚里的伙計們調到莊上來，做擴充保衛團的補充，而他們真的來了，這班煤花子卻變了，變成迎接他們的助手，幫他們繳了一批槍械，幫他們在窯里搜出了幾十担大米，另外是一羣無家可歸的孩子們。

他們在煤山上被圍困了五整天，五整天，時時刻刻是在火藥味兒里翻筋斗。時時刻刻在執行衝出去的企圖。而最後一次的突圍，卻只成了他們壯烈的犧牲，剩下了一個受重傷的隊長鄧；一個最忠實的護衛，陳志興；一個不怕死而沒死的英雄，煤花子劉畲子；和為着「保險傷」而担任保護孩子們安全的，有政治熱情而無軍事常識的金；再是六個孩子：金猴子，老冬，黃老么，二貓，小扣子，小春，這班腳色。

金跛着他那受傷的腿，帶領了孩子們竄出樹

林，爬過窄狹的土溝，翻過滿是野莉的山凸，躲躲閃閃的在巖石間，像隻帶傷的老母雞帶着一羣小雛子，亂逃亂竄。跌了一個栽葱，翻一個觔斗，滑傷了鼻子，攢壞了臂膀，扯破了袴子的；然而，孩子們自己却對付了這些艱難，金猴子忽而跑到前頭，忽而落在後面，他比金更有本領的，用了各種不同的鼓勵的，反激的，恐嚇的話語，控制了他們——

——嘿！你看，老多一點不怕痛呵，不要把敵人扐到呀，走！

老多摸着鼻頭，掛着眼淚，飛跑。

——有本事的不作興哭啊！一哭，就把敵人笑了，你看，黃老么他趕上前頭去了！

黃老么一翻身就爬起，提着袴子向前追。

——你看，二貓落在小扣子後面了，二貓總要把「豺狗子」咬掉腿啊！

二貓不相信似的轉頭看看，喘着氣，衝上前去；小扣子看看後面，不做聲，抹抹汗水，也走快一點。

只有小春是要金牽着手走一節，再放下跑一節的——他實在太瘦了，像隻乾臘雞。

緊張的，把最危險的區域逃過，方漸漸地慢下來。

他們再翻過一條山嶺，天色陰沉了。在山盡頭的懸崖上，——下面一條河——礁着一扭吃滿了塵土的『柴栱』，（一）金停了脚步，孩子們就傍着『柴栱』扭子坐下了。

懸崖像隻無大的黑熊，從黑暗中伸出黑叢叢毛頭，嘴插到鏘鏘的水聲里，水是黑黝黝地繞了個三面包圍，是看不到水面，深到怕人的山河。對岸，影約地現出亂石壁堆成的山坡，和白茫茫地帶着白雪帽子的連綿大山。那是從無人跡的所在，而這邊大熊頭上也好像是鬼不到的地方。

前無橋梁，後無歸路，敵人不會搜索到這里吧？河面也許有渡船吧？爲什麽又有一扭「柴栱呢」？

金心頭盤算着，叫孩子們不要動，他靠着崖沿跋過去，轉過石壁，摸着崖路，蒼茫的激流，衝着亂石包，飛濺着水花——眞是鬼也不到的絕境，有船也不能够通行啊。他仰起腦袋，對着壓在崖頭的天幕，長嘆了一聲。

孩子們的爲人，你用恐怖擋了他們的心，他們會是和恐怖鬬爭的英雄，正同你要是給他們前途的光榮，他們就是永遠不知道疲倦的創造者，他們一坐下來，熱汗凉了，發冷了，「晞晞晞」的縮了手脚，「嘀嘀嘀」的抖着牙齒發響。

——嗨，我這里有洋火，打火堆好吧？

金猴子呼啦一聲擦灼了一支火，大家一齊跳起來叫——好！

你拉一塊，我搬兩根，活躍的，高興的，跳着，蹦着，一會兒就燒灼了火堆。

金一回來，孩子們跳着在烟霧和暮色里擁着他叫：「好吧」？「好吧」？「我不冷了啊！」「我也不冷了啊！」

金也興奮地把「六輪子」插上腰邊，伸開臂膀把孩子們大大的抱了一下，再叫孩子們圈着火堆坐下，他也背靠石壁，伸開疲乏微疼的腿。孩子們撥火的撥火，吹火的吹火，歡成了一片，然而金猴子那頂血跡的破帽子，在火烟里，却像一把火燒灼了他的心。——他兩眼痴呆了，臉色慘白了，懂事的金猴子看看他，打火餘上擺了下手，突然間都停了動作，歡笑停止了。

——金同志，你說我們的隊長同志現在到那裏了？金猴子把帽子捧在胸口，看着血跡，哭喪着臉，問。孩子們的黑眼珠都圍着火光射在金的臉上。金想壓住心頭的激動，忍不住，撐起身來，孩子們習慣了他們的行動，跟着一齊站起來，垂下手，低了頭，——這是他們幾天來的鬬爭中，給那些犧牲了的新舊同伴，最後的哀悼的儀式。

然而金在一念清醒時，他想着鄧並不定是無望了，他的傷還有可能的好起，他還有可能留在這人間，他的兩肩還是担着眞理的重担，在黑暗的路上，向着光明不斷的走去，並且，爲着要孩子們從悲哀中解放出來，他噙住眼淚，裝着笑的腔調說：

——他好了，就會趕上我們啊！……坐下罷！

孩子們重新坐下。

——他不會走錯了路嗎？——二貓問。

劉裔子那傢伙，閉了眼也會認得路啊！——老冬聳聳肩頭。

——明天天亮就來嗎？——小扣子搔搔頸窩，問。

——不來，不來，明天我們去找去，……明天我走路要飛快！——黃老么睜眼望了遠方。

金想起，解下隨身帶的乾糧，——孩子們的眼光像箭一般的射在這上面了——他苦笑了一聲，說，「嚇！來吧！」空氣立時轉變了。

× × × × ×

孩子們，是「販條子」的魔手從不同落地，不同方向，不同遠近收買，拐騙來的。他們是一羣剪了翅膀的八哥，是關在籠里的百靈鳥，——他們被鎖在煤棚里。

煤棚，是周圍二里多亂石堆成的圍牆，圈圍了這山叢里的一個小山頭，小山像芋頭母給虫啃了樣，無數不出煤的廢窿口，兩個老窿口，一個新窿口，在野柴野草中，張着黑魆魆的魔口，伸出黃土一條的舌頭。山頭上禿梢的毛竹，像是遮了一把淡黃色的大傘；這傘下面，是這天地里的另一世界；在地層下面掙扎的，是那六十幾條好漢和在上面受罪的六個孩子。

孩子們在煤堆里睡覺，在煤堆里吃飯，整天的做那拾煤塊，掃煤渣，永遠做不完，永遠沒有停歇的活路，這叫做『養苗娃兒』。

『苗娃兒』運氣好，他的個兒够格算成人，不管十四還十五，就有機會去做大人做的事——下井去『開趟子』；再運氣好，也會馬上升做『揹兜子』的大司務。做大司務比做『苗娃兒』好得多了，他們吃得飽，穿得暖，初一十五還要『打牙祭』。——雖然永遠拿不着工錢，永遠是一條爬山洞的『穿山甲』，永遠賣死力，流血汗，一直到閻羅王差牛頭馬面來要你，你這一世應受的苦難才完了。

那棚里，除了管帳先生，管工的頭目，另外一個穿長衫的是管孩子們的「頭兒」，楊老鼠。他是個小頭，尖下巴，蛇眼睛的傢伙。他像一張爛膏藥粘貼在孩子們每個的身上。他那雙細眼珠時時光顧着他們，好像看透了他們的心事：你恨他，他看得出，你不高興，他看得出，你想跑，他也像知道；他那整天不離手的竹根鞭子，這樣常常落到他們頭上來。

然而當那位禿團頭，黑扁臉，酒糟鼻子的老板老爺同那位圓湯元一樣胖的老板太太，到山上來看看的時候，老爺把手里的洋傘柄指指這，指指那，楊老鼠就眞像隻光皮老鼠，見了貓，身子顫抖抖地兩手掛壁；太太甩着手里的唸珠，說，「你看看，你看看，這些小東西瘦得像鬼一樣了，造孽啊！你曉得，一個就是一筆錢來的啞！這樣太不成了！敎你瘦得像這個樣，也做不成事呀！罪過，眞罪過啊！阿彌陀佛……」楊老鼠縮着腦袋，聳着肩頭，點着下巴，一聲聲的跟着「是，是，是。」看了他這般可憐樣子，大家就暗地里高興非常，拚命的搬那大煤塊向煤堆上搬，汗水把煤灰流到眼里去也不想去揩一把了。雖然大家也曉得老爺太太一走，他楊老鼠就突出細眼珠，揮着鞭子帶瘦拳頭，罵開了：「媽特皮，明天帶我下井去，明天老子非要罰你等一頓飯！」

孩子們對付楊老鼠的報仇，也還有一種，在他們能够偷空的時候，在地上畫個尖下巴瘦老鼠，大家撒尿來澆他；痾屎的時候，在地上畫個小腦袋，拿小煤塊給他『剝砧板刀。』

他們也常常想過逃跑。那亂麻石堆成的圍墻，像鐵桶一般的箍住了他們，他們沒有長翅膀飛向空中，也沒有飛毛腿跳出墻外。并且門前和山岔口有掛手鎗的保衞團；還有好多隻外國種的長腿狗；他們一齊把守了出路。孩子們攢地洞攢不出去！就是大人們也常常爲着逃命吃了許多苦頭。不說溜不出山口就給保衞團抓回來，就是夜晚間爬出圍墻，那些外國狗——牠們平時放在圍墻外，是不認識煤花子這班人的——牠們一聽見響動，就撲來了，趕上你，咬你的頸額子，要你的命。一句話，要抄你回來，吊起手拇指，讓你受罪把別人看，讓你說二回再不了，二回再不跑了，一直到你哼不出聲音，放下你。放下你，還得揹起『揹兜』下井去，你得忍痛忍乏的和別個一樣的做槼；要不，你自已承認受傷了，不能吃力了，好，你養息養息罷，馬上叫你不做工也不吃飯，活活餓死。

多年前，大人們也有過一齊幹起來，揮起鐵鏟，鐵錘，木棒，木棍的，打出棚門，打到山口，然而自衞隊的槍聲，從四面八方的包抄起來，除了當時死在子彈下，後來幾個死到牢里去，別的再也不敢逃了。——這件事，是孩子們每個記得的，它是棚里面那個日里斫柴，晚上打更的楊老頭子說的，他夜晚間偷偷勸孩子不要亂想心事，當做山棚里故事說出的。

多年來，孩子們都屈伏在飢寒，虐害，殘酷，悲慘的恐怖里，一到熟識的煤花子們，和不熟識的鄧及金，那一班，轟轟烈烈地搶到棚里來，第一晚開了個歡樂大會，他們就像開了籠的鳥，長了翅膀的小鷹，歡欣戰勝了他們小個兒和瘦弱。

戰爭——五天悲慘的犧牲——給他們驅除了死亡的駭怕，帶來了勇敢和快樂。

× × × × ×

當火星攢着夜色的黑幔時，這黑沉沉的山崖上，開着一團鮮艷的火花，——她的光綵，映紅靠背的巖壁，也映紅崖低的河流——火花在閃爍，在跳躍。孩子們血痕掛着的破臉，土灰塗着的

淚臉，飢餓造成的瘦臉，卻也抹上紅潤的顏色，他們搖頭擺腦地吃完『米粑。』

火燄，她是一大團沒名字的快樂，她消滅了四週圍黑暗的恐怖和敵人的兇殘，以及剛才的悲傷。

他們唱起歌來——

「小丁香又瘦又小又挨餓呀！

他的媽媽在何處啊？……」

——吭，金同志，隊長同志他有媽媽了吧？歌聲一停歇，二貓想起什麼似的，袖頭揩着齆鼻子問。

——哪個人沒有媽媽呢！哪個人跟小春搭黃老么一樣連媽媽也沒一個呢！——老冬說完，閉着嘴笑。

黃老么氣紅了頸顙子。

——你才沒有媽媽咧！你媽媽偷野老公！你爸爸是鴉片鬼子，十兩「泥巴」把你賣了，把你賣把販子！十兩貨！不曉得醜，不曉得醜！

——十兩，你曉得個屁，一百兩，不是，許多許多兩咧！不是賣的，是逼的，眞是逼的，金同志，你問猴二哥看，他也是逼的咧！

金看着金猴子。金猴子咳嗽一聲，一口唾沫吐到火堆里，說：

——我前天說過把金同志聽了。那時候，家里天天有穿灰衣揹洋槍桿子的催糧，爸爸說，「實在沒辦法！」他等吼起，「不行，不行！」……一天緊一天，爸爸說，「好罷……」一天晚上，我記得是上了床的，嗨，天一亮，我一醒來，不對了，在柏木船上啦！船上有我，有他小扣子，——小扣子那時候眞孬透了，一點不敢開腔。

——還有個小廝子，小廝子老是哭，說，「我不幹，唔，我不幹，我要回家去！」船上坐着那位胖子說，「哪個說回家呀！敢說一句，敢說一句，我就推他到河里去喂烏龜！敢再說一句！到那里去，比你家里好百倍咧，有喝，有吃，有頑，要什麼有什麼，不高興嗎？」那個小廝子輕輕的咕呀，還是哭，「我不，我要我的媽！我不幹，我不要跟你，我要回去！」挨了一擊耳光，更加哭的兇，吵鬧的利害，後來在大家不會提防的時候，卜通一下跳到水里去了！滾瓜溜的水，一跳下去，只冒了一下腦袋，就不見了，永遠不見了！……逼他到水龍王那里找他媽媽去了！

老冬高興了，說，「我說逼的吧？聽到嗎？」

黃老么抓抓瘦腮巴，說，「你爸爸是鴉片鬼子，你賴的掉嗎？」

二貓嘿嘿的笑了。

老冬不好意思，醬粑粑臉，緋紅。「咳」！他咳嗽了一聲，轉了個灣，吹起牛皮來。

——我昨夜晚夢見我哥哥，嗨！……

——吶吶吶，他扯謊，他沒有哥哥，哈嘿，不要臉嘞！他扯謊！——黃老么拍着手。

——那你連媽也沒有呢！

——你是城外人，是鄉巴佬！我是城里人。

——城里人，城里扒手啊！金同志！你教他自己說，他一手探進一個老胖子的衣袋口，還不曾拐到皮札子的邊兒，好傢伙，老胖子一拳頭摜的來，他鼻子冒血了，哎喲喲，他哭的眼淚連了嘴巴，……他說他沒哭一聲，我死也不相信！

——眞沒哭咧！狗入的才哭！哭了，就是這個！

黃老么急得伸手在火燄上做着烏龜的樣式，抓了幾抓。

孩子們都有愛好和愛勝利的雄心，由烏龜扯到團魚，扯到老板的扁臉；扯到瘋狗，扯到楊老鼠的勢利，一直到話頭回轉來觸到他們想念的隊長同志和那些犧牲了的煤花子，這才靜下來，想着，「他們會不會回來同我們一道呢」？大家一個模型似的兩手撐着膝頭，像一羣可愛的小猴猻，在火光中轉動着烏眼珠。

金的傷腿，給熱火烤得有點疼痛，也有點疲乏了，他抓緊拳頭伸了個懶腰。

——明天我們還爬山嗎？金同志，——二貓拿拳頭捶捶膝頭，問。

——明天嗎，明天要有更難走的路咧！怕不怕？——金猴子裝做大人樣子問他的伙伴。

——不怕。——一齊回答。

——明天要更有大的苦頭吃咧，怕不怕？

——一點不怕。

明天金同志要打要罵了，怕不怕？

——我怕——小扣子答。

——我？……我不怕。——二貓看看各人的臉說道。

——他怕，我不怕。——老冬指黃老么。

——我不怕咧，他怕！——黃老么指老冬說，「他是麻雀子胆量，不要臉！」

嗯——哼！嗯——哼！嗯……

冷風輕輕地帶來一陣陣這麼怪叫，像是女人的哭聲，是叫人寒毛打雞皮疙疸的陰森的悽慘的

嗥聲。

孩子們一齊停住了呼吸，張大了畏懼的眼，側倒耳朵聽。金摘下手槍。站起來，靜聽了好一會。

是尋食的老狼的夜嗥呢？還是飢餓的野狗的慘叫？

停了些時，一條黑影到崖壁上閃了一下，從黑暗裏射出鳥溜溜逼人的眼珠，金甩起槍，——啪，一響，那東西「唔」了一聲，隨聲滾倒石壁下，再滾到崖下去，落水了。

孩子們變了臉色。金忙忙插上槍，帶笑說。

坐下吧！一隻狼，送他歸老家去了。

——我不怕狼？——老么說道，「你看黃老么嚇得龜仔一樣縮了頭呢？」

——放你的狗臭屁哩！——黃老么把撥火棍子向地上一擯，說，「我一點也沒怕咧！」

——狼眞吃人呵，說上半年——金猴子沒聽他倆的爭嘴，滿臉緊張的說，「楊老頭子你曉得吧？那個好老頭子。說他上山去打『柴耕榔子』一出去，不好了，一天不回來，兩天不回來，等了十幾天也沒見他的影子。楊老鼠說，一定給狼吃掉了，教我們當心點，不好好做，就喂狼去，——狼，一定就是這隻該死的狼！一定是啊！現在幫楊老頭子報仇了！楊老頭子『擺龍門陣』怪好聽！……狼眞狼心，把他吃了！」

——不是咧，劉奮子說，說不定就是那些外國狗咬死的咧！——黃老么說。

——外國狗餓了也不會吃人哪！楊老頭子還帶了『忙頭斧』，狗來了，：斧子撇的去，狼就嚇跑了，那里敢吃他：外國狗，再長，再大，十丈八尺大，也奈何他不得啊！

——你曉得個屁，劉奮子不說過嗎？

劉奮子，唔！——二貓使棍子隨便的撥着火，說道，「隊長同志他等現在也燒火堆吧？他等現在在哪里呢？」

兩句話，把大家——連二貓自己也在內——都問靜默了。

孩子們將會漸漸的記起煤花子他們，但丟不開的是最新鮮的想念——鄧。五天來，鄧在孩子們的腦子里，是大頭目，是愛說笑，也愛生皮氣的好爸爸。他同孩子們在一起，最初總是孩子們現出畏縮，他也感到拘束的樣子，一到後來，却反過來了，他控制他們能像佈置他的隊伍一樣，——他要他們樂，他們就會翻了天似的歡呼起，他要他們靜，就會豎起耳朵來聽話。他愛孩子，當他巡視到孩子們跟前時，見到有誰哭了，他會兩手扠起他，舉到空中，搖着搖着，要他笑滾了眼淚。再放下摸摸他的腦頂，親親他的額頭，拍拍他的肩膀——孩子們從來沒有過這樣的好朋友，好爸爸——不好的爸爸也是誰都見不着啊！

× × ×

山崖像斷了氣的死屍，給寂靜的夜幕罩住了。尖利的冷風，輕輕爬過崖頭，尾巴拖在火燄上；崖壁輕輕地戰抖了。當風的脚步聲走遠了，火燄停了擺動，懸崖下的河流，却奏着悽楚而雄壯的音響。

孩子們互相枕靠着，鼻息相應的，熟睡在熊熊的火燄週圍，火燄給每個面孔再染上靜穆的光輝；這光輝，是犧牲者——死在警犬或豺狼口中的楊老頭子——的血骨遺留下的光輝。

金從心頭抖笑了一聲，伸了伸微痛的傷腿，高聲的吼起歌來——

「起來……」

兩個字吼出嘴，他急促的收住了。他似乎從夢中驚醒，明白突然湧到腦子里來了：燒火堆不該，放槍也不該，孩子們睡遲了更不該，要是因此給敵人襲擊的機會呢！犧牲者希望的担子擋在自己的肩頭呀！

他抽下槍，站起身，四顧着一抹烏的黑夜。火燄已經燃燒了孩子們的臉，也燃燒了金猴子歪套在頭上的帽子，——那繡着血痕的破帽子——更燃燒了金胸頭焦急的心！

註一：——柴根，砍後的野柴殘留在地面的。

瘋姐

祖文

瘋姐先前是個「好人」，一點瘋勁兒也沒有。

現在，她可瘋得厲害了——這，村裏人幾乎都曉得，甚至不大懂事的孩子偶爾看見她也會笑嘻嘻的叫她一聲：「瘋丫頭」！到我家來的親戚們也正一樣：喝完主人應份供給的茶水，總不會忌記打聽關于瘋姐的病情，等到母親報告完畢這兩年來爲了女兒所遭受的種種折磨與痛苦，又總是照例一聲輕咳，從來客方面發出，像是表示無限同情和憐憫；然而，接着卻放下這個題目不談，另換一種彷彿是喜劇似的最近鎮上發生的新聞——李家「世代書香」，卻在衰敗運命中培養了一個「傷風敗俗」的姑娘。「她」，發言者伸起手指，「吸上『白面兒』，還不够現眼？……唉，近來，又同一個窮光蛋勾搭上了。『紙包裏不住火』——這樣醜事，還想瞞人麼？……」母親不等客人說完，便插進嘴去：「唉，這正和我們瘋丫頭一樣現眼哩……」來客卻連連搖頭，不服氣的提高喉嚨，反駁道：「不，不！……這完全兩樣，完全兩樣！……咱家姑娘，不過是瘋，對不對？她——那算什麼東西！簡直是一塊賤賣的臭肉」！

母親苦笑一下，沒有回答，彷彿正在心頭咀嚼過去瘋姐給與她難忍的悽酸的味道……

前幾年，當我還在一個遼遠的古城裏讀書時，家裏來信說：「瘋姐要出嫁了（自然，那時她並不就叫瘋姐的！）」聽了這個消息，心中難免微微掀起一層波，悵惘的情緒爬遍了身；是對她的留戀呢，還是預兆着她未來不幸的悲酸呢？說不大清楚，似乎二者都含有一些，於是我閉了眼睛想：「多麼快的時光啊！不等給我一個思索的工夫，牠就偷偷的溜過去了！……現在就要出嫁的姐姐，不就是時常同我在田野裏捉蚱蜢，搜尋澤草縫裏叫着的蟋蟀，每逢『捉迷藏』時，被我抓住黑的髮辮，任她怎樣央求，我也不肯放手……不就是她麼，我童年的伴侶？……」一個纖細的身段，常常撅着的嘴唇，天生有些彎曲的背……這影子眼前一閃——就是我所說的瘋姐呀！

同時，我又想像着她嫁後的光陰，那該是十分美滿，十分幸福的生活吧？然而，翻過來想，像那僅靠「媒妁」的謊言，同瞎子的手指撥弄三支推斷出來的命定的配合，怕也正和「秋風黃葉」一般渺茫，正和「古廟晚鐘」般玄秘——結局很難預卜的吧？……這樣，一正一反，忽喜忽愁的，替她慶幸着，又替她扭憂着。終於，在一個該是寂寞卻又被人們弄得吵嚷囂雜的黃昏，帶着一顆近乎迷惘的心，我坐了洋車，到市場買了一雙價值七元有餘的漆黑色皮鞋；次日，用白布包好，讓郵局給我帶到遼遠的，幽僻的故鄉。這時，心就輕鬆許多，如同跋涉長途後得到最後的休息，「就算我贈給她一點點結婚的禮物吧！可不知那顏色，那樣式她看着能否隨心？」心裏又起一些不安，害怕自己會把事情做錯。

寒冷無情的襲來，地皮堅實的凝結住，再被牛乳似的狂風給吹裂了縫；潔白的雪花，時而從天空飄落，枯枝上棲息着黑色烏鴉，悽慘的，像因感到寂寞而哀鳴。我冒了寒風，上了火車，回到我那遼遠的，幽僻的故鄉，消磨寒假中冷清的時光。

當我下了車，邁步走進自己久別的家園，見到幼時在粉壁上用鉛筆亂塗着的各種可笑的字體，人形的痕跡，彷彿見到一張可愛的自己兒時的肖像，——是在時間的流裏，幾經變易而成的現在的我的前身！此刻的心，是多么歡喜！然而，卻又怔住了！那兒不是已經出嫁的姐姐麼？一個人坐在冰凉的土地上，難道她喜歡吃冬日裏西北風捲來的塵沙麼？……還是細長的身影，略微駝背的樣子……爲什麼她老向我笑？——不是欣慰的，而是無知的憨笑……寄給她那雙黑皮鞋穿在腳上——毫不經心！我並沒有想到那鞋是否合腳的問題，我只覺得像我們生活在荒僻的角落裏的人，是非常純樸，除去出門會晤親友以後，平時

家居是沒有穿那種昂貴的皮鞋的福份的——這道理，姐姐比我明白得多；然而……

「姐姐，你好啊？」我問，心裏依然納悶。

她憨笑着。

她笑裏的光芒，簡直使我害怕了。她怎麼會變傻的？先前是那麼和善，那麼溫柔的柳絲，二下卻變成禿頭直立的枯木，難道因爲從前的她是生活在春天，而現在却到了冬天，她也不得不同草木一樣，受到悽楚的懲罰麼？……

我向院裏走，向我母親住在房間走。

忽然，背後傳過一聲狂叫，像中了獵人的槍彈而負傷遁逃的豹狼一般；我停住不動，吓得頭髮都豎立起來，用手按住迅速跳着的心；回頭看，姐姐已經站起，蒼白的臉上，充滿猙獰的光，頭髮零亂的披在腦後，眼球拉緊，幾乎就要從眼眶冒來。從前嘴唇就向上撅，現在越發添了灰青色，更可怕了！她筆直的立着，在灰色棉袍臀部那地方，黏了好些粥粒，粥漿，泥土和其他骯髒的，汚穢的東西；顯然她原來清潔得「一塵不染」的習慣，已經破犯，而且破犯得「無遺」了。我剛要轉頭，她一下跳起，伸張兩臂，像要摟抱住誰似的，又「哈哈」大笑幾聲，四周寒冷的，寂寞的空氣振蕩起來，連蕭瑟的蹲伏在圈裏的豬，也驚得亂奔，撞在門欄的木板上，碰得砰砰直響。……

「媽媽，你好啊」！看到戴了花鏡低頭縫棉衣的媽媽，暫時忘記剛才的不快與恐懼，像是有了什麼保障似的，心立時鬆緩下來，深深吸進一口氣。

啊！她抬起頭。皺蹙着的眉頭，忽然像被清水澆過，顯得明朗而新鮮；黑黃的久經磨難的臉皮，也浮出笑容；一塊一塊的因生天花而遺留下痕的疤，也彷彿閃耀着光輝，孩子帶給母親的歡樂，那力量，眞怕並不減於瀑布之衝激山石吧！

現在，她放下活計，把針插在窗紙上——呀，窗外是一片紅噴噴的太陽！

「多冷的天！多遠的路程！……快脫鞋在坑頭溫暖一下吧！」摸摸我的手，她的口是難得合上了。「手也冰凉！……不餓麼？在火車上吃過東西沒有？」——話語是這麼關切，這麼懇誠！笑，多自然的笑！枯寂的眼球，彷彿又茂盛的開了一朵大的花；而我就是灌溉了她那乾涸的生命的泉。

我說：「不餓！」姐姐的暗影爬上我的心。

「媽！姐姐怎麼變成那個樣子呢？」我坐在炕沿上，脫去帽子和毛絨線圍巾。

母親的安寧的情態，如同經了蟲蝕，是衰敗而零落了。正在搔着頭頂上光亮的肉紅色的皮那隻手，不自知的無力垂下，悽然注視我一下，接着便是一聲長吁。

「你那老誠而和善的姐姐，已經——」她換不過氣來。

「不，不！不會瘋！——我看，不過傻了些……」

媽媽沒有回答，一下躺在炕上，竟像一個孩子似的埋頭哭泣起來。像彎曲的老樹幹似的背，一起一伏的顫動，像湖面吹起的微波。過一會，止住哭，抹抹留在眼角的殘淚，她說：「兒子歸家的日子，哭了不吉利，」她笑，「可是，你看，我却止不住哭了……」好像咬了咬牙，「女兒瘋了——死了倒好……可是，兒子好好的，在外面養得肥，回來媽看着够多快活啊！」……

我感動得說不出話來 ，只把手玩着氈帽簷兒。

當天，我不敢再提瘋姐，怕上年紀的人經不起太深的悲哀。媽媽似乎也深能明白我的用意，便也把這事壓下不提，只說些旁的閒話：——

「老王家的鴨兒，你知道吧？」她這樣轉換了談話的方向。

我點點頭，瘋姐的暗影仍然盤據着心。

「你說，也眞好笑！」她鼻端向裏一吸氣，發出一些輕響，「本來麼，閨女家那有讓她一個人在地裏看着甜瓜的道理！又正是晌午，人們還沒有下地……你說，從高粱棵裏攢出一個小伙子，說是有二十多歲，漆黑的臉皮，袖裏藏着一把明亮的殺豬用的尖刀。走到瓜鋪，向鴨子直笑。她準知道沒好事，跑又不敢跑，只是個渾身篩糠似的戰抖……那小伙子愰愰刀子，低聲說：『敢嚷就是一刀子！來！好好的等我——』媽笑着，放低了語聲：「鴨兒就忍了——眞吃了一場大虧！……」她笑得幾乎流出淚來。

我也附和着笑；但笑聲一停，便來了沉寂。我的耳朶就又充滿了瘋姐的如一匹受傷的豺狼似的狂喊與令人驚心的大笑。這幾乎使我苦痛到難以忍受的程度，要不是媽媽在旁，我一定會立刻到村外清靜無人的松林裏，狂奔一陣，來排遣這種煩悶的心情……

在家住的日子長咧，慢慢由媽媽嘴裏探聽出姐姐變成「瘋姐」的原因——，她這次出嫁，對她是一個黑暗的地獄喲！

媽說：

「咳，你說，當我告訴她說：『你喜愛什麼東西，只管說吧：我一生嫁幾個閨女？你一生又做幾回媳婦？——反正這一回吧了』。你猜，她怎麼說？她慢吞吞的說：『閨女是媽養的，東西自然是媽看着給；給多給少，做女兒的還能爭麼』？咳，你聽，多麼入耳的說話！……旁人家的孩子，誰不是昧着心眼兒向婆家拉套？給一件，想兩件，沒足沒够！……我的閨女可不像她們那樣！——可是，這中個什麼用呢？……」

「你姐可忙起來了：一切東西我給她買來。穿的像華絲葛，春綢，紡綢，洋縐，湖縐……用的總不外香粉，香水，桂花油，手帕……傢俱像櫃呀箱呀，桌呀椅呀……咳，心也操碎了。她自己做不過來，便求人做，也請裁縫做，我也有時幫她做。做，做！……咳，那封信來了！是她男人寫的呀！口口聲聲說她沒念過書——沒上過洋學堂，一口咬八個：『不要了』！……信是北院你二叔念給我聽的。眞像刀尖般扎心哪！當時我差點暈過去。夜裏就沒覺睡了，翻過來，再翻過去，又不敢告訴你姐。但我也一點辦法都沒有」。

「一天，一時大意，我把那封信放在抽屜裏，不知她怎麼翻到了，依仗跟你死去的爸爸念會幾個字，馬馬虎虎的，她看明白了信裏的意思，這就糟了！晚上插了門，人不知鬼不覺，她用腰帶弄了個套，把她繫在樑上……唉，幸虧我，去上毛房的月光下，看到她的溺盆還在毛房放着哩。我想準是她忘記拿，不如我給她送去吧，……推門推不開，招呼又不答應，心裏知道事情有些異樣，於是把窗紙破了個窟窿，一看，可把我給吓壞了。她正要套頸子哩！……一面打破窗子我一面大聲喊：『丫頭，我的丫頭！……我對不起你呀！……』

「你姐就緊緊抱住我，烏烏的哭起來……」

「從此以後，白天她要睡一整天，頭不梳，臉不洗，讓鋪滿各色各樣剪衣服剩下的破碎布條——唉，她哪兒是那樣慣於亂七八糟的人呢？她也不吃飯了，即使給她擺在眼前，她也不睬。這樣過了幾天，她就削瘦多咧，兩臂的肉，褪了不少，却儘剩下骨頭，看得很淸。還有點怪事：像一隻蝙蝠的，一到夜間她就越發精神起來。開箱子，開櫃，拿東找西，響個不停。我躺下，把洋燈的光亮熄滅，心裏就覺得發毛！我只怕夜間她會鬧去什麼岔兒；正盤算過一天把我的鋪蓋搬到她屋子，好防備她那小心眼兒。這時，忽然淸淸楚楚的聽見她念書的聲音，『鷄叫呀人行呀……』——雖然也是念書的調子，攢進我的耳朶，就彷彿變成悲怨的叫聲。在靜靜的寒夜裏，這聲音多麼難聽！簡直就是哭啊！……」

「我一個婦道人家，有什麼主意呢！」

「後來，還是你二叔說：『兒子胡說八道，老子就不會教訓教訓他麼？當初定親也不是一頭兒願意，又有媒人，怕他什麼！我去找他老子理論！』」

「他老子還裝糊塗，說不知道他兒子做了啥事！好，你二叔就把那小子來的信給他看，他這才『瞪眼兒』了。他怒氣沖沖的說：『這東西，打傷他的狗腿！……這成甚麼道理！……親家先別生氣，暫且回去，我自有辦法！』你二叔就回來了——他老子還講點道理哩……」

過些日子，就眞來娶你姐了。我看這件糟心事情也完咧，這才吐了一口氣。當媽的，是那樣子做了孽呀！……可是你姐這時已經頭腦不大得力，記件事兒馬馬虎虎的又忘掉了，就是喜轎臨門那天早上，她還是迷迷昏昏的樣子。臨上轎的當兒，她哭了，向我說：『媽，你還能再見你的女兒麼？……他們一定會殺了我的呀！』……我也要哭，但又不敢哭，說：『誰敢，誰敢！誰惹我女兒一針尖兒那麼點點，我拿石頭破他全家的鍋！』她又說，『媽，他背寫那封信，他……還要我……我嗎？……』她心裏苦得說不出話來。」

「親戚們回家了，廚師父也把錢賺到手，心裏舒舒坦坦的走了，彩棚也拆了，吵嚷聲，人們雜亂的脚步聲……所有熱鬧氣象全沒有了。我就像丢了什麼似的，炕上再也坐不住。其實，就是因爲少了你姐一個人——你到遠處念書，我可是捨不得撒把，也沒有這樣難過呀：——我寂寞難忍，即使有個貓兒狗兒的同我作伴也好：逗逗些小東西玩，不也消愁解悶麼，咳，我就找吧；一條狗影兒都看不見，許是跑到野地裏去咧；可看到一隻白貓，我一走近，他又噢兒……一聲，跳上房頂，跑得遠了。我只好回到你姐屋裏，她平常使用的東西，一件一件擺在我眼頭裏，一件一件事兒，扎我的心，我的嗓子眼就抽打起來——我哭了」。

媽媽的老淚像溫泉樣滴落，一面却儘量用手擦抹，大概口有些乾渴吧，戰抖着的手端起茶壺，把冰涼壺的嘴插入自己的滾熱的嘴裏，咕嚕嚕！一連灌下幾口，一會，喉嚨又沙沙的輕微的喘氣了。她在地下來回踱着。末了坐在炕上，繼續

她那越說越痛苦，不說又難受的報告——

「實指望過門後，她的情形會變好起來。咳，偏又碰到一個蠻橫的刁婆婆——是呀，刁婆婆！她只知在你姐身上挑三撿四，說你姐早上起得太晚——晚？會比誰晚呢？哼……又說你姐不肯賣力氣——這刁婆！……她兒子本來就愛上了什麼姓張的女學生，滿心願意把你姐扔掉，扔到臭泥坑裏！所以，他媽挑眼，正對他的心事；他跟他媽不但不反對，反倒帮起她的腔來……有一天，這刁婆子假意慇懃，到你姐房裏問長問短——眞是『笑裏藏刀』呀！你姐還歡喜得什麼似的，以為婆婆疼愛自己了。誰知一個『冷不防，』當姐姐一不留心，刁婆子偷偷把一柄刀子放在你姐褥子底下——這是人辦的事呀！……刁婆子得意的走了，找到她兒子，假裝驚訝，假裝關心，低聲低語的說：『……褥子底下，她預備了一把尖刀呀！……咳，孩子，要不是當媽的看破，咳，你早晚會……』兒子就急咧，挽起袖子，拳頭上抹了唾沫，……刀子還有個搜不出麼？也不問個皂白，揪住你姐的頭髮，一拳一腳的連踢帶打！——你姐，可憐呀，遭了不白之寃……忍着吧！忍着吧！女人總是個忍着吧！……從此，人家就和你姐離開，另搬到一間屋子，永遠不再答理她——怕她殺人呀！……到冬天，像現在這樣冬天，水坑凍了多厚的冰，西北風嗚嗚的哭，你姐的房裏不燒一個火星兒，像一座涼冰轎，殺人樣涼！殺人樣涼！你姐的腿脚凍得青腫了，下不得炕，刁婆子就罵咧『臭×心兒：死鬼，整天躲在屋裏，難道不想活麼？……早晚打發了你這懶材貨！……』你姐忍着，不敢做聲，眼裏怕早已堆滿了淚水了——咳，女人！女人就是個忍受！……還不算完哪：該死的小叔子也來欺負老實人了。他們一個個刁横的眼兒，亂拿她的東西；罵她『小×心兒！』有時還翻她的櫃。一付金鐲子，我一向心疼得捨不得藏，却給了她——怎麼了呢？在一個大活人親眼見時，咳，給拿去了！……跟他們要麼？哼，人家就罵得更凶咧：幾乎連咱家的祖宗八輩兒都給翻過來！……」

「有一天，她該是住家的時候了。婆家套了一輛做車兒送來——連個蓆棚也沒給搭，這多像送肥豬到屠師傅家那樣子！……一進門，她摟住我的脖子，打滾兒哭，左勸也不好，右勸也不好，後來眼睛就腫得同胡桃的了。等她安靜下來，我慢慢問她有什麼委曲，她就抽提着聲兒，一五一十告訴我。『媽呀！我至死也不去了！』是她向我的央告。當媽的怎麼說呢？只好勸她：『忍着吧！忍着吧！女人忍着吧！……』

「『媽媽還是不疼我呀！……』她嘆口氣說。」

「『怎麼會不疼你呢？』我問她。」

「『疼我還叫我去忍着麼？』她瞪了眼，有些生氣的樣子。」

「咳，我說什麼好呢？……」

媽媽長出一口她氣，抽着一袋烟。在蒼茫的朦朧的暮色中，那枯老的臉皮，益發顯得悽苦了。「後來……還是套車送她到婆家去了……她也就一點一點的瘋了！……」她說完話，嚥口唾沫，顯出懊悔與不安的神情。「早知她瘋，當時何必一定送她到地獄去？……如今，人也瘋了，他們也不要了，——我還眞不高興叫她去了哩。就讓她死在家裏吧！沒有幾年的遠話，也就應該瘋得入土了」！

默默的過了幾分鐘。

我站起來，和媽說到對面屋裏去看看瘋姐。

「先吃飯吧——吃過飯再去」！媽說。

在冷清的黃昏裏，媽媽默默然掌上燈，炕上安放了一張漆紅的木桌，桌上擺好飯碗和筷子。因為我剛到家的緣故，她特意給我一點優厚的待遇——炒了一小碟牛肉絲；至於飯呢，是滾熱的，金黃色的很稠的「玉米粥」。

……………………………………



時人彙誌

趙祖康

趙祖康，江蘇松江人，年三十七歲。畢業于交通大學唐山學院得土木工程學士位，派赴美國入康乃爾大學畢業院研究道路工程。歷任上海南洋大學秘書兼教員。韶贛國道工程局工程司，廣東建設廳公路處技士，梧州市工務局局長，鐵道部荐任技士，安徽建設廳技正。現任全國經濟委員會公路處副處長代理處務及全國公路交通委員會常務委員。著有測量道路單曲線簡法，市街之建築與計劃等書。

編輯後記

平津淪陷後，日方繼續增兵，其意在大學，總然可知。我們爲民族生存計，惟有迎上這大時代，堅决的抵抗到底。我們身臨這空前的嚴重試驗，除作死裏求生的奮鬪外，別無它法。本期趙錦華先生的一文，在這方面，給予了我們很多的鼓勵。

× × × ×

在强敵當前的時期，我們仍有加緊發展國民經濟的必要，侯樹彤先生動員銀行界參加此項運動的建議，是很值得注意的。

× × × ×

作戰的方略，重在知己知彼。「日本軍備的概觀」一文意在使我們能知道日方實力的大概。

× × × ×

本週我們接到兩篇憑吊南開大學被毀的文字，它們是剛離大中學的兩位校友寫的。由這兩篇悲憤激昂的文字裏，我們更証明南開精神，不是任何暴力，所可銷滅。

× × × ×

美記者阿朋氏的駐華十年回憶，揭出了十年來日本侵華的實相，頗足供研究日本政策者之參考，即由新聞學的角度觀察，其內容亦極饒興趣。

× × × ×

因郵遞發生障碍，凌霄一士隨筆與沈從文先生的中篇創作「小砦」，自本期起，暫停刊登。在此非常時期，我們準備自下期起，將內容稍予變更，俾能對讀者們，多紹介一些關於非常時的材料。

編者

國聞週報

（第十四卷 第三十二期）

民國廿六年八月十六日出版

編輯者　國聞週報社　上海愛多亞路一八一號

發行者　國聞週報社　電話　八二六二四

印刷者　上海大公報館　愛多亞路一八一號

THE "KUO WENWEEKLY"

181 Avenue Edward VII

Shanghai

China

分發行所

天津　法租界三十號路大公報館
南京　建康路大公報分館
南京　馬路街四號大公報辦事處
北平　西交民巷大公報公館
漢口　湖北街漢潤里五號
開封　南書店街大公報分館
武昌　大公報分館
太原　大公報分館
鄭州　大公報分館
南昌　大公報分館
成都　華陽書報社
長沙　金城圖書公司
無錫　茂記大房書報社
重慶　機房街二號建華公司圖書部

定價表

預定辦法	冊數	價目	郵費 國內日本	香港澳門	國外
零售	一冊	一角五	一分五厘	六分	一角五分
一季	十三	一元五	一角九分五厘	八角	一元九角五分
半年	廿五	二元六	三角七分五厘	一元五角	三元七角五分
全年	五十	五元	七角五分	三元	七元五角

寄歀以通用鈔幣爲限
郵票代價照九五折算

如須掛號每份另加八分
快郵每份另加一角二分
航空每份另加四角五分

廣告價目

等級	地位	全面	半面	四分之一
特等	底封面之外面	七十元		
優等	底封面之內面	五十元	三十元	
上等	封面底面內面及畫報前後正文前頁	四十元	二十二元	十二元
普通	正文中及正文後	三十元	十六元	八元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欲改用色紙或彩印者價目另議繪圖設計代製銅鋅版費用另加長期刊登酌量優待其辦法請向敝社廣告部接洽詳章函索即奉

本報投稿簡章

一、本報論文與文藝等各欄、均歡迎投稿○篇幅自四千字起、至一萬字左右爲限、投寄之稿、望繕寫清楚、並加標點符號、稿件如附有插圖時、請用黑墨繪成爲盼○

二、譯稿請附原本、如原文不便附寄、請將原文題目、著者姓名及出版日期與地點注明○

三、稿件本社有酌量刪改權、如不願刪改者、請先附帶聲明○

四、稿末務請注明姓名地址、以便通信、揭載時之署名、由作者自便○文後如能附有作者簡明略歷、以便介紹尤佳○

五、稿件在四千字以下者、概不退還○長文如欲退還者、請附足郵資○稿件登載與否、不能預先奉復○

六、稿件經揭載後、稿件由本社酌奉薄酬○如登載一月後、尚未收到酬金、即希來函查詢○登載之稿件、如已在他處發表、概不致酬○特別稿件、酬資從豐○

七、本報徵求各地有新聞價值照片及風景寫眞、並徵求時人照片○(須附有歷略)名貴攝影假印後、亦可奉還○

八、投稿請寄上海愛多亞路一八一號國聞週報編輯部收、祈勿寄編者個人○

本報編輯部謹啓

讀者注意

如有詢問事件或改寄地址者通信時務將(一)定單號數(二)定戶姓名(三)在何處訂(四)原寄何處詳細寫明寄上海愛多亞路一八一號國聞週報發行部報費郵費請照定價表寄歀新訂續訂均須註明起期如遇重複定單開出概不負責

雙十牌刷中五傑

雙十牌梁新記出品

（一）雪齒牙刷

（二）頭刷

（三）衣刷

（四）指刷

（五）鞋刷

本公司機器製造廠五家發行所十四家分設粵禪港滬蘇漢各地全國及南洋羣島均有出售

總發行所

地址：上海五馬路中

梁新記牙刷公司

電話：九〇八七二

